

青少年素质教育必读

# 木偶奇遇记

(意) 卡洛·科洛迪/著 徐丽华/改写

延边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木偶奇遇记/《少年成长必读中外名著丛书》编委会编,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05.8

(少年成长必读中外名著丛书 5. 外国 旅行探险篇)

ISBN 7 - 5634 - 2118 - 1

I. 木... II. 少...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意大利-近代-缩写本 IV. I551.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02501 号

选题策划:马永林 石兴利

责任编辑:金昌海 关志明

封面设计:李晓伟

## 木偶奇遇记

原著:(意)卡洛·科洛迪

---

延边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吉林省延吉市公园路 105 号 邮编:133002)

北京依鑫印务责任有限公司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 字数 240 千字

2006 年 2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

ISBN 7 - 5634 - 2118 - 1/I · 296

全套 12 册 定价 237.60 元(本册定价 19.80 元)

## 序 言

语文新课标指定了中小学生的阅读书目,对阅读的数量、内容、质量以及速度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这对于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培养语文素养,陶冶情操,促进学生终身学习和终身可持续发展,对于提高广大人民的文学素养具有极大的意义。

中、小学生是未来的主人,必须适应现代竞争激烈和交际广泛的世界生活,在心理、性格、思维、修养等内在素质铸造方面必须积极做好充分准备,同时在语言表达、社会交往等才能方面也必须打下良好的基础,这样才能顺应未来社会的发展潮流。

现代中、小学生不能只局限于校园和课本,应该广开视野,广长见识,广泛了解博大的世界和社会,不断增加丰富的现代社会知识和世界信息,这样才有所精神准备,才能迅速地成熟地长大,将来才可以自由地翱翔于世界的蓝天。否则,我们将永远是妈妈怀抱中的乖乖宝宝,将永远是温室里面的豆芽菜,那么,我们将怎样走向社会、走向世界呢?

世界文学名著是世界各国社会和生活的结晶,是高度艺术化的精神产品,具有永久的闪光魅力,非常集中、非常形象,是中、小学生了解世界和社会的窗口,简直是走向世界、观摩社会的最佳捷径。这些世界文学名著,伴随着世界各国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茁壮成长,具有广泛的影响和深远的意义。特别是带着有趣的欣赏的心态阅读这些美丽的世界名

著,非常有利于培养青少年积极的和健康向上的心理、性格、思维和修养,有利于青少年了解世界各国的社会和生活,不断提高语言表达和社会交往的才能,这样就可以早日走向社会,走向世界。

这套世界少年文学名著按照语文新课标指定阅读书目进行了精选,集中体现了语文新课标的精神。我们考虑到广大中、小学生的学识和时间有限,而许多世界文学名著又是卷帙浩繁,不便于中、小学生阅读,我们在参考和借鉴以前译本许多优点和长处的基础上,在忠实原著的基础上进行了高度浓缩,保持了原著的梗概和精华,还配有形象的插图和助读的注解,图文并茂,深入浅出,使之尽量符合时代和社会的发展,尽量适合少年儿童阅读,这就便于广大中、小学生轻松阅读和理解吸收了。

著名语言学家、北京大学教授陆俭明说:“语文负载着传承祖国文化和民族精神的任务,有着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极其辉煌的人文精神,应当使语文的工具性与人文性水乳交融。为此,语文课程标准要求,在语言能力发展的同时,培养爱国主义情感,社会主义道德品质,逐步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和积极的人生态度,提高文化品位、审美情趣。比如,在阅读中,要求学生不仅做到文通字顺,而且通过阅读作品,向往美好的情境,关心自然和命运,关心作品中的人物命运和喜怒哀乐,向往和追求美好的理想,从中获得对自然、社会、人生的有益启示。”

这就是我们出版这套世界少年文学名著的初衷,因此,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有着极强的启迪性和价值性,非常适合广大青少年阅读和收藏。

## 目 录

会说话的木头 .....	1
玉米粥生气了 .....	5
了不起的蟋蟀 .....	18
鸡蛋飞走了 .....	23
火烧小木腿儿 .....	26
吃光了苹果皮 .....	29
外套换课本 .....	35
上学的路上 .....	39
木偶剧团 .....	43
大义凛然救朋友 .....	47
路遇强盗 .....	52
宏霞旅店 .....	60
遇到蒙面歹徒 .....	65
被吊着的滋味 .....	70
善良的仙女 .....	73
鼻子变长 .....	77
种金币 .....	84
木偶坐牢 .....	89
长蛇拦路 .....	94
成了看门狗 .....	98
半夜抓小偷 .....	102
大海里的小船 .....	107

蜜蜂乐园 .....	114
又遇仙女 .....	121
贪玩的朋友 .....	126
美丽的陷阱 .....	130
不慎入鱼网 .....	139
警犬相救 .....	146
玩乐园 .....	157
无忧无虑的生活 .....	166
变成驴孩子 .....	176
驴子生涯 .....	189
鲨鱼的肚子里 .....	212
美梦成真 .....	215
树精的故事 .....	222

## 会说话的木头

木匠师傅得到了一根奇怪的木头：像孩子一样，既会哭又会笑。他是怎样得到的呢？

在古老的时候，有……

“是不是有一个国王？”小朋友们立即问道。

小朋友们，你们说错了。在古老的时候，不是有一位国王，也不是有一位王子或公主，而是有一根木头。

它是一根非常普通的木头，是用来烧火的杂木。在寒冷的冬天里，人们为了取暖，通常要在房屋里生炉子，炉子里边烧的一般就是这种木头。

正是因为这根木头，我们才有了下面这一个曲折、生动、有趣的故事。

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不知是什么原因，一根木头“啪”地一声，刚好落进一位老木匠的店铺里边。那位老木匠的名字叫安东尼奥，年龄大约有六十岁左右。因为他的鼻尖老是紫红紫红的，并且闪闪发亮，好像是一颗熟透了的红樱桃。所以，人们给他起了一个绰号，称他为“樱桃师傅”。

樱桃师傅正在店铺里面干活，忽然听到“啪”的一声，开始时吓了一跳。但当他发现是一根木头掉进来以后，

又非常激动。他兴奋得像孩子一样，眉开眼笑，搓着双手，小声嘀咕着：

“这木头是从哪儿来的呢？管他呢，我正准备做一条桌腿，这次可得到一根合适的木头。”

樱桃师傅马上提起一把非常锋利的斧子，准备把木头外面的那层皮削去，先做出一个桌子腿的形状。当樱桃师傅举起斧子正要砍下的时候，突然耳边听到一个极为细小的声音，央求着说：“喂！请你手下留情，砍轻一点儿！我怕疼啊！”

心地善良的樱桃师傅听到后大吃一惊，举在半空中的斧子也停了下来。“什么人？是谁在跟我说话呢？”

他睁大眼睛，在屋里四处搜寻，可是连个人影儿也没有。樱桃师傅心中非常纳闷：这是谁的声音呢？这个声音怎么这样陌生？随后，他又趴到工作台下，打开放衣服的柜门，揭起装锯末和刨花儿的箱盖……没有，根本就没人。最后，他干脆开门出去，向街上望去，还是没发现一个人。可是，这声音究竟是从哪儿传来的呢？

“我知道了！”樱桃师傅搔搔假发，笑着自言自语地说道：“唉，上了年纪的人了，耳朵不好使了，肯定是自个儿的幻觉，接着再来吧。”

樱桃师傅这样想，心中松了一口气，又举起斧头，大吼了一声，再次用力向那根木头砍下去。

“哎哟，天哪！疼死我了，你就不能轻一点吗？你砍伤我了！”先前那细细的声音，又哭又喊。

这一次，可把樱桃师傅吓得够呛，呆在那里，一动不

动。由于心中十分恐惧，他的嘴巴张的很大，舌头伸出来，都快要伸到下巴了，眼珠子瞪得大大的，几乎要鼓出眼眶，掉在地下。整个表情就和矗立在广场上的雕像一模一样。

过了好半天，那位吓傻了的老木匠才慢慢地清醒过来，等到恢复了说话的能力，他哆嗦着嘴唇，结结巴巴地说道：

“刚才那个细细的声音，究竟是从哪儿传过来的呢？这屋子里除了自己，可没有第二个人呀。噢，对了，可能是这根木头，它像个孩子一样，会哭会叫会说话。但是这种想法实在是让人不可思议。因为这根木头看上去并没有特殊的地方，与其它的木头一模一样，也是一根平常的木棍，把它放到炉子里，就会熊熊燃烧，并且可以煮熟锅里的东西。要么就是有人藏在屋里，想偷点东西或者什么的。嘿嘿，要是有人躲在屋里，我决不会轻饶他，抓住后一定要给他点厉害瞧瞧。”

说完，樱桃师傅举起那根刚才捡到的木头，朝着屋子四处，噼噼啪啪，一阵乱打。打了一会儿就停了下来，然后伸长脖子，侧耳细听。听了大约十多分钟，什么声音也没听见，刚才那个细小而微弱的声音再也没有传到耳朵里。

“这下我明白了。”樱桃师傅为了给自己壮胆子，专门把头发弄的乱七八糟，然后又故意提高嗓门，假装不在乎的样子嘿嘿干笑了几声，大声说：“刚才那叫疼的声音仍然是我的幻觉，不管它了，有什么好怕的？我还是继续干活吧。”

嘴上这样说，其实樱桃师傅心里怕得要命。于是就轻声地哼起歌，实际上，由于害怕，他哼出的歌声经跑了调，

听起来让人感觉到一种说不出的难受。

樱桃师傅一面哼着歌，一面将斧子丢到一旁，又从工具箱里面找出一把刨子。这一次他准备将那根木头弄得光溜溜的。樱桃师傅把那根木头固定在工作台上，“呼哧呼哧”地来回推动着刨子。没推几下，那细小的声音又传入耳中，只听那声音“咯咯咯咯”地笑着说：“不要刨了，停下来，快停下来吧，你把我弄得痒死啦！”

那不幸的樱桃师傅听到这声音后，身体就像突然被强烈的电流击中一样，一下子仰面跌倒在地。当他慢慢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了地板上。

老木匠的脸完全变了色，因为非常恐惧，就连原来总是红得发紫的鼻尖，这会儿也变成了青白色。

## 玉米粥生气了

樱桃师傅把那根木头送给瞿彼特爷爷。瞿彼特爷爷将它做成一个可爱的木偶，这木偶可以跳舞、练武，还可以翻跟头。

“咚咚！咚咚咚！”就在这个时候，樱桃师傅听到外面有人在敲门。

“请进来吧！”樱桃师傅坐在地上，有气无力地说。

木匠铺的门被打开了，一个身体瘦小但却精神饱满的老人走了进来。他是木匠师傅的朋友，名叫瞿彼特。他平时所戴假发的颜色与玉米粥的颜色十分相似，因此，人们给他起了一个外号——玉米粥。居住在附近的孩子们若要逗他发火时，就大声喊他的外号。

这个老人的脾气不好。如果有人喊他“玉米粥”，那可不得了。他肯定会火冒三丈，非要与你纠缠个没完没了。

“安东尼奥师傅，你好。你为什么坐在地上呢？”瞿彼特看见樱桃师傅坐在地上，惊讶地问。

“嗯，你说我吗？我闲着没事，正在教蚂蚁们背乘法口诀呢。”樱桃师傅不好意思把自己被吓倒在地的真相告诉瞿彼特，随口编了个理由说。

“你也是，没事干就休息一会儿，干吗要教它们背乘法

口诀呢？你真是够辛苦的啦。”翟彼特说。

“翟彼特，是哪阵风把你吹来的呀？”樱桃师傅一边站起身来，一边向翟彼特问道。

“是我的双脚呀。”翟彼特开着玩笑说，“老朋友，我有一件事情，想请你帮个忙。”

“没关系，你说吧，咱们两个是好朋友，任何事我都愿意帮忙。”樱桃师傅听了翟彼特的请求，急忙说。

“今天早晨起床后，我心里边想出一个不错的主意。”崔彼特的脸上露出很神秘的样子对他说。

“嗯，什么想法，快把你的主意说出来。”樱桃师傅迫不及待地问。

“是这样的，我想请你帮我找一根木头，我要用木头制作一个木偶人，这木偶要非常漂亮，并且能够跳舞、练武、翻跟头。以后呢，我就带着他到处旅游，给人们表演。也好挣点钱买块面包，买点酒。你说这主意好不好。”翟彼特说。

“太好了，玉米粥，这个主意实在是太好了，我非常赞成！”刚才那个细小的声音又传了出来。

翟彼特听见有人喊他的外号，以为是樱桃师傅骂他呢，顿时勃然大怒，脸胀得就像晒红的辣椒一样。他一下子站起身来，气势汹汹地冲到樱桃师傅的面前，发疯似地大声叫嚷：

“你要干什么，想找架打吗？”

“你这是怎么啦？真是莫名其妙，谁说我要打架了？”樱桃师傅满脸疑惑地反问。因为他没有听见那个细小的声

音，因此不知是什么原因使得瞿彼特突然生气。

“那你为什么叫我‘玉米粥’？”瞿彼特满面怒容，大声地质问。

“没有呀，我什么时候叫你的外号了？你是不是听错了？”可怜的樱桃师傅听见瞿彼特的质问，认为是朋友的耳朵出了毛病。

“听错？我的耳朵又不聋，怎么会听错呢？这儿又没有别人，难道是我自己叫的吗？”瞿彼特根本不相信樱桃师傅的话。

“我不知道是谁叫你的外号，反正不是我叫的。”樱桃师傅继续分辩着说。

“就是你！还想狡辩？”瞿彼特的声音更大了。

“你冤枉好人！”樱桃师傅不明白瞿彼特为什么非要说自己骂了他，虽然一时解释不清楚，但嘴里还是无力地分辩着。

“……”

两个人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地争吵着，互不相让。到后来越吵越凶，竟然动起手来。你抓住我的头发，我揪住你的衣服，手脚并用，滚作一团，一场凶斗。

打到后来，樱桃师傅用手揪下了瞿彼特的黄色假发，而他自己的灰色假发却被瞿彼特叼在嘴里。打着打着，他们就慢慢地停下了手。

“住手吧，我们不要再打了。你还给我的假发！”樱桃师傅说。

“可以，但是你必须先把我的假发还给我。我们和好

吧，不要再打了。”翟彼特紧接着说。

于是，两位老人分别把手上的假发还给对方，又戴上自己的假发，紧紧地握着对方的手，互相亲热地搂抱着，嘴里说着对不起对方、请对方原谅的客气话。并且表示今后要成为永远的知心朋友。

为了表示友好，樱桃师傅满脸堆笑地问道：“朋友，你接着刚才的话说吧，需要我帮你什么忙？”

“我只要一根小木头，用它做一个漂亮可爱的木偶，你这儿有吗？”翟彼特也和颜悦色地回答。

樱桃师傅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他立即走到工作台旁，取过那根让人恐惧的木头，给翟彼特递了过去。翟彼特伸出双手，正准备接过来，只见那根木头忽然抖动了一下，猛地从樱桃师傅的手中跳了出来，“啪”的一声，重重地砸在翟彼特那干瘦的脚背上。

“哎哟，我的朋友，疼死我了，你就不能客气点儿吗？我快要变成瘸子了。”翟彼特被砸在脚上，疼得口中倒吸了一口凉气，忍不住又要发火。

“这次可不是我干的，我可以肯定。”樱桃师傅自己也不明白那根木头为什么会突然跳出去，他一脸无奈地对翟彼特说。

“肯定不是你干的？你的意思是，我砸了我自己？”翟彼特本来脾气就十分暴躁，而樱桃师傅砸了自己的脚却不承认，于是就用生硬的口气说：

“这不关我的事，都怪这根该死的木头，我正要把它递给你的时候，它自己却从我的手中跳了出去。”樱桃师傅向

翟彼特解释。

“木头是该死，但把木头砸在我脚上的是你呀！要不是你把手松开，木头能掉在我的脚上吗？”翟彼特听了樱桃师傅的话，更加生气了。

“我绝对没砸你，是木头干的。”樱桃师傅仍然不愿承担责任。

“你这个骗子，明明是你把木头扔在了我的脚上，还不承认是你干的。”翟彼特的声音越来越大了。

“翟彼特，你不要把我惹急了，否则我可要喊你玉米粥了！”樱桃师傅心中一急，喊出了翟彼特的外号。

“你说什么？混蛋！”翟彼特最怕别人喊他的外号，听见樱桃师傅喊他玉米粥，忍不住心头火起，口出脏言骂道：

“该死的玉米粥！”樱桃师傅嘴上也不示弱，大声地叫骂：

“你是蠢驴！”翟彼特已经抛开他们吵架的原因不管了，把最难听的话都骂了出来。

“玉米粥！”樱桃师傅专拣翟彼特心中最不愿听到的话回骂。

“笨猪！”

“……”

翟彼特脾气暴躁，听樱桃师傅叫了三次玉米粥，顿时气得七窍生烟，怒不可遏，挥拳冲上前去。樱桃师傅还手招架，于是两人扭打在一起，又是一场战斗。

这一次比上一次更加激烈，你抓我的肩膀，我扯你的衣领。打到最后，两个人都打不动了，都气喘吁吁地坐在

地上。

这一场战斗的结果是：樱桃师傅的鼻子被抓破两处，翟彼特的衣服扣子也被揪掉两颗。两人互有损伤，不分上下。之后两人又互相握手、搂抱，发誓以后要做一辈子好朋友。

就这样，两位可怜的老人由于那根的木头捉弄而糊里糊涂地打了两架，最后又握手言和了。

翟彼特回到家里，马上动手，做了一个木偶，给它起名叫皮诺曹。从此以后，皮诺曹就开始他的恶作剧了。

翟彼特的家住在地下室，是一间很小的房子。屋子里非常黑暗，只能从楼梯口的小窗户射进一点儿可怜的阳光。屋内的家具非常简陋，只有一把破旧的椅子，一张便宜的床和一张摇摇欲坠的小桌子，靠着墙壁生着一个火炉，哎！真是奇怪，这天气又不冷，他生炉子干什么呢？走过去一看，原来是屋子的墙壁上挂着一幅画：画面上是燃着熊熊火焰的炉子，炉子上放着一口大锅，锅内“咕嘟咕嘟”煮着一些吃的，上面蒸汽升腾，画得十分逼真。

翟彼特回到家里，立刻搬来工具箱，取出斧子、锯子、刨子等工具，开始动手制做木偶。

“嗯，这根木头不长不短，正合我的心意。这个木偶做好以后应该给他起一个名字，这样称呼的时候就会方便些。可是，该叫什么名字才好呢？”翟彼特一边干活，一边想，“哦，我想起来了。好，就叫他皮诺曹，这个名字很不错，一定能给这个木偶带来好运气。我有一位朋友，他的爸爸、妈妈和孩子，名字都叫皮诺曹。他们的生活非常富裕，日

子过得就像神仙似。最有钱的也是一个要饭的。”

翟彼特给木偶起好名字，接着继续干活。不大一会儿就刻好了脑袋，嗨，你还别说，真有那么点模样。接下来翟彼特就开始雕刻前额和眼睛。眼睛刚一刻好，翟彼特的脸上突然露出了怪异的表情，因为他看见那木偶的眼睛竟然可以转动，滴溜溜的与真人的眼睛十分相似。木偶的眼睛转了一会儿，目不转睛地盯着翟彼特。

因为木偶的双眼老看着翟彼特，他的心里特别难受，便气汹汹地问：

“嗨，木偶人，你为什么要老盯着我！讨厌死了！”

可是翟彼特的话好像是说给墙壁听的，那个木偶人连一点反应也没有，仍然瞪大眼睛盯着翟彼特。

翟彼特也懒得去管他了。接着又开始工作，雕刻木偶的鼻子。可那鼻子刚一做出来，就立刻往大长，越长越大，就好像变魔术似的，眨眼之间，就长得吓人，跟大象的鼻子也差不了多少。

翟彼特看到这种奇怪的现象，不由大吃一惊。但没有什么好办法，只能是再把它削短。而木偶的那个鼻子，好像是故意与翟彼特作对，刚削短，马上就长到原来的长度。那可可怜的翟彼特为了削短那个鼻子，累得满头大汗，腰酸背痛。

过了好长时间，翟彼特才把木偶的鼻子削得和正常人的一样。接下来他又开始做嘴巴了。

可是嘴巴还没有完全做好的时候，木偶就开始戏弄翟彼特了。

那个嘴巴张得大大的，露出两排尖利的牙齿，舌头伸得老长老长，吐在外面，足有二尺多长。

“嘻！嘻嘻！”那嘴巴不怀好意地嘲笑着翟彼特。

“笑什么笑，不要笑，有什么好笑的？”

翟彼特愤怒地说，但是那木偶就好像没听见一样，理都不理，继续嘻嘻地嘲笑他，而且比刚才笑得更欢了。

“你没听见吗？我在说你呢，木偶人，有什么好笑的？不准笑！”翟彼特见木偶仍然笑个不停，就提高嗓门吓唬他。

这下，木偶不笑了，舌头也缩了回去。但嘴巴又开始一张一合，牙齿也碰得咯咯直响。

翟彼特心中十分恼火，但因为工作没有全部完成，所以他装作没看见，继续工作。

嘴巴做完以后，他又做好了脖子、肩膀、胸脯和胳膊。身体的这些部位都做得栩栩如生，活灵活现，看上去十分可爱。

接下来就该做手了。翟彼特的手脚也够麻利的，不大一会儿，就刻好了两只手。可是手刚做好，翟彼特就觉得头皮发凉，原来是假发不在了。他赶紧抬起头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却发现黄色的假发已经到了木偶的手里。

“皮诺曹，不要闹了，快把假发还给我！”翟彼特气极败坏地喊道。

没想到，皮诺曹听了他的话，不仅没有将假发还给翟彼特，反而戴在了自己的头上。长长的假发遮住了皮诺曹的整个面部，他不住地向翟彼特做出各种鬼脸。

翟彼特被那皮诺曹气得哭笑不得，像这样的戏弄他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遇到，因而感到非常伤心。他面对皮诺曹说：

“你这个顽皮鬼，还没有彻底把你做好，你就开始戏弄自己的爸爸了。太不懂礼貌了。要是把你全部都做好了，还不知要搞出什么名堂来，真是一个坏东西！快点把假发还给我，这头上光秃秃的像什么样子？”

说着，翟彼特的眼泪就沿着脸颊流下来了。

那木偶见翟彼特哭得可怜，就将手上的假发还给了他。看来这木偶的本质还不是特别恶劣。

还有腿和脚需要翟彼特来完成。

脚刚一做好，翟彼特的鼻子上就挨了一脚。这当然是皮诺曹干的好事了。

“这个调皮的家伙，又让他占了便宜。开始的时候我为什么不防备他呢。可是，现在说有什么用呢？已经迟了。唉……”翟彼特只觉得鼻子火辣辣地疼痛，急忙用双手捂住鼻子，小声嘟囔着说。

木偶已经全部做好了。翟彼特坐在椅子上，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满意地欣赏着自己的作品，脸上露出了会心的微笑。是啊，这个木偶雕刻得非常成功，简直就与真人一模一样。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是什么人，当他经过辛勤劳动，看到最后取得的成果时，脸上都会露出这种笑容，那内心的喜悦更是旁人体会不到的。

休息了一会儿，翟彼特俯下身子，抱起木偶，把他放在地上，看他是否能够走路。

然而皮诺曹的双腿十分僵硬，迈不开腿，更不用说走路了。但瞿彼特并没有因此而失去信心。他走过去，一手扶住皮诺曹的背部，一手牵着他的手，耐心地教皮诺曹学习走路。

教了一会儿，皮诺曹的腿渐渐灵活起来。起先是摇摇晃晃地扶着墙壁走，后来就不用扶墙壁了，而且还能在屋子里四处奔跑。最后，皮诺曹也许是嫌家里边的地方太小了，他竟然跳出家门，来到大街上，朝着马路飞快地跑了。

瞿彼特看见皮诺曹跳出门外，跑到了大街上，心甘情愿中又急又气，赶紧起身追赶。皮诺曹像一只兔子似的连蹦带跳，朝前跑去。由于他的脚是用木头做成的，踩在石板上“咚咚”作响，那声音比二十个人走路发出的声音都大。追了一会儿，瞿彼特累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浑身无力。但那木偶实在是跑得太快了，可怜的瞿彼特连他的一个衣角也没抓住。

“拦住他！他是我的孩子，快点帮我抓住他！”瞿彼特在后头一面跑，一面向路边的行人大喊大叫。

路上的人们都被眼前这个像飞马一样的木偶惊呆了，直直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等到后来听见瞿彼特的喊声，他们才明白了事情的真相。然而，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去帮助瞿彼特，只是站在路边继续观看这个有趣的场面。过了一会儿，他们又开始哈哈大笑，有的人笑得连腰都直不起来了。瞿彼特见人们不仅不帮助他去拦截皮诺曹，而且还像看什么戏法儿似的在那里大笑，心中更加恼怒，但又无可奈何，只好强打精神，继续向前追去。

后来正好有一个警察从这里经过，他看到那乱哄哄的场面，以为是谁家的驴子挣开缰绳，跑到了马路上。那位警察奋不顾身地冲到路上，双脚分开，立在当中，准备制服那头驴子，以免惹出更大的麻烦。

皮诺曹大老远就看见马路中央站着一个人，但他仍然继续朝前跑去。皮诺曹心里早就盘算好了，准备跑到警察跟前的时候，迅速地从他的双腿之间钻过去。但他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

皮诺曹转眼之间就跑到了警察的跟前，他把头往脖子后面一缩，就要从他的两腿之间钻过去。可那位警察眼急手快，见他跑到跟前，“嗖”地伸出一只手，毫不费力就把皮诺曹的长鼻子抓住了。这个倒霉的鼻子，好像是专门为了让别人来抓住他而设计的。

警察抓住了皮诺曹，把它交给追上来的瞿彼特。瞿彼特为了发泄胸中的怒气，举起手来就要用力去揪皮诺曹的耳朵。但却一下子揪了个空。亲爱的小朋友们，请你们猜一猜，他为什么没有揪住皮诺曹的耳朵？

原来，瞿彼特在制做木偶时，由于时间匆忙，竟然忘记给他刻上两只耳朵。

可怜的瞿彼特揪不住皮诺曹的耳朵，只好使劲掐住他的脖颈，连推带拉地往回走去。在回家的路上，瞿彼特瞪着眼睛，晃着拳头咋唬皮诺曹说：“哼！你这个调皮鬼，差点把我累死！快点走，等回了家以后我再慢慢地教训你。”

皮诺曹听了瞿彼特的话，一屁股就坐到地上，赖在那里，不走了。不多时，闲着没事的人们就跑过来，围着他

们看热闹，并且还叽叽喳喳地议论起来。

“太不幸了。这么小的年纪就被家里管束成这个样子，真可怜哪！难怪那木偶不想回家，回去以后，他老子肯定会把他打个半死不活。”一个瘦高个子看上去对皮诺曹挺同情的，大声说。

听了那个瘦高个子的话。一些幸灾乐祸、惟恐天下不乱的人也跟着起哄说：

“翟彼特表面上非常善良，看起来还人模人样的。谁知道他的本质却这么恶劣，竟然是个只会欺侮儿童的坏蛋。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呀！这可怜的木偶如果跟他回去，可能会被打成碎片。”

围观的人们你一句，我一句，那位勇敢的警察越听越糊涂，他不停地搔搔头，揪揪耳朵，摸摸鼻子，不知道该怎么办。最后也把翟彼特当成一个坏蛋，让他把皮诺曹放开。而且要把可怜的翟彼特逮进监狱。翟彼特明知道自己是冤枉的，但在那些围观者的指责下，又说不出一个恰当的理由。无奈之下，只好跟在警察后面，乖乖地向监狱走去。一路上，翟彼特泪流满面，嘴里不住地嘟囔着：

“好可恶的家伙！他知道吗？我为了做这个木偶，先与樱桃师傅打了两架，后来又被他揪掉假发，鼻子上还挨了一脚。为了做这个木偶，我花了大半天时间，累得腰酸背痛，浑身无力，还一步一步地教他学习走路……唉！我为了他付出的代价太多了。可是现在，他不仅不来报答我，而且还拖累我去坐监狱。这又能怪怨谁呢？这只能怪自己。没想到啊，我竟然落得如此的下场。我开始为何没有想到

呢？”

后面的故事，更是稀奇古怪，简直令人难以相信，亲爱的小读者们，你们就慢慢儿地听着吧。

## 了不起的蟋蟀

在皮诺曹与会讲话的蟋蟀的故事中，我们就能体会到：懂事的孩子教训顽皮的孩子，是多么令人憎恨。

在警察的干预下，顽皮鬼皮诺曹从翟彼特的手中挣脱出来，看见警察把翟彼特带走，他也不去理会，只是想立即回家。他越田野，爬山坡，穿荆棘，跃水沟……不顾一切地朝前跑去。简直就是一只被饿狼追赶、心惊肉跳的小山羊。

皮诺曹一口气跑到家门口，临街的门正好虚掩着，他急忙推开门钻了进去。皮诺曹从里面紧紧地插上门，一屁股坐在椅子上，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大声说：

“这下我可自由了！这下我可自由了！翟彼特一被抓走，再也没人管我了！”

皮诺曹由于跑出去又跑回来，所以身体十分疲劳。没到半个小时他就迷迷糊糊地在椅子上睡着了。

也不知又过了多长时间，皮诺曹在睡梦中听见一个声音传到耳中：

“吱！吱！吱！……吱！吱！吱！……”

皮诺曹吓得打了个哆嗦，一下子从睡梦中惊醒。他猛地从椅子上站起身来，大声问道：

“是谁？什么人在叫唤？”

“是我，在这儿呢！”皮诺曹听见了刚才那个声音的回答。

皮诺曹闻声四处张望，看见一只硕大的蟋蟀正趴在墙上，慢慢地向他移动过来。

“什么人，你在这儿干什么？你是什么时候进来的？”皮诺曹见是一只蟋蟀，胆子又大了起来，朝着蟋蟀厉声问道。

“蟋蟀，我是一只会说话的蟋蟀，我一百年前就居住在这里。”那只大蟋蟀回答说。

“一百年前你就居住在这里？胡说八道！你才多大年龄，能在这里居住一百年。我不与你说那么多废话了……现在我就是这间屋子的主人，你快点给我滚出去，否则，嘿嘿！别怪我不客气。”皮诺曹一脸愤怒的样子。

“行，既然你把自己当成了这间房子的主人，那我马上出去。但是我在临走之前，还要向你讲一句重要的话，你要听我把话说完。”蟋蟀见皮诺曹发怒了，慌忙回答说。

“好吧，我就再忍耐一会儿，你说话要痛快一点，说完话就快点滚出去！”皮诺曹耐着性子对蟋蟀说。

“嗯，你仔细听着吧。一个小孩，如果不听长辈的话，不受家里的管束而随便离家出走，他一定会惹麻烦的。这种孩子不管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总要闯下大祸，等到灾难临头的时候，他就是后悔也来不及了。”蟋蟀慢条斯理地向皮诺曹讲了一堆大道理。

“嗨，你这个东西！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反正我的

主意已定，明天早晨一起床，我就要远走高飞。如果我老是在这地方呆下去，难免要碰到一般孩子们的经历——被大人送到学校，又哄又骗，强迫读书。每天面对的只有唠唠叨叨的老师和让人头疼的作业。等到稍稍长大了一些的时候，又要去参加工作，还得自己去挣钱糊口。说真的，我觉得念书没什么意思，参加工作更是件苦差事。还是上树掏鸟，下河捞鱼比较有趣。”皮诺曹有他自己的观念，说起来也是一套一套的。

“皮诺曹，你真是个十足的傻瓜。在学校里多舒服啊！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可以与同学一块玩耍。老师还教你文化知识、做人的道理。难道你长大以后希望自己成为一头笨猪吗？你还不明白，你所说的那些，并不是什么有意思的事。如果真照你说的那样去做，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二流子，整天游手好闲，不务正业，长大后别人就会瞧不起你。”蟋蟀不同意皮诺曹的观点，反驳他说。

“住口，这个可恶的蟋蟀，你懂什么！我怎么会是游手好闲？我怎么会是不务正业？我怎么会被别人瞧不起？整天关在像鸟笼一样的教室里，一点自由也没有，谁愿意去学校？你简直就是胡说八道。我不要听你这些倒霉的话！”皮诺曹大叫道。

但那是一只学问很高、修养很深的蟋蟀，他并不在意皮诺曹那些傲慢无礼、不可一世的话，继续心平气和、不慌不忙地说：

“假如你实在不想读书，也不应该成天在外面瞎逛，瞎逛的时间长了，真的会惹麻烦的。你应该去学点本事，也

好找工作为自己挣点钱去买面包吃。”

“你的话是有一些道理。可是我应该去学什么本事？学会本事以后又要去找什么样的工作？你知道吗？这世界上的工作种类虽然很多，但是能让我称心如意的工作却只有一个。”皮诺曹听了蟋蟀的话，觉得有点不耐烦，说道：

“嗯？你喜欢一个工作？那是什么工作呢？说说看。”蟋蟀听皮诺曹说对一件工作感兴趣，心中感到有点惊奇，急忙问。

“这个工作嘛——”皮诺曹撇撇嘴，一脸满不在乎的表情，说：“你听着，这个工作就是：从早逛到晚，吃喝玩乐睡。哈哈！怎么样，这个工作不错吧！”

“哎呀！我的天哪！吃喝玩乐睡，这种事情也算工作？皮诺曹，你真有意思。如果有人把吃喝玩乐睡当作工作，他最后只能被送到慈善医院，或者被关进监狱。”那只能说会道的蟋蟀平静地说。

“胡说！你这混帐蟋蟀，你才会被送到医院，或者被关进监狱呢！快点滚出去吧，如果你再说这些倒霉的话，我就要你尝尝我的厉害。”皮诺曹听蟋蟀把自己满意的工作说得一无是处，提高嗓门大声训斥他。

“哎哟！我的皮诺曹，你太可怜了。我说的全是真理，你为什么一句也听不进去呢？你要是不听从我的忠告，而由着你自己的性子去办事，马上就会后悔不及。”蟋蟀又说。

“什么？我可怜？我不明白你的话是什么意思？”皮诺曹听蟋蟀说自己可怜，疑惑不解地问。

“因为你是一个木偶，全身上下都是用木头做成的，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了。最严重的是，你连脑子也是木头的。”蟋蟀因为皮诺曹不听从自己的劝告，心中也有点生气，不由得说到了皮诺曹的短处。

蟋蟀话音刚落，皮诺曹怒火中烧，暴跳如雷，立即从桌子上拿起一根木棍，照着蟋蟀就打了过去。

皮诺曹本来只是准备吓唬吓唬他，谁能料到那只大蟋蟀的运气实在不好，皮诺曹的木棍不偏不倚，正好击中了他的脑袋。倒霉的是他自己，而不是皮诺曹。可怜的蟋蟀哀鸣几声，贴在墙上，一命呜呼！

## 鸡蛋飞走了

皮诺曹感觉到肚子饿了，找到一颗鸡蛋，准备煎着吃。但打开鸡蛋，却见一只小鸡钻出来，飞到窗外。

皮诺曹打死了蟋蟀，觉得还有点累，就重新坐到椅子上又休息了一会儿。不觉夕阳西下，天色渐暗。皮诺曹这才想起自己一整天滴水未进。他不想还不要紧，这一想，肚子就“叽哩咕噜”叫了起来。

小孩的肚子往往如此，一旦感觉饥饿，就会“叽哩咕噜”地叫个不停。皮诺曹也不例外，开始的时候，他只是稍微觉得有点饥饿。到后来，他就饿得不行了，简直像个几天没吃饭的饿狼一样，团团直转。

皮诺曹抱着肚子，自言自语道：“我要饿死了！我要饿死了！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很简单，吃点东西。于是皮诺曹开始搜寻可以充饥的食物。

一开始，皮诺曹马上跑到壁炉跟前。炉子上放着一口冒着热气的大锅。皮诺曹想看看锅内煮着什么食物，于是伸手去揭锅盖。但是却揭了个空。原来，那口锅是画在墙上的一幅画。他非常失望，那原本很长的鼻子又长出了一大截。

但皮诺曹并没有失去信心。他在屋子里面到处乱蹿，四面搜寻。他翻箱倒柜，想找出一块蛋糕，或者是一片面包，甚至一片面包皮、一点面包渣、一块骨头、发霉的鱼刺、桃核等都行。只要能咽进肚里的东西就可以。但令皮诺曹伤心的是，他几乎翻遍了所有的角落，却未找到半点儿食物。

由于刚才找食物的时候，又消耗了一些体力，这时的皮诺曹更加饥饿了。他可怜地坐在那儿，接连打了好几个哈欠。皮诺曹本来是想借打哈欠来消除一下肚中饥饿的感觉。哪知道由于哈欠打得用力太大，他不仅没有解除饥饿，而且还有几次嘴角差点扯到耳朵根。由于嘴张得太大，皮诺曹不由得吐开了口水，几乎要把胃从喉咙中吐出来。

皮诺曹找不到食物，现在已经六神无主了，他，两眼发呆，站在地上哽咽着说：

“蟋蟀的话果然不错。我如果听父亲的话，呆在家里就好了。如果父亲在跟前，我也不会饿肚子，更不用打哈欠、吐口水了。他妈的，肚子饥饿的滋味可不好受啊！”

忽然，皮诺曹发现垃圾桶里边有一个白生生、椭圆形的东西，可能是颗鸡蛋吧？他一跳三尺高，扑向垃圾桶。好啊，果然是颗鸡蛋。

皮诺曹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起来。他用力一咬嘴唇，疼，不是梦。于是他把鸡蛋捂在胸口，又放在脸上，亲一亲，摸一摸，一边说道：

“可爱的鸡蛋，我怎么吃你呢？做个蛋卷？炒一下？不好吃。煮个半熟吃是挺香的，但是太慢了，不行。我要用

最快的方法煎熟它，我已经饿得快疯了。”

说干就干，皮诺曹找出一口铁锅，放在火炉上。由于找不到油，他只好往锅里倒了一点儿水。不一会儿就冒出白汽，他拿起鸡蛋，在锅边一磕，就要倒进锅内。

皮诺曹站在锅边乐呵呵地等着流出蛋清和蛋黄。但令他吃惊的是：里边钻出一只毛茸茸的小鸡。“咦！这……这是怎么回事？”小鸡“啪”一个立正，敬个礼，笑嘻嘻地说：

“你好，皮诺曹先生。谢谢你的帮助，谢谢你帮我打破蛋壳。好了，祝你好运。代我向家里问好，再见了！”

说完，伶牙俐齿的小鸡扇动双翅，从窗户飞出外头，转眼间无影无踪。

皮诺曹脸上的笑容一下子凝固了。他惊得目瞪口呆，手拿破蛋壳，站在当地。过了半天，他才清醒过来，便在那儿捶胸顿足，嚎啕大哭：

“哎哟！我的天哪！刚到嘴边的鸡蛋又飞走了！我为什么这样倒霉呢？肚子好饿呀！爸爸，你在哪里？我好难受，我好后悔呀！”

哭归哭，皮诺曹的肚子还是叫个不停，真没办法制止。后来，他决定要出外面，到离这儿不远的那片树林子去瞧瞧，可能会碰到一个善良的人，给他一块蛋糕之类的食物。

## 火烧小木腿儿

皮诺曹睡着了，但把脚放在了火盆上。第二天清早一看，自己的脚不见了。

冬天的夜晚太可怕了，天空飘着雪花，刺骨的寒风呼呼作响，刮在脸上象刀子一样。外边别说是人了，连只狗也看不见。雪越下越大，树林里堆满积雪，根本找不到一点食物。

寒风、雪花、饥饿……折磨着皮诺曹。他在树林里一无所获，又垂头丧气地回到家门口，向里边看了一眼，还是那个老样子，并没有什么可吃的东西。于是他又转身向前冲了出去。他迅速奔跑，转眼间就来到了邻近的一个村子。皮诺曹气喘吁吁，舌头象狗一样伸得老长。

村子里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各家各户全部关了门，村里的人们都休息了，街上看不见一个人影，整个村子死一般沉寂。

皮诺曹冻得浑身发抖，但又忍不住肚中的饥饿，只好厚着脸皮挨门挨户地乞讨：“可怜可怜我吧，好心的人，我快要饿死了，请给我点吃的吧！”

可是他从街头乞讨到街尾，也没有一个人出来给他开门。

最后，他想起村庄的北边有一家面包房。“哦，对了，我就到那儿使劲地摇门铃。如果里边有人出来，我就缠住他不放，坚决让他给我弄点儿食物，最好是弃几块面包。我看他有什么办法？他总不至于把我赶走吧。”皮诺曹自作聪明地想。

然后，皮诺曹鼓足精神，赶忙跑到那家面包房的大门口，使劲地摇动门上的绳铃。他心想：“听见铃声，总该有人出来吧。”

摇了一会，果然有个老头儿从门缝伸出头来，戴着睡帽，揉揉眼睛，生气地说：

“有什么急事？天这么黑了？”

“打扰你了，好心的老爷爷。我快要饿扁了，可以给我一点吃的吗？”皮诺曹温和地回答说。

“可以，我立刻去取，你等一下。”戴睡帽的老头说，但他内心里却以为皮诺曹是个捣蛋鬼，有些调皮的小孩专门在半夜去摇别人的门铃，等睡着的人们被吵醒以后，他们就躲在一旁哈哈大笑。

老头说完，脸上露出一丝神秘的微笑，又把门关上，转身回去了。

过了一会，那老头伸出头来，大声叫道：

“小朋友，你饿得不行了，是吧？来，往前走一点，面包来了，你用帽子接着吧。

皮诺曹没戴帽子，只好空手来到门前。他们刚伸出双手去接面包，却不料，一盆冷水从里面浇了出来，把皮诺曹从头淋到脚，湿淋淋的像一只落汤鸡。

“嘿嘿！小家伙，感觉怎么样？不错吧？对付你们这些捣蛋鬼，得让你们吃点苦头。看你以后三更半夜的，还敢不敢来吵别人睡觉！”

就这样，皮诺曹被不明不白地浇了一身冷水。他心中的那种失落简直没法形容。“这些人都这么坏，连一点同情心也没有。看见我饿成这个样子，不仅不给一块面包，还浇了我一头冷水。唉，我为什么就不相信蟋蟀的话呢？”

皮诺曹又冷又饿，最后又垂头丧气地回到家里。他两腿酸痛，精疲力尽，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把两只脚放在熊熊燃烧的火炉上。

皮诺曹太困了，不一会儿就昏昏沉沉地睡着了。而他的那双木脚却慢慢地燃烧起来，冒出的浓烟充满了整个屋子。

皮诺曹睡得好香啊！他梦见自己走进了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坐在一张圆桌前，那桌子上摆满了山珍海味，他正在大嚼大咽……他根本就没闻到呛人的烟味，因此，双脚被烧成了灰。

## 吃光了苹果皮

瞿彼特回到家里，把自己带回的早饭给了皮诺曹，让他吃。

“咚咚咚”，第二天早上，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皮诺曹从睡梦中惊醒了。

“是谁呀？这么早！我睡得正香着呢！”皮诺曹伸个懒腰说。这时他还不知道自己的双脚已经化为灰烬。“是我，我回来了，快点开门吧。太阳都老高了，还不起来，懒虫！”是瞿彼特的声音。

皮诺曹一听是父亲的声音，赶忙从椅子上跳下，准备去开门。可是腿还没有迈出，便“扑通”一声摔倒在地。

那倒在地上的声音，简直就象一块沉重的石头砸在地板上一样响亮。

“哎哟！我的脚！我的脚哪儿去了？呜……呜……”皮诺曹低头看见自己的脚不见了，放声大哭起来。

“快点开门！大呼小叫什么？快点开门！”

这时候，瞿彼特站在门外大声吆喝，他以为皮诺曹又在里边搞什么恶作剧。

“爸爸，这门我开不了！”

皮诺曹一边在地板上打滚，一边大声哭着说。

“怎么回事？为什么开不了？不要拖延时间了，外面的天气很冷，快点让我进去，快点！”翟彼特不知道事情的真相，在门外说。

“我的脚没了，被吃掉了？”皮诺曹不知道该怎么说，信口胡编。

“你不要骗我了，快点开门吧！谁会吃你的臭脚？”翟彼特不相信他的话。

“是真的，爸爸。我不哄你，昨天晚上，一只馋嘴花猫跑进屋里，将我的双脚咬下去了。”

皮诺曹看见一只花猫正在玩一个线团，因此这样回答。

“快点，快点，不要骗我。否则我进去后，一定要给你点颜色瞧瞧！”

翟彼特听他越说越不像话，心中有点生气，用生硬的语气催他。

“爸爸，请你相信我，我确实是站不起来了。这下完了，从今以后，我走路只怕得拄拐杖了。”皮诺曹在屋里伤心地说。

翟彼特以为皮诺曹又在玩弄花样。“真是个捣蛋鬼！真是捣蛋鬼！”他一边说着，一边爬上墙头，从窗户跳进屋里，准备揭穿他的鬼把戏。

刚进屋时，翟彼特还是一肚子火气，想着怎样去将他处罚一顿。可是进屋一瞧，只见皮诺曹躺在地上，双脚真的看不见了，眼巴巴地望着他。翟彼特马上弯腰将他抱起，轻轻地抚摸着他，亲了一次又一次。伤心的泪水顺着脸颊淌下来。他边哭边说道：

“可怜的皮诺曹，我亲爱的孩子，你的脚是怎么烧掉的？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

“我怎么知道呢？昨天晚上差点要了我的命。我的天哪，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这个恐怖的夜晚：又是刮风，又是下雪，而且我又饥饿难忍。爸爸，那天你被警察抓走以后，我就跑回家里，我正躺在椅子上休息的时候，一只蟋蟀把我吵醒了。那只聪明的蟋蟀曾经说过：‘你迟早会吃亏的。因为你不听管教，所以要受到惩罚。’可是我却将他臭骂了一顿。”

“后来蟋蟀又说我非常可怜，说我连脑子也是用木头做成的。”

“我当时听了大怒，顺手操起一根木棍。我原本不想将他打死，只是想教训他一下，没想到他实在倒霉，棍子正好击中了他的脑袋，那可怜的蟋蟀当场就没命了。”

“后来，我才想起自己一整天没吃饭了，肚子叽哩咕噜地叫个不停。于是我就在屋里四处寻找食物。还好，我找到了一颗鸡蛋，正准备煎熟了吃。可是打开鸡蛋后，里面却跳出一只小鸡。他还让我向家里人问好。”

“爸爸，你说我的运气怎就那么坏呢？那时候我气得够呛，肚子也越来越饿。于是就跑到附近的一个村子去找吃的。可是没有一个人为我开门，我又想起村子北边开着一家面包房，就跑过去使劲摇门铃。不长时间门开了，一个戴睡帽的老头让我用帽子去接食物。”

“可我没戴帽子，就伸出双手。没想到，他竟然从窗口浇出一盆冷水。把我淋成一个落汤鸡。爸爸，饥饿的时候

向别人要点吃的，也不算丢人，是不是？唉，没办法，最后我只好回到家里。”

“回家后我又冷又饿，把脚放在火炉上，想暖和暖和。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就迷迷糊糊睡着了。刚才你回来的时候，我还在做梦呢。现在，我已经饿得不行了，脚又被烧掉了。这可怎么办呀！这可怎么办呀！爸爸！以后的日子让我怎么过啊！……”

皮诺曹泪流满面，向瞿彼特哭诉着他的不幸遭遇，那哭声非常响亮，传得老远老远。

皮诺曹的话断断续续，别人一下听不明白。但有一点瞿彼特非常清楚：皮诺曹饿得快支持不住了，眼下最重要的是应该给他吃点东西。瞿彼特急忙从口袋里掏出三个苹果，拿过皮诺曹跟前，一面安慰着他：

“我带回这三个苹果，原打算当作早餐。现在，我非常愿意送给你。好了，我的孩子，不要哭了，你快点吃吧，吃完就舒服了。”

“这苹果的皮还在，你让我怎么吃呢？”皮诺曹一听说有苹果，眼睛马上闪出兴奋的亮光，可接过来一看，那些苹果外面却有一层皱巴巴的皮。于是又露出了很不高兴的样子。

“嗯？你的意思是让我削去皮？”瞿彼特瞪大眼睛看着皮诺曹，“我现在才明白：你是个挑肥拣瘦的东西。你太不争气了。人活在世，从小就应该养成吃苦耐劳的习惯，要珍惜别人的劳动成果。吃东西不要浪费，吃东西不要挑拣。你今后的道路还很长，也许会遇到更加不可思议的事情。”

“说的有理。”皮诺曹回答道，“我听你的话，以后一定会学会珍惜，树立良好的习惯。可是今天，就今天一次，你帮我把皮削掉吧。这皮太厚了，我实在是咽不下去。”

心地善良的瞿彼特说：“好吧，今天就帮你把皮削掉。但以后一定要听我的话，改掉这种坏毛病。”说完，取出一把锋利的刀子，一边削苹果，一边将皮放在桌子上。

皮诺曹拿起一个苹果，两三口就吞进肚里。瞿彼特看见，忙说：“不要急，慢慢吃，小心噎住了。”皮诺曹点点头，正要扔掉剩下的果核，被瞿彼特拦住了。

“不要扔，不要扔，留下来，它也许还是有用的。”

“有什么用？反正我也不吃果核！”皮诺曹抬起头看着瞿彼特。

“也不一定，或许过会儿你还想吃掉它呢。”瞿彼特并不生气，微笑着对他说。

由于瞿彼特的阻拦，果核与皮全部都放到了桌子上。

皮诺曹狼吞虎咽，风卷残云般将三个苹果吞进肚里。他伸了伸腰，打了个哈欠，哭丧着脸说：

“爸爸，我还没吃饱呢！再给我找点吃的吧！我仍然有点肚饿！”

“我总共带回三个苹果，现在都让你吃光了，哪还有啊？你就忍一会儿吧。”瞿彼特摊开两手，一脸无奈地说。

“真的没有了吗？你不会骗我吧？”皮诺曹不相信，用疑惑的目光看着瞿彼特说。

“孩子，我心疼你还来不及怎会骗你呢，要是实在饿得不行，就吃那些吧。”

“你说的是皮和果核？”皮诺曹皱着眉头问。

“怎么？你不想吃？那我就吃了。”瞿彼特指着桌子上的果核与皮说。

“只好这样了。”皮诺曹说，“实在没有别的东西，那就吃皮和果核吧。”

说完，皮诺曹抓起一把苹果皮，张大嘴，塞了进去。接着就用力咀嚼，一阵“咯吱咯吱”响声过后，所有果皮已经下肚。紧接着他又去拿果核，眨眼之间，又吃了个精光。皮诺曹舔舔嘴巴，双手捧着肚子说：

“这下好了，我不饿了。”

“你瞧瞧”瞿彼特说，“我刚才说的不差吧，不论何时何地，吃东西都不要挑肥拣瘦。因为在人生的道路上，经常会遇到困难和挫折，所以，你必须有吃苦耐劳的精神，明白吗？”

## 外套换课本

瞿彼特给皮诺曹做了一双新脚，又卖掉自己的衣服，给皮诺曹买回历史书。

皮诺曹填饱肚子，又开始“呜呜”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撇着嘴说：“我的脚没了，今后怎么走路呢？……我想要一双新脚。”

“还哭呢！你要是早听我的话，呆在家里，哪能惹出这么多麻烦？”瞿彼特对他的那些恶作剧怀恨在心，所以等他哭了半天，才开口说道，“假如我重新给你做一双脚，你还要从家里边跑出去，是吗？”

“绝对不跑。”皮诺曹哭着说，“只要你给我做一双新脚，我再也不到外面瞎逛了。我发誓，今后我一定做个听话的孩子。”

“唉，皮诺曹，你又来骗我。你现在想让我给你做双新脚，所以才这么说。”瞿彼特说。

“爸爸，我说的是真话，等有了新脚，你就让我去学校，我一定去努力学习，当一名好学生。然后呢，我就陪你到世界各地去旅游。”皮诺曹央求着说。

“孩子们需要别人帮助时，都是这么说。”瞿彼特还是不肯答应。

“可是我与众不同，我比别的孩子都强。爸爸，我不骗你，我发誓，我要学一门技术，等你年龄大了，我会尽心地孝敬你，让你安度晚年。”

翟彼特本来还想再捉弄捉弄他，但听到小木偶这一番贴心的话儿，禁不住心里发热，热泪盈眶。他二话没说，从工具箱里取出斧子和刨子，挑出两根木头，聚精会神地干起来。

只用了不到一小时的时间，翟彼特就做好两只漂亮的脚。这两只脚小巧玲珑，简直就是一件艺术品。做完脚，翟彼特说：

“皮诺曹，闭上眼睛，休息一会儿。”

小木偶蒙住眼睛，假装睡着了。这时，翟彼特取出早就放在鸡蛋壳里的胶水，将那两只新脚粘在了木偶的腿上。技术十分高明，看不出一点儿接口处的痕迹。

新脚粘好了，皮诺曹立即从桌子上爬起来，跳在地下，兴高采烈，四处乱蹦，看上去就像个疯子一样。

“爸爸，谢谢你，我这就到学校去。”皮诺曹在地上跳了一会儿，跑过来搂住翟彼特的肩膀说。

“孩子，你果然是个好孩子。”翟彼特欣慰地笑着说。

“可是，总得穿上衣服才能去读书吧。”皮诺曹这才发现自己浑身上下没一件衣服。

然而，翟彼特穷得叮当响，口袋里一毛钱也没有。他揭开箱子，只找出一张花纸，只好用花纸、树皮、面包分别给他做成了衣服、鞋、帽子。

皮诺曹穿上衣服，立刻跳到镜子跟前，瞧瞧自己是什

么样子。他得意地对着镜子欣赏了一会，又抬头挺胸，边走边说：

“挺体面，爸爸，你看我像不像个绅士？”

“像，很像。”瞿彼特说，“但是有一点，你必须牢记在心：衣服漂亮不一定是绅士，要成为真正的绅士，必须学会保持衣服干净。”

“哎呀，”皮诺曹忽然说，“要去学校，我还需要点东西，是的，这东西很重要。”

“什么东西？”瞿彼特不明白皮诺曹的意思，问，“你还需要什么？快说出来。”

“历史书呀！没有历史课本，我怎么去听课呢？”皮诺曹回答说。

“嗯，是需要。但是从哪儿弄呢？”瞿彼特搔着头说。

“去书店买呗，那还不好办。”皮诺曹一脸轻松，想也不想就说。

“去书店买？说得倒容易，你有钱吗？”瞿彼特问他。

“没有，你呢？”

“我也没有。”善良的瞿彼特面露难色，沮丧地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尽管皮诺曹这孩子非常活泼，但是听到此话，不禁心中难受。是啊，日子过到这种程度，即使儿童也会感到心酸的。

瞿彼特看到皮诺曹的表情，心中涌上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他双手托腮，眉头紧皱。过了一会儿，他缓慢而坚决地说：

“这样吧，我出去一下。”

翟彼特说完，马上离开椅子，走到衣架前，取下带补丁的上衣，披在身上，转身离去。

不大工夫，翟彼特又回到家里。手中捧着一本崭新的历史书。这时，外面已飘起了雪花，但翟彼特的上身都只穿着一件单薄的衬衫。

“你为什么不穿上衣？”皮诺曹不见他的上衣，忙问。

“我把它卖掉了。”翟彼特用平静的语气回答说。

“为什么？你为什么要卖衣服呢？外面正下大雪，你不冷吗？”皮诺曹关切地问。

“这天气挺热的，你看，我的身上还不停地出汗呢！”翟彼特脸上勉强露出一丝笑容。

皮诺曹马上明白了事情的真相，这么冷的大雪天，父亲身上怎么会出汗呢？他为了让我上学读书，竟然不顾自己的身体而把衣服都卖掉了。他感动万分，跑过去抱住翟彼特，在他的脸上使劲亲吻，两行热泪滚落而下。

皮诺曹心中默默地说：“为了亲爱的爸爸，我一定要好好读书。”

## 上学的路上

皮诺曹卖掉历史书，买了看木偶戏的门票。

雪停了，太阳出来了。皮诺曹穿上新衣服，拿着新书，蹦蹦跳跳朝学校跑去。他一边走，一边想象今后的前景，脑子里闪现出一幅幅美丽的画面。

“马上就要到学校了，我一定要奋发向上，努力学好语文、算术、历史等各门功课。凭自己的智慧和本领去挣好多的钱。我用第一笔钱干什么呢？对了，我要给父亲买一件暖和的大衣。不仅如此，那大衣的料子一定要非常名贵的，上面最好钉着宝石扣子。我那可怜的父亲为了让我上学，为了给我买书，把衣服都卖了。这么寒冷的天气只穿着一件单薄的衬衫……你受苦了，我亲爱的爸爸。”

皮诺曹走在路上，心里想着父亲对他的种种关心和爱护，十分感动。忽然，耳边传来了一阵“咚咚……嘀嘀……咚咚……”的声音。

于是他停下脚步，侧耳细听。那是笛子和鼓的声音，非常悦耳。好象是从村庄的小巷深处传来的。

那声音悠扬婉转，非常动听。皮诺曹想到跟前看一看，但今天是去学校的第一天。皮诺曹站在路上，显得犹豫不决。要么去学校，要么去听笛子，现在他必须尽快做出决

定。

“算了，明天再到学校去吧，今天先去听吹笛子。如果要上学，时间还长着呢。”这个调皮的木偶最后还是经不住那音乐的诱惑。

下定决心以后，皮诺曹就向前跑去，一口气来到了小巷口。这时候，“咚咚……嘀嘀……咚咚”的声音也更加清晰了。

不大工夫，皮诺曹就跑到了广场。广场的中央有一个用木头搭成的小屋子，屋子周围挂满红红绿绿的小旗，十分鲜艳。拥挤的人群围在四周。

“小屋子里面干什么呢？”

皮诺曹问旁边的一个大孩子。

“海报上写得很明白，一看就知道，快去吧。”

“我今天正准备去学校读书，这是我第一天去学校，走在半路上，忽然听到这儿有打鼓和吹笛子的声音，所以就跑过来，想看看这儿到底是干什么？真不好意思，我现在还不认识字。”皮诺曹羞得满面通红，对那个大男孩说。

“你这个在笨蛋，没办法。听着吧，我给你念，那海报上的大黑字是‘木偶剧场’。”大男孩用嘲弄的口气说。

“木偶剧场？啊！就是木偶表演！这戏开了很长时间，是不是？”皮诺曹高兴地说。

“还没呢，不过马上就要开场。”大男孩回答。

“太好了！我想进去看一看，多少钱一张门票？”皮诺曹又问那个大男孩。

“嘿嘿！一张门票需要五个硬币，你有吗？”大男孩问

他。

皮诺曹的心已经飞进了屋子里，他摸了摸口袋，摇摇头，红着脸说：

“借给我五个硬币，行吗，我明儿就还你。”嗨！要说皮诺曹的脸皮也真够厚的，他竟然跟一个不相识的人去借钱。

“我非常愿意借给你，但得过几天才行。”那个大男孩故意逗他。

“要不你买我的衣服吧，只要五个硬币。”皮诺曹指着自己的身上说。

“这衣服是纸做的，着了水穿也没法穿。”大男孩瞧了瞧他的衣服，摇着头说。

“那就买我的鞋，可以吗？”皮诺曹边说边用脚在地上跺了几下。

“是可以，你的那双鞋可以用来生火。”皮诺曹还以为自己的鞋有多值钱呢。

“帽子呢，给多少钱？”皮诺曹伸手把头上的帽子摘下来，在那大男孩的眼前晃了晃。

“帽子挺好，可它是用面包做的。戴上它，我的脑袋要被老鼠咬破了。”大男孩继续逗他说。

皮诺曹有点着急了。他东找西找，再也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了。忽然，他的脑海闪过一个可怕的念头，刚要说出来，可话到嘴边却又咽了回去。又考虑了一会，终于下定决心，吞吞吐吐地说：

“这本历史课本是新买的，它可值五个硬币。你要吗？”

“我还小着呢？妈妈和老师经常告诉我，不要随便去买别人的东西。”那个大孩子笑着对他说，看来龙去脉，他比皮诺曹机灵多了。

“唉，这场表演我恐怕是看不成了。”皮诺曹心想。

旁边一位小店的店主早就听见他俩的对话。听到这里走过来说：“这本历史书我买了，这是五个硬币，拿着。”

“谢谢你，先生，你可真是个好人的哪！”皮诺曹伸手接过店主的五个硬币，感激地说。

皮诺曹拿着五个硬币，飞快地跑到售票口，把钱递进去。就这样，翟彼特的上衣只换来一张木偶剧场的门票。小朋友们，请想一想可怜的翟彼特吧，他为了儿子的前途，已卖掉了衣服，此刻正在冻得发抖呢！

## 木偶剧团

在台上表演的几个木偶忽然看见了皮诺曹，热情地请他上台，结果皮诺曹差点被烧死。

皮诺曹刚刚走进木偶剧场，就有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而且引出了许多故事。

皮诺曹走进了剧场，幕布拉起，演出开始了。

和以前看过的表演差不多，两个丑角正在舞台上互相骂着对方。后来就动起手来，各持木棍扭打在一起。

人们聚精会神地看着表演，那两个木偶摇唇鼓舌，互相谩骂，他们模仿着人类的各种动作，指手划脚，挥动拳头，做出各种鬼脸，表演得形象逼真，逗得观众阵阵哄堂大笑。

正在这个时候，不知什么缘故，那个名叫阿尔西诺的木偶忽然停下表演。他面对观众，用手指着远处的一个座位，用戏曲调子大声唱道：

“我的上帝啊！这下可找到皮诺曹了，这究竟是现实还是幻觉？”

“不是幻觉，他的确是皮诺曹！啊！是他！亲爱的皮诺曹！我们的好朋友！亲爱的皮诺曹！”另一个木偶也大声喊着，这个木偶名叫波西内拉。

“没错，是他！皮诺曹！好兄弟！我们每天都在想念你！没想到在这儿遇到你！啊！太高兴了！”名叫露莎乌拉的木偶也大声叫道。

“皮诺曹！皮诺曹！……”舞台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演员们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全体木偶从后面拥到舞台上，共同大叫。

“是我们的好兄弟皮诺曹。伟大！皮诺曹！伟大！”

“快点到舞台上来！皮诺曹，我们热烈欢迎，欢迎你你加入我们这个木头的大家庭！”阿尔西诺大喊。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所有木偶演员异口同声地喊。

面对如此欢腾的场面，皮诺曹被深深地感动了。他蹦蹦跳跳，以最快的速度，从后面越过前面的高级席和乐队指挥的肩膀，“咚”的一声，落在舞台上。

此时的舞台简直就是一口开了水的大锅。所有的演员欢呼雀跃。他们为了表示对皮诺曹的友好，纷纷围过来，又搂又抱，紧握他的双手，或者亲昵地拍他的肩膀。

这个情景实在是感人。但过了好长时间，木偶们还在那里狂欢。有的观众就开始发火了，他们大声嚷道：

“继续表演！继续表演！我们还要看戏！我们的票都买好了，难道让我们白花钱吗？”

任凭台下的观众喊破嗓子，木偶们却理都不理。他们不仅拒绝表演，而且吵闹得更加疯狂。他们把皮诺曹抬起来，高兴得在舞台上抛来抛去。舞台上大呼小叫，一片混乱。

这巨大的吵闹声，惊动了木偶剧团的老板。他快步走上舞台，高高的个子，非常丑恶。又浓又黑的胡子足有三尺多长，以至于走路时必须小心，否则胡子就会被踩在脚下。他的嘴张开就像一口铁锅，一双血红的眼睛就像两只灯泡。手中提着一根又粗又长的牛皮鞭子，在地上甩来甩去，“啪啪”作响。看上去就会让人胆战心惊。

“什么事？为什么这样胡闹？”剧团的老板大声怒吼。

这下可好，所有的木偶都没了声息，吓得大气也不敢出。舞台上静悄悄的，掉根针都可以听见。大家都像做错事的孩子，立在那里，一动不动。只有皮诺曹还满不在乎地站在舞台中央。

“你这家伙，好大的胆子，敢到这儿来捣乱！”剧团的老板像一个魔鬼，厉声向皮诺曹大叫。

“对不起，老板。这不是我的错。”皮诺曹一见老板向他发火，吓得赶快解释。

“闭口！等会儿再教训你！”剧团老板大声喊，“来人，把这个小混蛋押下去。”

剧团老板指挥那些木偶们继续表演，但已经没有开始时那种热烈的气氛，胡乱演了一会就结束了。观众们骂骂咧咧地走出了剧场，老板却是满脸的愤怒。

傍晚的时候，厨房里面正在做饭。炉子上煮着满满一锅排骨，热气腾腾，香味四溢。

排骨正要煮熟的时候，没柴了。正在这时，老板走了进来。他得知情况后，马上叫来阿尔西诺与波西内拉，吩咐说：

“下午那个捣乱的家伙，现在正绑在隔壁的柱子上，你们去把他解开带过来。那东西整个是一根木头，把他放进炉子里，排骨一会儿就煮熟了。”

阿尔西诺与波希内拉起先推三阻四，犹豫不决，在那里磨磨蹭蹭。老板生气了，狠狠地瞪着他俩，两个人不敢不听。片刻之后，两人带着倒霉的皮诺曹，来到厨房。皮诺曹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野兽，一边挣扎，一边大叫：

“爸爸，你在哪儿呀！他们欺侮我，要把我烧死，快来救我！我不想死呀！”

## 大义凛然救朋友

吃火人老板打了几个哈欠，便放过皮诺曹。而皮诺曹后来又帮助了朋友阿尔西诺。

老板的外号叫吃火人，与外号一样，他看上去是个非常凶恶的人。尤其是他那马尾巴似的长胡子，又浓又黑，从下巴一直垂到脚背上，人见人怕。其实，这个吃火人也并不是十分歹毒，他的性格也有善良的一面。

那可伶的皮诺曹被两个木偶带到吃火人的跟前，一边扭动，一边哭叫：“放开我！你们要干什么，放开我！”看到这种情形，吃火人的心软了，对皮诺曹产生了同情。不过他不露声色，仍是满面怒容。一会儿只听“啊——呵——！”老板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

因为心中害怕，阿尔西诺一直神情沮丧地站在旁边。听到这声哈欠，脸上马上露出微笑，他快步来到皮诺曹跟前，在他的耳旁低声说：

“朋友，没事了！老板打哈欠就说明他同情你。你已经安全了，他不会烧你了，放心吧。”

人们通常都是这样，无论什么人，当他可怜另一个人时，即使不会流出眼泪，也会做出抹眼泪的动作。而我们这位吃火人老板却有个与众不同的习惯；当他受到感动或

者心软时，就要打哈欠。不管怎么说，这是他流露内心思想的一种形式。

现在，吃火人仍然紧绷着可怕的面孔，朝着皮诺曹大吼：

“不要哭了，你一哭，我的肚子里就非常难受，不知是什么原因，实在不舒服。“阿……啊啊！啊啊！”

吃火人老板又打了两个哈欠。

“祝你身体健康。”皮诺曹说。

“哎，谢谢你。你的父母怎么样？你为什么不去学校读书？你跑到这儿来干什么？”老板问。

“我出世以后就没见过妈妈，我爸爸还不错。我今天正准备去学校，但半路上听见有笛子和打鼓的声音，于是我就顺着声音跑过来。为了进剧场看你们的表演，我们自己的历史课本也卖给了一位店主。那课本可是我爸爸用上衣换来的啊！”皮诺曹回答说，他现在才想到可怜的翟彼特。

“如果我把你烧死，你爸爸肯定要非常痛苦。是吧？我十分理解长辈的心情。……啊啊！啊啊！……”

吃火人又接连打了好几个哈欠。

“祝你快乐。”皮诺曹又说。

“嗯，谢谢。皮诺曹，你已经看见了，现在没有柴火了，我们没法儿煮熟排骨。说真的，你是比较合适的木头，但我很同情你，就放过你吧。但是，你也应该为我着想，因为我的木柴烧完了，排骨也煮不熟。吃了煮不熟的排骨，肚子里也就会出毛病，这样，我就不能为大家演木偶戏了。因此，对我和观众来说，都是一件不幸的事。我必须到剧

团里找来另外一个木偶替换你，放在炉子里烧了。来人哪！”

两个木头卫士听到老板叫人，答应着迅速走进来。他俩个子高高的，又细又长。头戴四方帽子，手里提着长剑。

吃火人用破锣似的嗓音命令道：

“你们去把阿尔西诺抓到这里，绑得紧紧的。然后把他放进炉子里烧火。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锅排骨煮得非常可口。”

接到老板的命令，两个木头卫士举起长剑，面无表情地来到阿尔西诺面前，掏出绳子，准备将他捆起来。

看到这种情景，阿尔西诺吓得两腿发酸，“咚”的一声，软软地瘫到在地上。

皮诺曹眼见阿尔西诺就要被活活烧死，他的心里难受极了，他不顾一切地跑到老板跟前，跪在地上。两手摸着老板的长胡须，泪如雨下，一边抽噎着哀求道：

“发发慈悲吧，吃火人先生！阿尔西诺是一位好人，他在剧团里呆了这么多年了，每次演出他都非常卖力，你就放过他吧！求求你了，亲爱的先生！”

“我不是先生！你不用央求我，不管怎么说，我还得为观众表演。我不能吃半生不熟的东西，那样要弄坏肚子。今天非得把排骨煮熟。你站到一边去吧，这里没你的事了。”吃火人说。

“放过他吧，尊敬的老板！我知道你是一位非常善良的人。阿尔西诺也没犯什么严重的错误，你就饶了他吧！尊敬的老板，阿尔西诺对你可是忠心耿耿，剧团里少了他可

不行啊！”皮诺曹继续苦苦哀求。

“不行，一定要烧了他！皮诺曹，你不要管了，我已经好长时间没闻过肉味了，今天好不容易吃上一顿排骨，一定要把它煮烂，煮得香香的。啊！快点把他扔进炉子里，我都馋得快要流出口水了。”吃火人用舌头舔舔嘴唇说。

“啊！不要，不要！求求你了，亲爱的班主！不要烧他，阿尔西诺不能烧，你要煮排骨，可以想点其它办法呀！”

“滚开，这里没有什么班主！你管的事也太多了，我已经饶恕了你，阿尔西诺绝对不能再饶了，否则的话，我的排骨就煮不香了。”此时老板显得有点生气，声音大起来。

“行行好吧，仁慈的菩萨！”皮诺曹说，“你就可怜可怜他吧！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啊！”

听到皮诺曹称他“仁慈的菩萨”，吃火人高兴了，脸上露出了笑容。

“啊……呵！啊……呵！”他又接连打了两个哈欠，然后又用温柔的口气问皮诺曹：

“假如我饶了阿尔西诺，这锅排骨就煮不熟，要不就从剧团中再找一个木偶，反正必须得烧掉一个人。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其它办法了。”吃火人说。

听了这话，皮诺曹爬起来，扔掉那面包帽子，抬头挺胸，高声说道：“那好吧，我决定要做一件事情。卫士们，请过来把我绑住，放进炉子里。让我去死，我可不愿意连累我的朋友阿尔西诺。”

皮诺曹的豪言壮语和视死如归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

所有木偶，他们都流下了泪水。就是那两个卫士，也像婴儿一样哭出了声音。

吃火人起先时还像个冷血动物，坐在那儿不理不睬。但慢慢地也被皮诺曹的行为感动了。“啊啊！……啊啊！……啊啊！”他接连打了三四个哈欠后，友好地伸出双手，说：

“皮诺曹，你真行，勇敢的孩子，我真佩服你！我活了这么大年纪，还从没见过像你这样讲义气的孩子。过来吧，让我亲亲你。”

皮诺曹立刻跳过来，像一只小耗子，顺着吃火人的胡须爬上去，在他的额头上响亮地吻了一口。

“这么说，您不会烧我了吧？”阿尔西诺小心地轻声问。

“可不是吗。”吃火人无奈地耸耸肩膀，摊开双手，又摇头说道：“唉！算了，今天只能吃半生不熟的排骨了。谁让我碰到这么好的孩子呢？以后若再发生这类的事情，我就毫不留情！”

听了老板的话，大伙的心才松了下来。脸上都露出了抑制不住的笑容。他们都跑到舞台上，就像开联欢会似的，张灯结彩，手舞足蹈，通宵达旦，仍未尽兴。

## 路遇强盗

木偶剧团的老板给了皮诺曹四枚金币，让他交给父亲。但皮诺曹却被狐狸和猫蒙骗了，跟他俩到了另外一个地方。

因为剧团老板吃火人非常喜爱皮诺曹，所以就让他留下来，跟随剧团到各地演出。

过了几天，吃火火把皮诺曹叫到跟前，问：

“你父亲的名字叫什么？有多大年龄了？”

“我的父亲叫翟彼特，今年五十六岁了。”皮诺曹不明白吃火人的意思，抬起头回答说。

“他在从事什么行业呢？”吃火人又问。

“也称不上什么行业，他就是一位普通的穷人。”皮诺曹用悲伤的语气回答说。

“赚不到钱吗？家里边是不是很穷？日子过得怎么样？是不是很苦？”吃火人关切地问。

“哪能赚到钱呢？他的口袋里几乎没有装过钱。日子嘛，就更不能提了，为了让我读书，他连最后一件上衣都卖掉了，这才给我买回新的历史书。那件衣服也是破乱不堪的。可是却又不听他的话，为了看木偶，我把历史课本也卖了。唉，这大冷天的，也不知道他冻成什么样子了。我好想念他呀！”皮诺曹提起父亲，就觉得非常对不起他，

不由得眼中含满了泪水。

“你父亲好可怜哪。我听了你的话，心中非常难过。我这儿还有四枚金币，你拿回去送给你爸爸，让他买几件衣服。祝他生活愉快。”

皮诺曹别提有多么高兴了，他接过金币，又把它们装进口袋里。对吃火人说了许多感激不尽之类的话。之后他又与剧团里的演员和卫士们一一握手道别，兴致勃勃地冲到了回家的路上。

皮诺曹一边走，一边想：“这下不好了，我有四个金币了。我马上就可以回家见到爸爸了。我把金币交给他的时候，他一定会高兴得跳起来。他可以买一件上衣，再也不用挨冻了。要说这吃火人，别看他一脸凶巴巴的样子，但内心却是这样的善良，看来这世界上的好人还真不少。”

皮诺曹刚走了一里多路，就在路上遇到双目失明的猫和拐着腿的狐狸。他俩真是一对可怜的难兄难弟。狐狸趴在猫的肩膀上，让猫驮着，而他却可以给瞎猫指路。俩人互相帮助，倒也不影响走路。

“皮诺曹先生，你好！”

狐狸看见皮诺曹走过来，就殷勤地问候。

“你认识我？可是找却不认识你们呀！你们叫我有什么事吗？”皮诺曹纳闷。

“我虽然不认识你，但我见过你父亲。”那狐狸眨着一只眼睛说。

“你什么时候见到的？在哪儿？”皮诺曹一听到有父亲的消息，急忙问。

“昨天下午，我们出去玩耍，在你的家门口。看见了他老人家。”狐狸回答。

“他怎么样了？他还好吗？快点告诉我。”皮诺曹看他们不像骗人，就问。

“还好呢？你爸爸只穿一件单薄的衬衫，站在门口四处张望，冻得发抖呢。”狐狸装出一副十分同情的模样说。

“爸爸，你受苦了。”皮诺曹含着眼泪说，“不过没关系，从今天起，他就再也不用挨冻了，我要让他穿上一件非常暖和的大衣。”

“是什么原因能告诉我们吗？”狐狸和猫听了皮诺曹的话，心中一惊，急忙问他。

“当然可以了，因为我现在有了很多很多的钱。”皮诺曹得意地拍拍上衣的口袋说。

“很多的钱？你有吗？我才不相信呢，看你那个穷样，哪像有钱的样子？嘿嘿嘿！”

狐狸不相信，嘻嘻地笑着讥笑他。猫也在笑，但他用胡须盖住自己的嘴，不似狐狸那么放肆。

“好啊，你们竟敢耻笑我！”皮诺曹气呼呼地说，“我并不想小看你们，你们实在是目中无人，瞧瞧这是什么东西！”

紧接着就从怀里掏出吃火人送给他的那四枚金币。

那金币闪闪发亮，互相一碰就发出清脆的响声。狐狸不由自主地伸直了瘸脚。猫的两只眼睛瞪大，发出了贪婪的目光，可是马上又闭住了。皮诺曹正在那儿得意地炫耀自己的金币，根本就没注意。

“好多的钱啊，真的是金币呀！你真是了不起！从哪儿弄来这么多钱？你准备用它干什么呢？”狐狸问。

“第一，”皮诺曹说，“我先给父亲买一件暖和的大衣，料子一定要名贵的，上面最好钉着宝石扣子。第二呢，我还得买一本历史书。”

“历史书？你买历史书干什么呢？”狐狸又问。“我父亲为了让我去学校上学，用卖衣服的钱给我买来一本历史书。但我为了买木偶表演的门票，就把那本历史书又卖给了别人。现在，我有了这么多的钱，我就再买它一本。我还要去学校，因为我已经向爸爸发过誓了，我要当一名好学生，做一个听话的乖孩子。我还要学习许多文化知识，学习许多本领，带着我父亲去世界各地旅游。我还要找一份满意的工作，去挣更多更多的钱，好好孝敬父亲，让他老人家安度晚年。你们说，这种打算不好吗？”

“皮诺曹，你现在还不明白吗？上学没意思。”狐狸说，“我的腿现在瘸成这样，就是前几年努力学习的缘故。”

“是的，不要去学校。”那猫跟道附和说，“我也是因为经常看书，才瞎了双眼。”

这时，忽然听到一只漂亮的小燕子在树上唱歌：

“皮诺曹，你刚才的话非常正确。请你不要相信他们的话，否则，你一定会上当受骗。”

那只可爱的小燕子，这次可闯下大祸。他刚唱完，那只假装瞎了一只眼睛的猫猛地睁大双眼，露出凶光，呼地一声跃到树上，把小燕子连毛带皮吞进了肚里。可怜的小燕子还没来得及叫出一声，就已变成猫的一顿美餐了。

吃掉燕子后，猫又跳回地上。舔舔嘴角，又狡猾地闭住眼睛，像以前一样假装瞎子。

“你为什么这么恶毒，小燕子只不过是说了几句话，你就这么对付他，你为什么要吃掉那可爱的燕子呢？”皮诺曹一脸怒容，不高兴地说。

“哼，那个该死的家伙，竟敢打断我们的谈话，我让他见识一下我的厉害。”那只猫不可一世地说。

“这世界上有许多人都爱管闲事，实际上他们整天想的就是怎样骗人、害人，你以后可要小心点，不要让那些人占去你的便宜。”狐狸拍拍皮诺曹的肩膀，假装友好地说。

“嗯，谢谢你的提醒。”皮诺曹感激地说，“我差点被那燕子弄糊涂。”

“皮诺曹，你身上带的钱不少，我们陪着你回家吧。”狐狸说，“半路上如果遇到坏人我们也帮你。”

“那就太谢谢你了，我非常高兴，能遇上你们两位热心的朋友。是吧，到家里我妈妈招待你们一顿。”皮诺曹说完，就与两位新结交的“朋友”一起上路了。

三人大约走了一个多钟头，狐狸忽然停下来，对皮诺曹说：

“皮诺曹，你身上现在只存四枚金币，给你父亲买一件衣服，再买一本书，就花得差不多了。我可以让你的钱变得更多些，你愿意不愿意？”

“嗯？我不明白，你再说一遍。”皮诺曹也停下脚步，问狐狸。

“我的意思是，有一个办法，我可以把你的四个金币变

成上千个，甚至更多。这样的话，你就不用再去读书，也不用去找工作挣钱了。你说好不好啊？”狐狸给他解释说。

“那很好啊，我非常愿意，可是你行吗？”皮诺曹用疑惑的目光打量着狐狸问。

“行，怎么不行？十分容易，你跟我们一块走，不要回家去了。”狐狸看皮诺曹有点相信他的话，赶紧抓住机会说。

“你要我跟你们去哪里？这个地方远不远？多长时间才能到达？”皮诺曹又仔细地问。

“不远，就在前边的孔雀王国。我们不紧不慢地走，晚上就到了。快点走吧，不要拖拖拉拉的。”狐狸拉着皮诺曹的手说。

“快点走吧，时间也不早了。”瞎眼的猫紧接着说。

皮诺曹沉思了一会儿，非常果断地说：

“算了，我不去了。我马上就到家了，我要回去，爸爸还在等我。我好几天都在外边，父亲肯定吓坏了。我其实是一个淘气鬼，的确应了那只蟋蟀的话：不受家长管束的孩子迟早要痛苦的。我经历了许多不幸的遭遇，现在知道了。我的运气不好。前几天我在剧团差点被烧死，现在想起来，仍然浑身发抖。谢谢你们的好意，我还是回家去。”

“那就只好这样了。”狐狸说，“如果你非要回家，我们也没办法，那你就去吧，但是你就失去了一个好机会。你要后悔的。”

“没错，是失去好机会。你要后悔的。”猫也随声附和。

“亲爱的皮诺曹先生，我们是为了你好，要不你再考虑

一下，我们在这儿等一会儿。难道你真要坐失良机吗？”狐狸仍然不死心，还想带皮诺曹一块走。

“难道你要坐失良机吗！”猫跟着说。

“你的四个金币，马上就会变成一千多个，甚至更多，让你数也数不过来，这可是捞钱的好机会，多好啊！一大堆黄灿灿的金币！”狐狸继续诱惑说。

“多好啊！一大堆黄灿灿的金币！”那只猫大概是想不出什么话，狐狸说什么，他就紧跟着说什么。

“有那么神奇吗？”

皮诺曹心中一惊，回家的想法又有点动摇，瞪大眼睛问道。

“就是有那么神奇。”狐狸非常耐心地说，“你仔细听着：在孔雀王国，有一个美丽的地方，人们称作“神秘的田野”。只要在那野地里挖一个土坑，放进一枚金币，在上边盖上一层薄土，再撒上一点肥，浇上一盆水。好了，等着吧。晚上美美地睡个好觉。那金币一夜之间就会长出地面。你醒来以后到田野上瞧一瞧，好漂亮啊，简直像一棵熟透的柿子树，那树上挂满金黄色的金币。”

“我如果把那四个金币全部种到神秘的田野上”，第二天能长出几枚金币呢？皮诺曹听后惊喜地问。

“这还不好算吗？”狐狸说，“不用笔也算得出来。一个金币就能结出二百五十个果实，那么四个金币就会结出一千个果实。也就是说，第二天将会有一千枚惹人喜爱的金币装入你的口袋里。”

“我的天哪，那么多！”皮诺曹兴奋地跳了起来，大声

叫着。“要是能结出那么多，我只要八百个，其余的二百个你们拿去！就当是我送给你们的礼物。”

“我们拿去？送给我们的礼物？”狡猾的狐狸假装生气了，“那些钱都是你的啊，我们可不要。我们只是帮助你，并不是要分你的金币。”

“我们只是想帮助你，并不是要分你的金币。”

猫好像跟屁虫一样。

“因为我们是好朋友，所以才教给你这个办法，你不要把我们当成贪财的小人，我们可是堂堂正正的大好人。”

“我们可是堂堂正正的大好人。”

“跟屁虫”紧接着说。

“你们两个真是太好了！”皮诺曹高兴地说。

皮诺曹打心里喜欢这两个朋友。此时，他早就把挨冻的父亲、买新课本、去学本领等崇高的理想抛到了九霄云外。

“好吧！咱们一块去！麻烦你们前头带路！”皮诺曹痛快地答应了，他现在脑海中想象的都是黄灿灿的金币。

## 宏霞旅店

皮诺曹跟着狐狸和猫来到宏霞旅店。半夜醒来，不见了狐狸和猫。后来，他又遇见了蟋蟀的灵魂。

他们一直朝前，走了很远的路。黄昏时分，终于来到了“宏霞”旅店。

“咱们就在这里歇一会儿，吃点儿东西。然后半夜开始出发，第二天凌晨刚好就去了神秘的田野。”狐狸建议说。

“对！我们就休息一会儿，吃完饭，再睡上一觉，半夜赶路时才会有精神。”那猫当然不反对。

皮诺曹也觉得有点累，就同意了。于是他们走进了旅店，三人一起来到饭桌跟前，坐下来。

那猫的肚子不舒服，只吃了三十多根蘸着番茄酱的薯条和五份粉丝。而且嫌味道太淡，另外又加了两次奶油和果汁。

狐狸由于医生吩咐过不能吃太多的东西，所以他虽然有点饿，但也仅仅吃了一只烤鸭、一只十分可口的香酥野兔，还有一大盘烧排骨。就连当作辅料的七八只小公鸡也都吃了下去。之后，仍觉饥饿，又要了一份大杂菜，里面有松鸡、青蛙、葡萄、蘑菇等许多品种。吃完以后狐狸靠在椅子上，嘴里打着饱嗝，说他已经讨厌食物了，肚子里

面什么也不需要了。

实际上，只有皮诺曹一个人基本上没吃什么东西。他连一小块蛋糕和一听饮料也没吃完。他兴奋地想象着那“神秘的田野”，还有闪闪发光的金币。面对精美的食物，竟然没有胃口。

吃完晚饭后，狐狸叫过旅店的老板说：

“给我们准备两间好房，我和猫住一间，这位先生住另一间。半夜我们有点事情需要办理，麻烦你到时候把我们叫醒来。”

“好了，你放心吧。保证误不了你们赶路。”

旅店老板说完，用奇异的眼光看着狐狸和猫，然后又扮了一个鬼脸，那意思是在说：“我知道你们的鬼把戏。小家伙，你能逃过我的眼睛吗？”

皮诺曹十分疲倦，躺在床上很快就进入了梦乡：在神秘的田野上，生长着许多低矮而又茂密的小树。树上硕果累累，那可是黄灿灿的金币啊。微风吹来，金币叮当作响。皮诺曹兴奋不已，急忙爬上树大把大地摘下金币，全部放在口袋里。正在这时候，只听“咚咚”两声，皮诺曹吓得“扑通”一声掉下树来。他一下子惊醒了。

那“咚咚”的声音原来是旅店老板的敲门。现在已是十二点多了。

“狐狸和猫准备好了没有？”皮诺曹起身问。

“什么准备？他们早就走了。”旅店的老板笑着说。

“有什么急事吗？为何这样匆忙？我们已经说好了，要一起赶路呀！”皮诺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急忙问。

“噢，是这样的。刚才有人捎过话来，说猫的大公子得了重病，马上就要咽气了。狐狸和猫听了，顾不上和你打招呼，就赶紧回去了。”

“原来是这么回事，那住店的钱他们交过了没有？”皮诺曹又问。

“没有。我看他们的修养很高，如果付了钱，是看不起您了。”旅店的老板不怀好意地说。

“倒霉，我倒是希望他们看不起我。”皮诺曹搔搔头说。

“他俩留话没有，在什么地方与我见面？我还不知道去神秘的田野怎么走呢？”他又问道。

“他们走的时候让我告诉你，顺着前面的大路一直往前走。明天早晨天一亮，他们就在神秘的田野上等你。”旅店的老板回答说。

皮诺曹取出一枚金币，递给老板，那是他们三个人住店的费用。他心中想着成千上万的金币，马上又上路了。

外面黑乎乎的，两步以外就看不清东西。皮诺曹只能凭着感觉摸索着，深一脚浅一脚地朝前走。空旷的田野非常寂静，他都能听到自己心脏跳动的声音。忽然，从路旁的森林中飞出一只小鸟，“唰”的一声，翅膀扫过皮诺曹的头顶。他吓得魂飞魄散，问道：“谁？干什么？”

“干什么？……干什么？……”他的耳中听到远处山谷传来的回音。

等了一会儿，也不见动静，他才觉得没有什么危险了。

皮诺曹继续往前走。走着，走着，忽然看见前边有个闪闪发亮的东西，时隐时现。皮诺曹赶紧停下脚步，可那

亮光仍在不停地闪现。他走到跟前，仔细一瞧，看清是一只发光的小动物。

“你是什么人？在这儿干什么？我可不怕你！”皮诺曹哆嗦着嘴唇说，他心中其实非常害怕。

“我是蟋蟀的灵魂。你忘了吗，我就是被你一棍子打死的那只蟋蟀。”

那蟋蟀用低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那声音就像是来自地狱传来的。

“你在这儿干什么？”皮诺曹又问。

“我在这里等你我呢。皮诺曹，你听我说，你父亲以为你失踪了，整天以泪洗面。你快点儿带着余下的三枚金币回家去吧。他正在为你担心呢！”蟋蟀回答他。

“谢谢你，我明天就回去了。可今天晚上，我的三枚金币就会长出更多的金币。我要让他过过有钱人的生活。父亲明天就成为富翁。”皮诺曹天真地说。

“唉，你真是个傻瓜。不经过艰苦的劳动，你怎会挣到那么多钱呢？你简直就是白日做梦。你可千万不要受骗，那些人专门干着哄人的勾当。请相信我，回家看你父亲去吧。”蟋蟀耐心地劝他。

“但是我想去证实一下。如果不去试一试，我怎么能够相信你的话，知道他们是在骗我呢？说不定你才是胡说八道呢？”

皮诺曹说完，就准备转过身继续赶路。

“夜已经很深了，你会着凉的，生了病又要让你爸爸担心。你听我的忠告，快点回家吧。”

“我的身体很棒，不会生病的，你就放心吧。今天晚上无论如何，我也要去瞧瞧。”皮诺曹固执地说。

“天这么黑，你又一个人。”蟋蟀仍在劝他。

“我一定要去。”皮诺曹根本听不进蟋蟀的忠告，他只想着那诱人的金币。

“路上不安全……你又要由着性子去做事，这样下去，你还是要后悔的。”

“我已经下定决心要去！”皮诺曹扭过头，他不想听蟋蟀的话了。

“真没办法。不听好人言，吃亏在眼前！”蟋蟀无可奈何地说。

“别说了，我听烦了，蟋蟀，再见。”

“保重，皮诺曹。你一定要当心着凉，还要提防路上的歹徒。”

说完话，蟋蟀就如同幽灵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周围非常寂静，而路更加漆黑了。

## 遇到蒙面歹徒

皮诺曹没有听从蟋蟀的忠告，独自一人又向神秘的田野走去。半路上果真遇到两个蒙面歹徒。

皮诺曹与蟋蟀分手后，继续向前走去。他一边走，一边小声说：

“唉，我真不明白，那些大人都怎么了？我们小孩一点错误也没犯，一件坏事也没干，他们却成天唠唠叨叨地指责我们。我们要是不分辩，他们更神气了，像个老前辈或老教师似的，指手划脚，把我们说得一无是处。而要是你不服气，敢与他顶嘴的话，那可惹麻烦了，他非得把你狠狠揍一顿。可怜呀！我们这些孩子真可怜呀！难道就没有一个大人会同情我们？我看也没有。就拿蟋蟀来说吧，我又不是三岁小孩难道不懂得多穿些衣服吗？难道不懂得去体贴父亲吗？我只是想把这三个金币种到神秘的田野里，让它结出成千上万的金币。这样，我就会为父亲买好多新衣服，买许多好吃的。这也是为了父亲着想啊！就是迟一天回家，也没什么，大不了就是父亲再多挨一天冻。我的想法很正确呀，但那蟋蟀却大惊小怪、咋咋唬唬的。还说什么路上会遇到歹徒，见鬼去吧！哪儿来的那么多歹徒，我才不相信呢。再说，就是遇到了歹徒，有什么可怕

的。如果真的有歹徒出来，我一定会抓住他的衣领问他：

“‘嗨！大胆的歹徒，你睁开狗眼看看我是谁，我是木偶人！我是你皮诺曹爷爷！你要是趁早逃命，也就算了，要是你想从我的身上捞取油水，嘿嘿！没门！如不相信，来，过来尝尝我的厉害！’”

“我这样一说，歹徒肯定要吓得跪地求饶，而我呢，就在他屁股踢上一脚，放他一条生路。万一那歹徒没有礼貌，不向我求饶，而是要来打我呢？我就转身逃跑吧，他也不能把我怎么样……”

还没等到皮诺曹把话讲完，就听到身后树叶“唰唰”作响，里边还夹杂着走路的声音。

皮诺曹大吃一惊，转过身来，只见两个黑影，浑身上下用黑布蒙得风雨不透，像鬼魂一样，腾挪跳跃，朝他跑过来。

“天哪！真的遇上强盗了！”

皮诺曹惊叫着说。他一时慌乱，不知该把金币藏在那儿。情急之下，把那三枚金币填进嘴里，压在舌头下面。

紧接着，他拔腿就跑。可没跑多远，他的脖子就被牢牢地掐住了。只听后面的歹徒粗声喝道：

“哈哈！小家伙，看你还跑不跑！想要性命，快点把钱掏出来！”

因为金币压在舌头下面，所以皮诺曹不敢说话。只是摇头晃脑，一个劲地摆手。脸上装上可怜的表情，他的意思是要告诉蒙面歹徒：我很穷，没有半分钱。

“呸，快点把钱拿出来，我们知道你有钱，不要作假

相，否则杀了你！”

歹徒们威胁他说。

皮诺曹仍然用双手和面部装出没钱的样子。

“嗨，不要磨蹭，否则真的杀死你！”那个高个子歹徒狠狠地推了他一下，恶狠狠地说。

“真的杀死你！”

矮个子歹徒跟着重复说道。

“杀死你之后，还要你父亲的命！”高个子歹徒见皮诺曹不往外交钱，就咋唬说要杀死他父亲。

“要你父亲的命！”矮个子歹徒只会跟着高个子歹徒说话。

“不要，不要！不要伤害他老人家！”

皮诺曹听说要杀他父亲，心中一急，禁不住大声说道。这样一来，嘴里的金币就发出了清脆的撞击声。

“嘿嘿！这家伙够狡猾的！居然把钱放到嘴里，交出来吧！”高个子歹徒听见金币的响声，得意地笑着说。

但皮诺曹摇摇头，仍然拒绝交钱。

“交出来吧！”矮个子歹徒也跟着说。

“你这东西，好大的胆子，竟敢装聋作哑，来让你瞧瞧。厉害！我有办法让你张开嘴！”

说着，两个歹徒一拥而上，粗暴地揪住皮诺曹的鼻子和下巴，死劲扳他的嘴。但根本不起作用，皮诺曹的嘴巴牢牢闭住，像钉了钉子一样，毫不松动。

“我不相信撬不开你的嘴！”

矮个子歹徒从腰间抽出一把小刀，准备插进他的牙缝，

撬开他的嘴巴。正在这危急关头，皮诺曹张开嘴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叼住了歹徒的手掌，牙齿用力，“咯嘣”一声，咬了下来，“扑哧”一声，吐在地上。定睛一看，才发现那是一只猫爪子。

“哎呀！”矮个子歹徒大叫一声，捂住胳膊，坐在了地上。

就在歹徒分神的瞬间，皮诺曹抓住机会从高个子歹徒的手中挣脱出来。跳过草丛，穿过田野，拼命奔跑。两个歹徒也像恶狼一样，在后面连忙追赶。被咬断爪子的那家伙，虽然只用三条腿跑路，可速度却居然不慢。

皮诺曹跑了半个多钟头，已是上气不接下气，双腿发软，精疲力尽。正好前面有一棵高大的槐树，于是他就强打精神，一咬牙爬了上去，坐在树杈中间。两个强盗追到跟前；也开始爬树，可是还不到一半就跌坐在地上，手脚也磨得鲜血淋漓。

然而，歹徒们并没有放弃离去。他们捡了一些干柴，堆在树下，点起了火。一会儿浓烟滚滚，火苗乱冒，“呼呼”地向树顶上烧去。皮诺曹眼看火越烧越旺，自己马上就要变成烤羊，立即从树上跳了下来，撒开两腿，继续向前奔逃。两个歹徒见状，不顾疲乏，拼命追赶。

东方已经开始发白，但皮诺曹和强盗们仍在狂奔。跑着，跑着，一条又宽又深的水沟横在皮诺曹的面前。沟里流着黑糊糊的脏水，臭气熏天。没办法，只能跳过去。皮诺曹硬着头皮，鼓足精神，大吼一声，“嗖”的一声，跳了过去。两个歹徒追了过来，也往过跳。但没有跳到对岸，

掉进了水沟。皮诺曹忽然听到“哐……哐”两声，知道是歹徒跌进了水沟。他停下脚步，转过身来，看到溅起的脏水，仰天大笑：

“哈哈！你们见鬼去吧！”

皮诺曹料想歹徒要被淹死，正要坐下来喘口气。猛一回头，却见那两个家伙已爬了上来。他们带着一身脏水，继续向皮诺曹追来。

## 被吊着的滋味

两个歹徒抓到皮诺曹，将他绑住，吊在一棵大树上。

皮诺曹看到两个歹徒爬出水沟，心想没救了，只好跪下求饶吧。他绝望地朝四周看了一眼，却发现远处的森林里有一间白色小屋。

“再加把劲，到那里去求助。”皮诺曹心想。

他深吸一口气，又朝着白色小屋逃去。歹徒仍然追赶。

皮诺曹挣扎着跑到小屋跟前，气喘吁吁，全身无力，几乎要瘫倒在门口。他急忙伸出手去敲门。

可是里边没人答应。

“救命啊！救命啊！”他又大声求救。

仍然不见有人出来。

歹徒们沉重的脚步声和浓重的呼吸声越来越近了。皮诺曹使劲拍门，可里边毫无反应。

皮诺曹急了，不顾一切地用头撞门，抬脚踢门。这时，一个漂亮的小姑娘出现在窗口。蓝色的长发，白嫩光洁的脸蛋，眼睛微睁，双手在胸前交叉。小姑娘的嘴没见张开，但皮诺曹却听见一个声音：

“不要踢门了，家里的人死光了。你快点到别的地方吧。”

“那你谁呢？请给我开门吧！”皮诺曹流泪央求。

“我不是活人。”那位小姑娘神秘地说，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

“你死了？那在这儿……？”皮诺曹吓了一跳，惊恐地问。

“等着有人来把我装进棺材里。”

说完，小姑娘消失了，窗子也悄然合上。

“喂！可爱的小姑娘，”皮诺曹喊道，“请帮我开一下门。后面有歹徒追我，他们不仅要杀死我，而且还要杀死我爸爸！求求你……”

皮诺曹正在央求，歹徒就追了上来。他们抓住皮诺曹的脖子，恶狠狠地说：

“嘿嘿！小子，我看你还能逃到哪里！”

皮诺曹觉得自己这次肯定是活不成了，不由得浑身发抖，手脚的关节咯咯作，藏在嘴里的金币也“叮叮当当”发出声音。

“嗨，快点把钱吐出来。”两个歹徒说，“哟，你又装聋子。哼，给他点颜色瞧瞧，看他的嘴能不能张开。”

两个歹徒抽出锋利的小刀，挥舞着向皮诺曹的身上刺了两刀。

他们没有想到，皮诺曹全身都是坚硬的木头，因此没受到一点损伤，反而把小刀都折断了。两个歹徒看着手里的刀把，大眼瞪小眼。

“噢，我明白了，”高个子歹徒说，“他的脖子是软的，我们可以勒他的脖子。”

“勒他的脖子。”另一个歹徒接着说。

说完，歹徒们将皮诺曹的两只手绑在背后，用绳子拴住他的脖子，把他吊在了一棵枝叶茂密的大树上。

两个歹徒坐在树下，看着皮诺曹怎样死去。但是，两个多钟头过去了，皮诺曹仍然睁大双眼，紧闭嘴巴，只是双腿乱动。

看到皮诺曹如此坚强，歹徒们等不住了。他们抬起头，得意的冷笑道：

“哼哼，小东西，老子可没时间再等下去了，我们晚上还有正经的事要办，等明天早上再来瞧你，看看你到时候吐不吐金币，反正你也跑不了，再见！”

然后，歹徒们转身离去。

不多时，起风了。寒冷的西北风猛烈地咆哮着。吊在树上的皮诺曹被风刮得来回飘荡。身体“叮零咣啷”撞在树干上，就像一只风铃。由于剧烈的撞击，皮诺曹胃里十分难受，不住地呕吐。脖子上的绳子越勤越紧，几乎喘不过气来。

他的意识开始模糊，皮诺曹心想自己要死了。但是他仍然有存侥幸心理：说不准马上就会有人过来救我。可是左等右等，也不见半个人影。他现在想到了不幸的父亲。他有气无力地说：

“哎，你在哪里啊，爸爸……”

皮诺曹的话还没说完，就两眼一翻，口吐白沫，紧接着身体猛烈地抖动了一下，不醒人事了。

## 善良的仙女

漂亮的小姑娘救了皮诺曹，并且请来三位大夫，为他看病。最后皮诺曹又醒过来了。

倒霉的木偶被吊在大树上，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那个漂亮的小女孩又出现在窗口上。她望着吊在树上的皮诺曹，看他单薄的身子在寒风中摇摆不定，心里十分同情。于是就伸出双手，轻轻地拍了两下。

片刻之后，一只猫头鹰扇动着双翅，飞向窗口。

“善良的仙女，有什么事？”猫头鹰小心翼翼地问。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了吧，这个小女孩原来是一位美丽善良的仙女。

“你看那儿。”仙女指着那棵大树说。

“噢，好像吊着一个人。”猫头鹰顺着仙女手指的方向看了一眼，说：

“是的，你马上飞过去，用爪子解开木偶脖子上套着的绳子，慢慢地把他放在地下。”

小女孩吩咐完，猫头鹰立即起身离去。

“报告仙女，任务已经完成。”眨眼之间，猫头鹰就飞了回来。

“好，木偶还活着吗？”仙女显得有点焦急。

“好像还有一点微弱的呼吸，我把他放在地上的时候，听见他吐了一口气。”猫头鹰回答说。

仙女听完，伸出双手，又拍了两声。一会儿跑来一只哈巴狗，它只用后腿着地，像人一样站在仙女的面前。

哈巴狗上身穿着灰色夹克，头戴一顶礼帽，肩上垂着白色假发。咖啡色的夹克上钉着亮晶晶的扣子，缝着一个大口袋，大概是用来装食物的吧。下身穿着黑色西裤，脚穿白色丝袜和黑色皮鞋。裤子后面也有一个口袋，是用红绸子做的，碰上雨天，它就把尾巴放在里面。

小女孩对哈巴狗说：“曼德罗，到马圈里驾上最好的马车，赶快奔到树林里的大树下。那里躺着一个奄奄一息的木偶人。你把他轻柔地抱起来，找一块厚厚的垫子让他躺在马车里，马上拉回来。快点！”

哈巴狗的尾巴摇了几下，点点头，立即像离弦之箭，一溜烟儿跑了。

不多时，马圈里驰出一辆漂亮的绿色马车。马车外面挂满绿孔雀的羽毛，车厢内贴着名贵的油画。五十多只松鼠拉着车。哈巴狗坐在车辕上，挥舞着鞭子，大声吆喝着，朝森林方向疾驰而去。

大约十分钟后，哈巴狗回来了。仙女已等在门口。她匆忙抱下皮诺曹，飞快地走进豪华的小屋。接着去叫医术高明的大夫。

三个大夫马上来了。一位是乌鸦，一位是麻雀，另一位是蟋蟀。

“快过来，给他检查一下。”小姑娘望着三个大夫，紧

张地说：“这个可怜的木偶有救吗？”

仙女说完，麻雀立即为皮诺曹号脉，接着检查鼻子和眼睛。检查完以后，他冷漠地说：

“据我检查的结果，他的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如果要救活他，除非出现奇迹。”

接着，乌鸦说：“非常遗憾，我不同意麻雀先生的意见，据我观察，这个木偶还活着。如果他不幸死去，那就说明我们的医术不高。”

“请谈谈你的看法。”仙女看着蟋蟀说。

“我向来十分谨慎，作为一个医生，有没有弄清病情之前，最好不要作出判断。实际上，我早就认识他了，他叫皮诺曹。”

蟋蟀说到这里，那不醒人事、一动不动的皮诺曹剧烈地抖动起来，连床都随着嘎嘎作响。

“他是个非常顽皮、捣蛋的孩子……”

蟋蟀继续说。

皮诺曹的嘴角抽动了一下，又停住了。

“不务正业，游手好闲，是个没用的东西。”蟋蟀实际上已经看见皮诺曹的嘴角动了一下，但也不去理他，接着说。

木偶又把头埋进被子里。

“他不受管束，因此他的爸爸也非常苦恼。”

蟋蟀说到这里，人们听见了“嚤嚤”的抽泣声，那声音从低到高，到后来是嚎啕大哭。人们大吃一惊，撩开被子一看，原来皮诺曹已经泪流满面了。

“死人是不会哭的，他活了。”

麻雀板着脸说。

“非常抱歉，我不同意麻雀先生的说法。”乌鸦插话说。  
“照我看，死人哭泣，表示他不想去死。”

## 鼻子变长

皮诺曹不吃药却吃糖。但是狗熊们一来，他就马上服下了药。后来由于说假话，鼻子又变长了。

三个大夫离开房间，仙女快步来到木偶跟前，伸手一摸，皮诺曹的前额，像火炉一样烫手。

小女孩马上把药粉倒在玻璃杯，并加入半杯开水。端到皮诺曹跟前，轻声说：

“喝点儿药吧，你过几天就好了。”

皮诺曹看看杯子，皱皱眉头，哭着问：“这水是苦的还是甜的？”

“里边有药，当然是苦的。”仙女回答说。

“不行，我喝不下去。”皮诺曹撇撇嘴，很不高兴地说。

“快点喝吧，这水虽然有点苦，但是可以治病。”

“我真的不喜欢苦的东西。”

“试试看，实在太苦了，就吃几块冰糖。”

“冰糖在哪儿？”皮诺曹一听说给他吃冰糖，马上就来了劲了。

“在这里。”

小女孩说完，走到一个柜子前，从抽屉里拿出几块冰糖。

“我先吃冰糖，然后再喝药。”皮诺曹又说。

“真的吗？”仙女问他。

“是真的，我吃完冰糖，立即就把药喝下去。”皮诺曹急忙说。

皮诺曹接过冰糖，扔到嘴里，嚓嚓地嚼烂，咽进肚里，舔着嘴唇说：

“如果药就像冰糖一样甜，我天天都想喝。”

“这下喝吧，你自己说的。只喝两口就行，喝下去病就好了。”仙女又把药杯端到皮诺曹跟前。

皮诺曹无可奈何地端起杯子，先用鼻子闻，又移到嘴边，然后又用鼻子闻了闻，说：

“啊！我不喝，太苦了！”

“沾都没沾，怎知道太苦了。”仙女仍然一脸和气地说。

“看上去就苦，再一闻更苦了。我再吃一块冰糖，吃完就喝那药。”皮诺曹吃了一块冰糖，觉得还不过瘾。

漂亮的仙女像一位善良的母亲，又给了他一颗冰糖，并且递过玻璃杯。

“我还是不能喝。”

皮诺曹摇着头说。

“怎么了？”仙女耐心地问皮诺曹。

“枕头把我的腿压疼了。”

仙女走过去，帮他把枕头搬开。

“不行，我还是不喝。”皮诺曹任性地说了。

“为什么，还有什么碍着你？”

“门没关上，我不喜欢开着门喝药。”皮诺曹在寻找着

各种理由。

仙女起身，关上了门。

“无论如何，”皮诺曹哭着说，“那水太苦了，我喝不下去。不喝，呜，呜……”

“唉，如果不喝，你会更加难受。”仙女仍在说服皮诺曹。

“我管不了那么多。”

“后果严重啊……”

“管它呢！”

“如果再烧上三四个小时，你就活不成了。”

“死就死，我不在乎！”

“真的吗？”

“我才不怕死呢，与其喝这么苦的药，还不加……”

皮诺曹的话还没说完，就见门“砰”的一声开了，走进三只抬棺材的黑狗熊。

“你们要干什么？”皮诺曹非常恐惧，他跳到地上，大声叫喊。

“我们来带走你。”领头的狗熊说。

“带我？我还活着呢！”

“你现在是活着，但如果你不喝药，十分钟以后你就要死了。”领头的狗熊用冰冷的口气说。

“喂，漂亮的女孩，”皮诺曹脱口叫，“快拿过杯子。我现在就喝药，我还要活。”

小女孩递来杯子，皮诺曹“咕噜咕噜”喝光了。

“你早喝不就行了，害得我们白跑一趟。”狗熊们说。

它们又抬起棺材，口中小声埋怨着，出去了。

不大一会儿，皮诺曹的体力就恢复了，开始在地上乱跑。木偶就是不错，有点病只要一吃药，立刻就好了。

女孩看着皮诺曹像只猴子，在屋子里四处奔跑，高兴地说：

“怎么样，喝下药舒服了吧。”

“是，挺管用，这药救了我的命。”

“药的作用这么大，你还不喝呢，让我费了好多周折。”

“小孩子嘛，都是这样，见药就怕。”

“你这个小笨蛋，要不是刚才喝下那杯药，你哪能像现在这样精神呢。以后一生病就赶快喝药，听见了没有？”

“我知道了，以后不用你操心了。我吃药的时候，想一想抬棺材的黑狗熊，一口气就可以把药喝下去。”

“行了，告诉我，你为什么让强盗追到这里，而且又被吊在树上？”

“唉，别提了。那一天，我正准备去学校读书，在半路上听见吹笛子和敲鼓的声音。我顺着声音跑过去，原来是木偶剧团在表演。我想进去看一看，但口袋里一分钱也没有。为了买到入场的门票，我就把自己的历史课本卖给了一个小店的店主。而那历史课本是爸爸用上衣换来的，亲爱的爸爸为了让我去学校多学一点知识，不顾天寒地冻，竟然把自己的上衣都卖掉了，而他却只穿一件单薄的衬衫，整天都冻得发抖呢。我正在那里观看表演的时候，在台上演出的木偶发现了我。他们非常热情地把我请上舞台，演

出也因此而中断了。那剧团的老板非常生气，要把我扔进炉子里烧掉，后来觉得我比较可怜，又饶了我，并且把我留在剧团中。

“剧团老板在闲聊时，得知我家中的情况，就拿出四枚金币让我回家交给爸爸。我高兴极了，心想这下就可以为爸爸买一件暖和的大衣了。在回家的路上，我结识了两位朋友，一位是瘸腿的狐狸，一位是瞎了一只眼睛的猫。他们听说我有四个金币，就帮我想出一个好主意，说有一个地方叫神秘的田野，只要把四个金币种下去，就会长出小树，上面结的全是金币。于是我们三人就向神秘的田野走去。傍晚的时候，我们住在宏霞旅店，准备休息一会儿，半夜继续赶路，预计第二天早晨就可以到达目的地。我半夜醒来，狐狸和猫不见了，听旅店老板说猫的大儿子得了什么急病，恐怕活不成了，他们两人先回去看望病人，让我一个人去神秘的田野，第二天早上他们在那儿等我。我只好一个人上路了。

“可半路上我遇到了两名歹徒，逼我交出金币。我情急之下将金币藏在嘴里，歹徒们就粗暴地扳我的嘴巴。我猛地咬断其中一位歹徒的手掌，吐在地上才看清那是一只猫爪子。趁他们分神的时候，我用力挣脱出来，拼命地逃跑。但愿最后仍然让他们追上了。两个歹徒见我不交出金币，就用刀子捅我，可我身上都是坚硬的木头，把他们的刀子都折断了。两个歹徒气急败坏，就用绳子套住我的脖子，把我吊在那棵大树上。歹徒们临走时留下话，说明天早晨还要来，等我吊死后，让我自己把金币吐出来，他们就可

以抢走了。”

“那几个金币现在还在吗？”仙女问。

“不在了。”皮诺曹骗仙女说。其实金币就装在他的口袋里。

皮诺曹的话音刚落，鼻子就长出一大截。

“不在了？不可能吧？你刚才不是说歹徒们明天还要来抢你的金币吗？”仙女又问。

“他们把我吊在树上的时候，金币还在我的嘴里。可能是后来我昏迷不醒的时候，丢在那片树林荫道里了。”皮诺曹说。

因为继续撒谎，皮诺曹的鼻子又长出八公分。

“如果丢在那片森林，”仙女说，“我们就去找一下，肯定可以找回来。因为平时很少有人去那里。”

“噢，不是丢的，”木偶继续撒谎，“我记起来了，刚才喝药时，我把它吞进肚里了。”

话音刚落，皮诺曹的鼻子长得可怕，他的头也不能活动了，不是碰到床和玻璃，就是碰到桌子和墙壁。如果把头高高仰起，他的鼻子就要挨住仙女的脸庞。

仙女见了，嘻嘻地笑。

“不要笑我，好不好？你坏死了，你为什么要笑我？”

皮诺曹看见自己的鼻子拖在地上，十分害怕，惊慌地问。

“因为你在骗人，我忍不住发笑。”仙女笑得更厉害了。

“谁说我骗人？你怎么知道？”我们的皮诺曹还不承认呢。

“傻瓜，撒谎可以看出来。你一撒谎腿就要变短，或者是鼻子变长。”

皮诺曹非常害羞，满脸通红，低着头就要离开房间。但由于鼻子太长，顶住了墙壁，转不过身子，所以怎么也出不去。

## 种金币

皮诺曹又碰见猫和狐狸，他们一起来到神秘的田野，皮诺曹把金币种在地下。

聪明的小朋友，正如你们所料，皮诺曹不能离开小屋，就放声大哭起来。但仙女却不去安慰他。她要给他点颜色瞧瞧，让他改掉撒谎的习惯。因为这种坏习惯是非常可怕的。大约过了半个钟头，仙女看见皮诺曹双眼红肿，泪珠滚滚，哭得十分可怜，不由得心软了。于是就伸手拍了两下。眨眼之间，就从窗口飞进一大群啄木鸟。它们趴在木偶的脸上，飞快地啄他的长鼻子。不大一会，皮诺曹的鼻子跟原来一模一样了。

“漂亮的姑娘，你多么善良哪！”木偶停住哭声说，“太谢谢你了。”

“不用客气。”仙女说。“我挺喜欢你，以后你就跟我在—起吧，我会把你当作亲弟弟，好好地爱护你。”

“我也喜欢你，想跟你在一起。但是，我父亲……”

“没关系，我早就派人去通知他了。黄昏的时候，他就会到达这里。”仙女早就猜到了皮诺曹的心事。

“太好了。”木偶连蹦带跳说。“仙女姐姐，我想早点见到爸爸，他为我操碎了心，我到外面去接他。”

“那好吧，不要迷了路，我想你会碰到他的。”仙女吩咐他说。

皮诺曹离开小屋，像一匹小马，欢快地向森林跑去。当他来到吊他的那棵大树时，看见草丛中好像有两个人影，他吓了一跳。皮诺曹正要叫喊，草丛里跳出两个人，咦，这不是和皮诺曹同去神秘田野的那两位朋友吗？

“你好！皮诺曹先生！”狐狸握着他的手，亲切地问，“你在这儿干什么？”

“你在这儿干什么？”猫跟着问。

“哎，真惨哪。”皮诺曹说，“我简单地说一说。昨天晚上你们离开旅店以后，我一个人在路上碰到了歹徒！”

“歹徒？太不幸了。歹徒没把你怎么样吧？”狐狸假装吃了一惊，急忙问。

“他们向我要钱。”皮诺曹回答说。

“真令人气愤！”狐狸说。

“气愤极了！”猫又重复一遍。

“后来，我咬下其中一具歹徒的手掌，趁机逃脱了。但是，那两个歹徒又追上来，把我吊在那棵大树上。”

皮诺曹指着跟前的大树说道。

“是吗？我真为你难过。”狐狸说，“这社会上的风气不好。我们这些正人君子可真没法儿活啊。”

狐狸刚说完，皮诺曹就发现猫的左腿不对劲，上边没有爪子，皮诺曹感到奇怪，问：

“你的爪子呢？”

猫非常害怕，不知该怎么说。狐狸抢着说：

“我告诉你吧。我的这位朋友做完好事从来不愿向别人说。两个小时以前，我们遇见一只老狼，他饿得四肢发软，躺在路旁，求我们给他点东西吃。可是我们身上没有半点食物。我们这位朋友品德高尚，非常仁慈，他咬下自己的爪子，让那饿狼吃了。”

狐狸说着眼圈就红了。

皮诺曹听了非常感动，他流着泪对猫说：

“所有的猫都像你这样善良，那老鼠可高兴了，对不对？”

“你怎么跑到这里来？”狐狸问皮诺曹。

“我父亲立刻就来了，我去迎接他。”皮诺曹回答说。

“你的金币还在吗？”狐狸仍然惦记着皮诺曹的那几个金币。

“在呢，住旅店花了一个，还有三枚，在口袋里。”皮诺曹拍拍口袋说。

“你为什么不去神秘的田野呢？把它种下，就会长出更多的金币，多好啊！”狐狸又怂恿地。

“今天不去了，我要迎接爸爸，我好长时间没见他了，心中十分想念。种金币的事，以后再说吧！”

“那你就要后悔了。”狐狸说。

“为什么？”皮诺曹没明白狐狸的意思。

“因为那块神秘的田野被一个有钱的人买走了。从明天开始，神秘的田野就成为私人的土地，除了他本人以外，任何人都不许去那里种金币。”

“那地方离这儿远不远？”皮诺曹听说以后没有机会去

种金币了，心中有点动摇。

“不远，最多一公里，半个小时就去了。到那儿立刻种下，浇水施肥。马上就会结出满树的金币，今天晚上你就成为富翁了。快点去吧！”狐狸见皮诺曹有点动摇，抓住机会鼓动他说。

皮诺曹犹豫了一会儿。脑子里闪现出父亲、仙女和蟋蟀的身影，耳边响起他们的忠告。但最后还是失去理智，把那些忠告抛在脑后。皮诺曹把头一点，对狐狸和猫说：

“那好，咱们一块走吧。”

于是，三个人出发了。

走了好长时间，三人来到一个小镇。小镇的名字叫“笨蛋圈套”。大街上都是乱七八糟跑来跑去的可怜的动物：断了腿的饿狗伸着舌头；身上没毛的山羊冻得发抖；瞎了眼的公鸡在地上胡乱地啄着泥土；失去美丽翅膀的蝴蝶掉在地上奄奄一息；失去尾巴的孔雀躲在角落里不敢见人；没有鼻子的大象向行人乞讨。

在这些不幸的人群中，偶然有豪华的马车驰过。车上坐的都是利用坑蒙拐骗而发财的动物。

“这个小镇好奇怪啊！神秘的田野还远吗？”皮诺曹问狐狸。

“再走不长时间就到了。”狐狸回答说。

于是，他们穿过小镇，出了城外。眼前是块一望无际的荒滩。猫和狐狸停下了脚步。

“好大的田野啊！”皮诺曹心想，“但与常见的田野没什么区别呀。”

“就是这里了。”狐狸说，“你挖个坑，赶快把金币种下，再盖上土。”

皮诺曹听从狐狸的指挥，挖个小坑，掏出金币，放进去，然后埋住。

“行了。”狐狸说，“你快点打一盆水，给金币浇上。”

皮诺曹找到一个水池，由于没有盆子，所以只好用木头鞋盛满了水，浇在埋金币的土地上。然后他又用袖子把鞋擦干，穿在脚上，问狐狸：

“还需要做其它的事吗？”

“不用了。”狐狸说，“你先回去，半个小时后，你再过来。这儿会长出一棵结满金币的小树。”

那愚蠢的木偶非常激动，对着狐狸和猫点头哈腰，说要给他们送点礼物。

“谢谢你，我们不要礼物。”狐狸说，“只要你毫不费力地变成富翁，我们就满足了，你可不要忘了回来摘金币。祝你金币大丰收，再见！”

说完，两个家伙就躲到别的地方去了。

## 木偶坐牢

皮诺曹的金币找不到了，他跑到法庭去告狐狸和猫，但法官却判他坐六个月监狱。

皮诺曹和狐狸他们分手后，一个人回到小镇。终于等到半个钟头过去了，他马上动身，又踏上去神秘田野的道路。他匆匆忙忙地走着，心跳加快，恨不得长上一双翅膀，马上飞到神秘的田野。

“那金币长出的树高不高？树上能结多少果实？如果能结两千个金币怎么办呀……哎，要是它能结出一万个或者更多呢？我一下子就成为富翁了。我要买一套豪华的别墅，买一辆名贵的轿车，还要买许多好吃的东西，比如饼干、糖果、香肠……对了，还要给爸爸买一件暖和的名牌大衣，就是钉满宝石扣子的那种。当然还要有一个学习的地方，请上一位知识丰富的老师，教自己文化和本领。”

皮诺曹做着美梦，已经来到了那块田野。皮诺曹走近刚才埋下金币的地方，大吃一惊，那儿根本就没有树，光秃秃的什么也没有。他着慌了，又在四周转了一圈，仍然没看见金币树。他已经顾不上自己的形象，举起手来，抓耳挠腮。

“金币树跑到哪里去了？是不是自己记错了地方？”皮

诺曹心想。

他又在田野上仔细地搜寻一番，可是仍然没有发现金币树。最后，他又回到了那一堆松软的土地前，紧皱着眉头说：

“我记得清清楚楚，金币就是埋在这儿，绝对错不了。但为什么没有长出树来呢？是不是时间还不够长？对了，这么短的时间，它能长出来吗？我刚才太着急了，我还是再慢慢地等吧。”

想到这里，皮诺曹就坐在那堆松土跟前，睁大双眼，呆呆地开始等待。

正在这时，皮诺曹听到了两声冷笑。他抬头一看，只见天空中飞来一只蜻蜓，扇动着翅膀，停在他的头顶上方。“有什么好笑的？”皮诺曹的心情本来就不好，生气地问。

“我身上有只小虫，我抓它的时候把自己弄痒了，所以笑出了声。”蜻蜓笑着回答说。

皮诺曹没吱声，走到池塘边，又用木鞋舀满水，小心翼翼地端回来，浇在种金币的地上。

这次蜻蜓哈哈大笑，比先前更加响亮，笑声飘荡在空旷的田野上空。

“嗨，你这放肆的蜻蜓，一点礼貌也不懂，你到底笑什么？”

“我觉得好笑，有些人真是大傻瓜，一点头脑也没有，被人家骗得晕头转向，而自己还蒙在鼓里呢！挺有意思。嘻嘻……嘻嘻……”

“你是在说我吗？你说我是傻瓜？我受骗了？”皮诺曹

用颤抖的声音问。

“是，你上当了，荒唐的皮诺曹。你太幼稚了，居然相信他们的鬼话。种下金币怎么可能结出果实呢？我以前也有过同样的梦想，因此落到这个下场。等现在清醒了，已经浪费了宝贵的时间。要想赚钱，只有靠灵活的头脑和勤劳的双手。”

“我听不懂你的话。”木偶嘴上说着，心里不由得紧张起来。

“好，听我详细地告诉你。”蜻蜓说，“在你返回小镇的时候，狐狸和猫又来到这儿。他们挖走你的金币，一溜烟跑了。现在恐怕已经追不上了。”

蜻蜓话音刚落，皮诺曹就晕倒在地。过了好长时间才清醒过来。但他仍不死心，伸出手去挖埋金币的土。因为刚刚浇了水，土地泥乎乎的，皮诺曹也顾不了那么多了。他挖了一个很大的坑，指甲都磨掉了，但连个金币的影子也没看见。

“他们真的骗了解我，”皮诺曹嘴一歪就哭开了，“这两个可恨的骗子，他们怎能骗我呢？我到法庭去告他们！”

皮诺曹发疯似的跑回小镇，来到法庭，向法官告状。

法官大约有五六十岁，头发花白，留着长胡须。戴着深度近视镜。因为他平时办案一丝不苟、公正严明，所以当地的人们对他十分尊敬。

皮诺曹来到法庭，详细地陈述了自己受骗的经过，提供了歹徒的姓名和外貌特征，请法官尽快办案。

法官聚精会神地听着，他时而愤怒，时而叹气，好像

受到了很大的感动。直到皮诺曹把话全部说完，他才张口大声说：“来人哪！”

听到喊声，两只大狼狗快步走进法庭。他们身穿警服，面目凶恶。法官指着皮诺曹说：

“这个愚蠢的木偶人被盗走三个金币，你们把他带下去，关进监狱。”

“错了，法官大人，你弄错了。”皮诺曹听了法官的宣判，急忙大声申辩，“你抓错人了，我是受害者，你应该去抓狐狸和猫，是他们把我的金币偷走了！”

“没错！”法官威严地说，“要不是你想变成百万富翁，他们怎么会偷走你的金币呢？他们为什么不去偷别人的东西呢？你到监狱里边好好反思去吧，半年以后再放你出来。”

皮诺曹听到法官的解释，气急败坏，大声叫嚷，又蹦又跳，表示抗议。两条狼狗不由分说，冲到皮诺曹跟前，紧紧捂住他的嘴巴，把他拖出去，关进了黑洞洞的监狱。

就这样，可怜的皮诺曹不仅没有追回他的金币，而且还被判了半年监禁。半年，多么难熬的六个月啊。皮诺曹虽然知道自己是冤枉的，但也没有办法，这半年时间只好在铁窗中度过了。

但幸运的是，皮诺曹只在监狱里边呆了二十多天，就被放出来了。因为领导这个小镇的年轻镇长在和敌人的战争中，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他命令镇上的人们张灯结彩，鸣放鞭炮，举行各种娱乐比赛。同时，为了欢庆胜利，还打开监狱的大门，释放了全部的罪犯。

“别人都释放了，我也要出狱。”皮诺曹对监狱的长官

说。

“不能放。”长官说，“你跟他们不同，你是个大大的好人。而他们都是杀人放火的土匪。”

“很抱歉，”皮诺曹紧接着说，“我不是好人，我是强盗。我是一个无恶不作的强盗。”

“那好吧，你已经承认自己是强盗了，那就放出去吧。”

长官说着，“啪”一个立正，给皮诺曹敬了个礼。然后打开铁门，放他出去。

## 长蛇拦路

皮诺曹从监狱出来，准备去找仙女，却在半路上遇见一条蛇。后来，又被捕黄鼠狼的夹子夹住了。

皮诺曹出了监狱，心想自己又自由了，心里十分激动。他马上离开了这个令他伤心的镇子。来到城外，他辨清方向，朝仙女的小屋跑去。

天上乌云滚滚，不一会儿就下起了大雨，皮诺曹走在泥泞的路上，两条腿上沾满了泥巴。但他根本不在乎，他一心想着快点去见美丽的仙女姐姐和亲爱的父亲。他像一只野兔向前飞奔，溅得满头都是脏乎乎的泥巴。他一面跑，一面说：

“我受到了太多的灾难。实在没办法，因为我是个木偶，思想单纯啊……爸爸那么疼爱我，为了让我上学，把衣服都卖掉了，但我总是不听话。从现在起，我一定要痛改前非，做一个懂事的乖孩子。我现在也明白了，不受管束的孩子，迟早会后悔。我没干过一件好事，但父亲仍是那样挂念我。也不知他在不在仙女的小屋里。我非常想念他，这次回去一定要好好孝敬他。那个美丽的仙女呢？那么关心体贴我，不仅把我从树上救下来，而且还给我吃药治病，是我的救命恩人。可我却又犯了这样的错误，他能

原谅我吗？”

皮诺曹一边自言自语，一边继续往前走。忽然，他猛地停住脚步，并且倒退了两三步。

“哎哟！这是什么东西？皮诺曹惊叫起来。

天哪！太可怕了！他看见马路当中横卧着一条长蛇。那蛇的身子是白色的，上面布满黑色的圆点。双眼露出凶光，红色的舌头伸在外面，长长的尾巴像一条鞭子似的，在地上甩来甩去，啪啪作响。

皮诺曹吓得魂不附体，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他再也不敢往前跑了，浑身哆嗦着慢慢后退了一里多地，坐在一块大石头上，两眼紧盯着那条长蛇，看它会不会追过来。

过了一会，没有动静。又坐了一个多钟头，蛇还是没有过来。皮诺曹向那儿望去，虽然相距很远，但仍然能够看见那露出凶光的双眼和来回甩动的尾巴。

“我不能再这样等下去了，太阳马上就要落山了，我得过去求求他，请他给我让点走路的地方。”

皮诺曹拿定主意，鼓足勇气，装出平静的样子，又来到蛇的跟前。小心翼翼地朝着蛇说：

“哎，亲爱的蛇大哥，打扰你了。麻烦你往路边靠一靠，给我留一点小小的空地，让我过去吧。”

但是，那蛇就像没听见他的话，理都不理。

皮诺曹紧接着又低声下气地央求他说：

“亲爱的蛇大哥，行行好吧。我要回去找爸爸，他正在家里等着我。我已经好长时间没见他的面了……噢？你不开口是不是答应让我过去了？”

皮诺曹站在地上，等着蛇的回音，但蛇还是不说话。不仅如此，刚才还露着凶光的眼睛也闭上了，尾巴也停止了甩动，整个身子像僵尸一样，躺在那里一动不动。

“它是不是死了？我再等他几分钟，看他能不能动。”皮诺曹心想。

皮诺曹站在那儿，又等了半个小时，那大蛇仍然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

皮诺曹兴奋地跳了起来。他马上抬起脚来，准备越过蛇的身体，继续朝前走。就在他抬起的那只脚刚好迈过蛇的身体，快要落地的瞬间，那条长蛇像一根绷紧的弹簧，“砰”地一声站了起来，皮诺曹吓得心惊胆战，本能地向后跳去，但不幸的是，他被地上的石头绊倒，跌倒在地。

“啊呀！他不是已经死了吗？怎么又站起来了？”

这一跤摔得不轻。小朋友们，你们想不到吧？皮诺曹的栽进一个大泥坑，头下脚上，倒立起来。

“救命啊！救命啊！我起不来了！”皮诺曹大声呼救。

皮诺曹的头在泥中，手用不上力，只好双腿乱踢。蛇看到这种情景，禁不住哈哈大笑，笑得在地上翻来滚去。突然蛇又不动了。原来是它笑得上气不接下气，用力过度，血管爆裂，真的死了。

皮诺曹折腾了半天才爬出泥坑。他想在天黑以前赶到仙女那儿，于是就加快步伐，跑了起来。他跑了一会儿，精疲力尽，饥饿难忍。正好路边有一片西瓜地，皮诺曹瞧瞧四下无人，猫着腰，向瓜地走去。不料，他又闯下了弥天大祸。

就在皮诺曹刚走进西瓜地的时候，他的脚突然感到一阵剧烈的疼痛。他大叫一声，摔了个仰面朝天。原来，这里的农民为了防止黄鼠狼偷西瓜，在地下埋进了铁夹子，这种夹子上面带有铁尖，倒霉的木偶踩在上边，被夹住了。

## 成了看门狗

皮诺曹让农民逮住，被当作一条狗，去为农民看守鸡窝。

“哎哟！疼死我了！我的脚好疼啊！”

皮诺曹感到钻心的疼痛，他嗷嗷地哭着，高声呼救。但不管他的哭喊声多么响亮，也不起半点作用。因为这附近没有住户，而且连只麻雀都没有。

不大一会了，天色就暗了下来。

由于捕兽夹子的铁尖非常锋利，皮诺曹疼痛难忍。一个人孤零地躺在黑乎乎的野地，心中非常害怕。他已经哭了大半天，眼泪都快流干了。忽然，一点亮光从眼前闪过，皮诺曹仔细一看，是一只萤火虫。于是他大叫：

“哎，亲爱的萤火虫，行行好吧。我被夹住了，现在脚疼得要命，快把我救出来吧。”

萤火虫看见皮诺曹被夹得鲜血直流，非常同情，便飞到他的身边说：

“哎哟，可怜的木偶，你怎会被夹成这个样子呢？”

“我肚子饿了，看到这里有块西瓜地，准备吃两颗，没想到……”皮诺曹红着脸说。

“这是你种的西瓜吗？”萤火虫问他。

“不是我种的，但我实在太饿了。”皮诺曹不好意思地说。

“谁让你随便拿别人的东西？”萤火虫责怪他。

“我实在是饿得不行了。我刚从监狱放出来，想快点见到我爸爸，于是我就没命的跑，半路上又碰到一条可怕的大蛇，耽误了我许多时间。我已经好长时间没吃饭了，因此饿得要命。没想到……却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孩子，我告诉你吧。你的肚子饿得再厉害，随便拿别人的东西，也是错误的。”萤火虫说。

“你说的对，我认错了。”皮诺曹哭着说，“以后我再也不拿别人的东西了。亲爱的萤火虫，求求你了，快点帮我打开夹子吧！”正说着，远处传来了脚步声。两人停止了谈话。只见一个人缩手缩脚地走过来，他是瓜地的主人，出来看看有没有夹住偷吃西瓜的黄鼠狼。

瓜地的主人点亮一根蜡烛，低头一看，发现地上躺着一个木偶，却不是黄鼠狼。他吓了一跳。

“哈呀！这个小毛贼，”瓜农愤怒地说，“原来是你每天跑到这里偷我的西瓜。我原来还以为是黄鼠狼偷西瓜呢。”

“不是，我没偷。”皮诺曹流泪分辩，“我肚子饿了，想进来吃两颗西瓜，我是第一次来，以前没偷过。”

“小贼，不要胡说八道了！你既然敢偷西瓜，我的鸡大概也是你偷的。我要给你点颜色瞧瞧，看你以后还偷不偷？”瓜农不相信皮诺曹的话，恶狠狠地说。

瓜农把夹子弄开，抓住皮诺曹的衣领，就像提着一只可怜的小鸡，拉着他离开了瓜地。

回到院子里，瓜农将木偶摔在地上，用脚踏住他的胸脯，咬牙切齿地说：

“我现在十分疲劳，天气又晚了，我明天再教训你。碰巧我的狗今天上午病死了，你今天夜里就来顶替我的狗，执行看门的任务吧！”

说完，瓜农从小房里取出一条铁链，套在皮诺曹的脖子上，锁上了锁子。他又找来一根绳子，系住铁链，把绳子的另一端紧紧地拴在一棵大树上。

“假如夜晚下大雪，”瓜农向皮诺曹说，“你就爬进那个小狗窝。里面铺着原来那条狗睡过的干柴。但是你不能睡得太死，必须竖着耳朵听，如果有贼你就汪汪地大声叫，记住了，啊！”

瓜农说完这些话，转身回到屋子里，关上门，上床睡觉去了。那可怜的木偶蜷缩在墙角，又冷又饿，浑身发抖，脚上的伤又一阵阵疼痛起来，真想自杀算了。他为了让套在脖子上的铁链松开一些，把两只手伸进去，死劲往开撑，但不起作用。他大声哭着说：

“自找苦吃，自找罪受！我是一个不务正业的坏蛋，不听好人的忠告，轻信坏人的谎言，遭到不幸是应该的。身边那么多好孩子，他们喜欢学习，喜欢工作，听从家长的管教……而我却不像他们那样，自己在外边疯跑。如果现在和爸爸坐在家里多好啊。我就不用在这里受冻挨饿，也不用当看门的狗了。如果还能从头再来的话……哎，那是不可能的，现在已经迟了。只好这样了。爸爸，你在哪里啊！我想死你了！爸爸，你想不到吧，我现在像一条狗被

人家拴住，给人家看门呢！爸爸，你快来救救我吧！我以后一定听你的话，做一个好孩子！真的我不骗你！呜！呜！呜！”

皮诺曹悲伤地哭了很长时间，后来感觉累了，又冷又饿，就爬进狗窝睡觉去了。

## 半夜抓小偷

皮诺曹帮瓜农抓住小偷。瓜农为了表示感谢，放他走了。

皮诺曹朦朦胧胧地睡到半夜，忽然听到院子里有叽叽咕咕的说话声。皮诺曹吃了一惊。他睁开双眼，站了起来。从狗窝的门缝向外一瞧，只见院子里边有四个黑影，正在一块低头商量。那四个黑影长得既像老鼠又像狼，是经常偷鸡蛋和小鸡的黄鼠狼。他们商量了一会儿，其中的一个来到狗窝前，低声说：

“你好！玛兰波。”

“这儿没有什么玛兰波！你们是什么人？半夜三更的，跑到这里来干什么？”皮诺曹说。

“嗯？你是什么人？”外边的黄鼠狼用吃惊的语气问。

“我是木偶，叫皮诺曹。这么晚了，你们到底有什么事？”皮诺曹看他们鬼头鬼脑的不像是好人，就大声问道。

“皮诺曹？你在这里干什么？”黄鼠狼没有回答他的话，反而来问皮诺曹。

“我偷吃主人的西瓜，被他抓住，拴在这里替狗看门呢。”皮诺曹说。

“哦，原来这么回事。那玛兰波干什么去了？”外边的

黄鼠狼又问。

“你说的是住在这窝里的那只老狗吧，我听说他今天上午病死了。你打听他干什么？”皮诺曹继续问。

“病死了？不可能吧，他昨天还好好的。唉，真不幸，多好的一只狗呀。从外表看，你这条狗也不错。”黄鼠狼说。

“胡说八道！你才是狗呢！我不是狗，我是木偶。”皮诺曹听黄鼠狼说自己是狗，不由大怒。

“木偶？我不相信。”门外的黄鼠狼用疑惑的口气说。

“信不信由你，我说的可全是真话。”

“木偶可以替狗看门吗？”黄鼠狼看样子是想弄请皮诺曹的底细。

“怎么不可以？因为我偷人家的西瓜，所以这样惩罚我。”

“好了，先不谈这个。我们过去和玛兰波定了一个合同，我们准备和你也签订一个同样的合同，我认为你会同意的。”

“合同？告诉我，是什么合同。”皮诺曹心中不明白，黄鼠狼与他订合同干什么？

“是这样的，我们每天半夜来到这里，进鸡窝带走三只小鸡。其中一只留给你，我们吃掉另外两只。”其中一条黄鼠狼说，“但有一点你必须遵守：在这段时间里你要假装睡着了，不要出来乱叫，以免被主人发觉。”

“玛兰波以前就是这样和你们合作吗？”皮诺曹问。

“是的。那家伙和我们配合得非常巧妙。就这样，你假

装睡觉吧。我们临走的时候，把一只小鸡的毛全部拔掉，放在你的门口。你把它拿进去吃完，明天就不用吃早餐了。我们是守信用的，你听清楚了吗？”

“噢，我明白了。你们进去吧，可要给我留一只又大又肥的小鸡，啊！”

皮诺曹这才知道了黄鼠狼的阴谋诡计。他狠狠地咬着牙：你们等着吧，一会儿有你们好看的。

四个小偷认为这下平安无事了。他们迅速地跑到鸡窝跟前，十分熟练地用爪子和牙齿打开门，然后一只接着一只钻进里面。可是没想到，他们正在里边抓小鸡的时候，鸡窝门“啪”的一声，紧紧地关住了。

不用问，门是皮诺曹关上的。但他仍然不放心，又取过一根粗木头，牢牢地顶在外面。紧接着，他就像看门的狗那样，张开嘴“汪汪”地大叫起来。

听到皮诺曹的叫声，瓜农从睡梦中惊醒，他连忙爬起来，操起一把菜刀，从门缝伸出头来问：

“什么事？”

“有四个贼！”皮诺曹回答说。

“四个贼？在哪里？我为什么看不见？”瓜农兴奋地说。

“被我关在鸡窝了。”

“知道了，我一会儿就来了。”

眨眼之间，瓜农就跑到院子。他手提菜刀，钻进鸡窝把四只黄鼠狼逮进笼子里。瓜农激动不已，大声地说：

“哈哈，我总算抓住你们了。你们真是坏透了，本来应该从重处罚，但我的心肠太软。这样吧，我放过你们，明

天把你们带到饭店，交给厨师。让厨师把你们宰了，剥掉皮，给我做一顿美味可口的下酒菜。实际上，你们没有资格到那么好的饭店，但我是一个宽厚仁慈的人，让你们有一个好的下场，你们真是好运气。哈哈！”

瓜农处理完黄鼠狼，来到皮诺曹跟前，轻轻地抚摸着他的脑袋，微笑着问：

“可爱的木偶，你真了不起！你是怎样把他们关进鸡窝里的？而那老实的玛兰波，这么长时间了，一次也没有帮我抓过贼。”

皮诺曹正准备把事情真相，也就是黄鼠狼与玛兰波签订合同的事情说出来，但一想到玛兰波已经去世了，何必揭他的老底呢？听到这种卑鄙无耻的事，肯定会把瓜农气个半死。因此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说：

“玛兰波已经去世，责备他也不起作用。我们让他在另一个世界里安息吧！”

“黄鼠狼来到院子时，你是怎样发现他们的？”瓜农问皮诺曹。

“我正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皮诺曹说，“忽然听见那几个家伙在叽叽咕咕地商量着什么。我从门缝往外瞧去，那四个家伙鬼鬼祟祟的，一看就不像好人。其中一只黄鼠狼来到狗窝前，与我这样说：

“假如你装睡，不在外面大声叫喊，我们就送给你一只最肥的小鸡。”

“你听，那些小偷把我当作了什么人，竟然提出如此卑鄙无耻的要求。我这木偶虽然身上没什么优点，但也是个

正直的人，怎会帮他们干那些偷鸡摸狗的坏事呢？于是，我假装答应了，等他们全部钻进鸡窝后，我就把门关上了。”

“你真伟大！我从内心里佩服你。”瓜农亲热地搂着皮诺曹的脖子，说：“你的行为感动了我，我十分喜欢，你回去见你爸爸吧，我原谅你了。”

说完，他取出钥匙，打开铁链上的锁子，把皮诺曹放开了。

## 大海里的小船

皮诺曹为死去的美丽仙女哭泣。鸽子把他带到海边，让他去搭救父亲翟彼特。

皮诺曹脖子上沉重的铁链被摘下去了，他又恢复了自由。他与瓜农握握手，又回头看看那个令他感到羞愧的狗窝，然后迈开大步，蹦蹦跳跳地向仙女的家中跑去。

皮诺曹一口气跑出十来里地，来到一座小山坡前。他爬上山坡放眼望去。映入他眼帘的是当时遇到狐狸和猫的那片森林，还有差点儿把自己吊死的那棵大树。他还清楚地看见那块神秘的田野，还有宏霞旅店。他站在那儿东张西望，可就是看不见那间白色的小屋。他又在附近寻找了一会儿，仍然没有发现。

皮诺曹不由地感到非常恐惧，他强打精神，又向前奔跑。不大工夫，他跑到美丽的小姑娘居住的那块地方。令他担心的事出现了，那间白色小屋不见了，原来屋子的地方现在竖着一块白色的墓碑。墓碑上面，刻着仙女的图像，图像下面是一段读起来令人心酸泪下的文字：

躺在这块土地下的  
是一位美丽善良的仙女  
她深深喜爱的小弟弟

淘气的皮诺曹

抛弃了她

小仙女悲愤欲绝

最后

含恨而去，与世长辞

皮诺曹含泪读完这段祭文，只觉得天旋地转，头晕眼花，心中难受极了。他一头爬到墓碑上，一面用手轻柔地抚摸，一面放声痛哭。他一直哭了三天三夜，最后眼泪流干了，竟然流出滴滴鲜血。他的嗓子早就哑了，撕心裂肺的哭喊声传遍了整个空旷的田野，那哭声凄凉悲惨，就是石人听了也会落泪。

皮诺曹一边哭，一边悔恨地自责：

“漂亮的小姑娘，你在哪里呀？你为什么要死呢？你是多么的善良啊，而我却成天让你担惊受怕。死去的如果是我该有多好，我这么不听话，呜……呜……我的父亲现在哪里去了？亲爱的姐姐，你活过来，开口说话吧，请你告诉我父亲的去向。姐姐，我发誓，找到爸爸后我再也不乱跑了，一辈子跟他在一起。你没有死，你是在骗我。我知道你体贴我，爱护我，你的大恩大德我还没有报答，你怎能抛下我一个人撒手而去呢？你就活过来吧。仙女啊，你死了，忍心看着我孤单地活在世上吗？呜……呜……如果我再次被歹徒吊在树上，有谁来救我呢？如果我生病了，有谁来给我喂药呢？你和爸爸都不在了，有谁可怜我，我今后的生活靠谁呢？饥饿的时候，我吃什么呢？瞌睡了，到哪儿睡呢？天冻了，穿什么衣服？唉，活着真没意思，

我也去死算了。仙女姐姐，我也不想活了。呜呜……呜……”

皮诺曹哭得死去活来。他双手抓住头发，狠命地揪，但他的头发也是用木头做成的，揪了半天，一根也没拔下来。

这时候，从空中飞过一只巨大的老鹰。他伸展翅膀，稳稳地停在一棵树上，大声地问皮诺曹：

“可怜的孩子，你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有什么痛苦的事吗？”

“我的姐姐因为我而去世了，我又找不到爸爸，我也不想活了。”

皮诺曹抬起头，望着树上的老鹰，用袖子擦擦眼泪，回答道。

“哦，是这样子，”老鹰安慰他说，“不要哭了，当心哭坏了身子。哎，对了，我问你，你认识不认识一个人，他是个木偶，名叫皮诺曹。”

“木偶？皮诺曹？你问的是他吗？”皮诺曹心中一惊，站起身来，又问了一次。“我就是呀！有什么事吗？”

老鹰听到皮诺曹的话，抖动双翅，“扑”的一声飞到地上，站在木偶面前，他的身子比皮诺曹大了最少几十倍。

“你就是皮诺曹！那么你认识瞿彼特吗？你与他是什么关系？”

老鹰惊讶地问皮诺曹。

“岂止认识，我就是他的儿子。你见过他了？快点告诉我，我的爸爸在哪里？他身体怎么样？穿的衣服多不多，

冷不冷？他有没有吩咐你什么事，快点说呀！”皮诺曹一听到爸爸的消息，连三赶四地问。

“好吧，你听着，一周以前我见过他，最后我们在海边分开了。”老鹰回答说。

“在海边？他到那里去干什么？”皮诺曹急忙问道。

“他在到处找你，一连找了三个多月，可连人影也没找见。他衣着单薄，非常可怜。自己造了一艘小船，决定漂流过海，到海岸对面那些陆地上的国家去找你。”老鹰告诉皮诺曹说。

“那大海在什么地方？离这儿远不远？我得赶快去找他。”皮诺曹焦急地说。

“远着呢，大约一千多公里吧。”老鹰想了一会儿说。

“唉，太远了！老鹰先生，我如果也像你那样可以在天空中飞行就好了，我马上就想来见到他。”皮诺曹一听大海离这儿有一千多里，心想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走到那儿，叹了口气说。

“嗯，看样子你还挺孝顺的，是个好孩子。这样吧，我来帮助你，把你带到海边。”老鹰同情地说。

“你有什么办法呢？”皮诺曹听了老鹰的话，惊喜地问。

“你的身体轻不轻？如果不是很重，你可以趴在我的背上。”老鹰说。

“轻，特别轻！我是用干木头做的，轻得像棉花似的。”皮诺曹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

于是老鹰蹲下来，皮诺曹骑到他的背上，双手紧紧地搂住老鹰的脖子，兴高采烈地说：

“谢谢你了，亲爱的老鹰，快点飞吧，我恨不得现在就能见到父亲。”

老鹰抖动双翅，飞了起来。转眼之间就飞上高空，眼前的白云从耳边向后退去。皮诺曹心中又惊又喜，他低头向下一看。啊呀，我的天，树木、房屋都变成小黑点，耳边呼呼生风，只觉得头晕眼花，不敢再看了。于是用手紧紧搂住老鹰的脖子，生怕一不小心掉下去，就粉身粹骨了。

他们在天空中飞啊，飞啊，整整飞了大半天。快到黄昏的时候，仍然看不见大海的影子。老鹰边飞边说：

“唉，太累了，口渴得要命。”

“我也是，肚子空空的，饿得发慌。”皮诺曹接着说。

“我们到那块草地上休息一会儿，找点水，吃点东西，然后继续赶路。估计明天清晨就会飞到海边。”老鹰对皮诺曹说。

“行，你停下来吧！”

于是，老鹰落在地上，把皮诺曹放下来。他们找到一棵野生果树，上面结满了红枣大的小果子。由于果子还没长熟，所以都是绿的，而且又酸又涩。要在平时，皮诺曹总要恶心得呕吐，但今天却吃得津津有味。

“我以前从来没有吃过这么香甜的果子，味道真是好极了。”皮诺曹摸着肚皮说。

“孩子，说得对，”老鹰说，“肚子饿极了，而又找不到其它食物，生果子的味道也非常精美，因为这时候你就不能拣肥拣瘦，你明白了吗？”

俩人吃完果子，口也不渴了，肚也不饿了，老鹰振作

精神，又向前飞去。第二天天还没亮，他们来到了海边。老鹰停下来，把皮诺曹放在地上，二话没说，扇动双翅，冲上高空，转眼间飞得无影无踪。他帮别人做完好事，并不希望得到感谢和报答。把皮诺曹感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只是不住地朝天空摆手。

皮诺曹来到海边，看见那儿围着许多人，又喊又叫，不停地挥手，乱成一团。

“这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皮诺曹向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奶奶打听。

“一位老人的儿子丢了，他到处寻找但不见踪影。可怜的老人还不死心，他自己做了一条小船，说是要漂洋过海，到对面的国家继续寻找。今天海面上风大浪高，小船眼看就要沉底了。”老奶奶一脸同情地告诉他。

“他的小船现在在哪里？”皮诺曹心中一惊，急忙又问。

“瞧，往那边瞧，看见了没有？”老奶奶伸出手，指着前方说。皮诺曹顺着手指的方向望去，只见辽阔的海面上，离岸不远处，有一艘小船，上面坐着一位老人。皮诺曹仔细一看，那老人正是自己日夜思念的爸爸翟彼特，于是他把双手圈在一起，做成喇叭的形状，放在嘴边大声叫喊：

“爸爸，我来了！我是皮诺曹，我在这里！”

此时，海面上狂风大作，波浪滔天。那小船被打得东摇西晃，一会儿被冲到浪底，一会儿又被冲得离开水面。皮诺曹在岸上看得心惊肉跳。他挥动双手，高高地跳起，不停地喊着父亲的名字。最后又脱下上衣，在头顶上甩来甩去，以便让父亲看见他。

翟彼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用力划动小船。他好像也看见了皮诺曹，脱下衣服，用力挥舞示意。但风浪太大，翟彼特使出了浑身力气，也不能向岸边靠近一步。

忽然，又一个更大的波浪翻起，劈头打过去，那可怜的小船被打翻了。岸上的人们等了半个多钟头，也不见小船浮出海面。

“唉，这下完了，这位老人真没运气。”

在海岸围观的人们议论说。他们都默默地低下头，小声为老人祈祷，然后就要各回各家。正在这个时候，人们听到一个凄厉的叫声：“我要救我的父亲！”

人们回过头来，只见一个木偶高高跳起，奋力跃进大海里。

皮诺曹跳进水里，一会儿就浮出海面。因为他是用木头做成的，重量极轻，不会沉底。他手脚并用，拼命地向前游去。他同刚才那艘沉没的小船一样，时而被打下水底，时而被抛击水面。没多长时间，又一个大浪打来，他也失去了踪影。

“可怜啊，这么勇敢的孩子，为了救他父亲，自己也，葬身海底了。”

在海岸上围观的人们议论着。他们一面低头祷告，一面断断续续地回家去了。

## 蜜蜂乐园

皮诺曹在蜜蜂乐园里，又碰了那位美丽的仙女。

皮诺曹并没有死，那个浪头只是把他打晕了，没多久他就清醒过来。为了尽快找到父亲，皮诺曹整整一夜都在与海浪搏斗。

那是一个令人恐怖的夜晚。天上下起了瓢泼大雨，还不时夹杂着冰雹。震耳欲聋的雷声响彻夜空，耀眼的闪电把天空照得像白天一样。天刚蒙蒙亮，皮诺曹发现前方有一大片黑乎乎的东西。游到跟前一看，是座落在大海中心的一个小岛。

皮诺曹想游到岸上，但使出了所有力气也没有成功。因为那风浪太大了，接二连三地打过来。皮诺曹像一片小树叶，在海面上漂浮不定。正在这时，又一个波浪劈头盖脸打过来，皮诺曹被卷入水底，片刻之后又被高高地掀起。不过这一次他的运气不错，被抛到那个小岛上。

皮诺曹被摔得太重了，当他落到地面时，全身骨骼隐隐作痛。即使这样，他仍然很高兴，自言自语地说：

“这点疼算不了什么，我终于来到了岛上。”

又过了半个多钟头，风停雨住。火红的太阳光芒四射，天空一片晴朗，海面也恢复了往日的宁静，看上去像一面

光亮的镜子。

皮诺曹把衣服脱下来，挤干水，铺在一块岩石上面，让太阳烘烤。皮诺曹站在小岛上东张西望，仔细地搜寻翟彼特和那条小船。望得眼睛都发酸了，却连个人影也没看见。看到的只有蓝天、白云、水面和帆船。远处的帆船变成一个小黑点，看上去只有拳头那么大。

“我现在还不知道这小岛的名字，”皮诺曹说，“也不知道上边都住些什么人，我应该找个人打听一下。我可不希望这里住着什么强盗，否则他们又要把我抓住，吊在树上。我的仙女姐姐已经去世了，这里可没人救我了……跟前一个人也没有，我向谁打听呢？”

皮诺曹一个人孤单地坐在这荒无人烟的小岛上，思来想去，觉得十分悲痛，他禁不住要放开喉咙大哭一场。忽然，他看到远处的水面游过一条大鱼。那鱼忽左忽右，时上时下，悠闲自在地在哪儿玩耍。

皮诺曹欣喜万分，朝着大鱼高声说道：

“嗨，鱼先生，请你游过来，我有话要向你说。”

“噢，你等一下，我这就来。”皮诺曹听见大鱼回答。其实那不是鱼，而是人们很少见到的性格温顺的海豚。

“亲爱的鱼先生，我想打听一下，这座小岛叫什么名字？岛上居住着什么人？上面有没有可吃的食物？我呆在这儿会不会遇到危险？”皮诺曹问。

“这个小岛叫做蜜蜂乐园。上面都住着好人。你可以找到好吃的东西，而且也不会有什么危险。”海豚耐心地告诉他。

“我应该从哪条路走，才能最快到达人们居住的地方呢？”皮诺曹问。

“沿着右边的大路，一直朝前走。不用拐弯，你不会迷失方向的。”

“嗯，我记住了。亲爱的鱼先生，你日日夜夜在这一带游来游去，见没见过我的父亲？他是一位五六十岁的老人，身上穿着单薄的衣服，驾着一条小船。”皮诺曹一直惦记着他的父亲。

“你父亲？他是谁呀？”

“他是一个伟大的父亲，非常疼爱我。但我却总让他担心，我是一个不听话的坏孩子。”皮诺曹说着，眼泪又要流出来了。

“昨天晚上那么大的暴风雨，海面上的小船会被吞没的。”海豚也在替他担心。

“爸爸！爸爸！我可怜的爸爸呀！”皮诺曹放声大哭起来。

“前几天有一条凶猛的鲨鱼经常在这里出没，凶残地咬死了几个人，你的父亲要是碰上它，可就倒霉了。”海豚说。

“是吗？那条鲨鱼有多大？”皮诺曹问。他已经吓得脸色发白，浑身颤抖，顾不上哭了。

“我可没见过。”海豚回答说，“据听说那家伙有一幢楼房那么大。它的嘴巴又长又宽，就像一个山洞，一口可以吞下十几吨重的轮船。”

“哎呀！这可糟了！”皮诺曹吓得尖叫一声。他立即穿

上晒在岩石上的衣服，对海豚说：“亲爱的鱼先生，你真是太热情了。谢谢你告诉我这么多消息。我要走了，再见！”

皮诺曹与海豚分了手，顺着右边的大路朝前走去。他又急又怕，走得特别快，速度和跑步也差不多。只要身后有一点微弱的响动，他就会吓出一身冷汗。并且走上几步，就要回头看看，生怕那条大鲨鱼从后面追上，把自己吞进肚里。

幸好，一路没事。大约走了半个多钟头，皮诺曹来到了蜜蜂乐园。宽阔的马路上人来人往，大家都在辛勤地劳动、工作。在这块乐园里，人们都像蜜蜂一样忙碌，要想找一个好吃懒做、不务正业的家伙，简直就如大海捞针。

“人们都这么忙，”皮诺曹立即说，“这个乐园没意思，我可不想呆在这里，我天生就不爱干活。”

此时，皮诺曹的肚子又咕咕作响，他感到非常饥饿。他已经好长时间没吃过一口饭，没沾过一滴水了。

这可如何是好呢？

要想填饱肚子，只有两种方法：要么找一份工作，自己挣钱；要么就厚着脸皮向别人乞讨。

他的爸爸曾经对他说过，向别人乞讨是不光彩的事。只有失去劳动能力的老人和残疾人向别人乞讨才不会被耻笑。世界上除了傻瓜，没有真正的穷人。只要你用灵活的头脑和勤劳的双手去努力奋斗，就会创造出巨大的财富。根本用不着别人的施舍，就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只有那些懒汉才靠不劳而获的乞讨来填饱自己的肚皮。但是，要让我干活，我才不去呢？那有多累啊！还不如……

皮诺曹正想着，看见马路上走过一个人，他推着一辆装满煤的小车，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地来到皮诺曹跟前。

看外表，这人慈眉善目，面带笑容，像是个好人。皮诺曹走过去，红着脸低声说道：

“先生，行行好吧，我已经好长时间没吃饭了，肚子饿得慌，请给我一个铜钱吧。”

“行，别说是一个铜钱，”那人回答说，“你只要帮我把煤拉回去，我可以给你五个铜钱。”

“太令人气愤了！”皮诺曹气咻咻地说。“那可不行。我从来没干过苦力活，拉车是驴干的事。”

“那就请便吧。可怜的孩子，看来你还是不太饿，当你饿得实在受不了时，你就是想给人拉车，恐怕也没有力气了。”说完，那人拉起煤车走了。

又过了一会儿，皮诺曹看见一个满脸灰尘的人走过来，手提一桶泥沙，是个泥瓦匠。

“这位大哥，我可怜可怜我吧，我是个苦命的孩子，饿得要命，行行好，给我一个铜钱吧。”

“可以，我有的是钱。”泥瓦匠对他说，“我可以给你五个铜钱。但你必须答应我一件事：帮我把这桶泥沙抬到二里以外的那个工地。”

“这个泥桶太脏了，我可是个爱干净的人。”皮诺曹说，“再说，这么重的泥桶我也抬不动。”

“那好吧，你既然爱干净，又抬不动泥桶，那就在这里站着吧，站着倒是件很舒服的事。”说完，泥瓦匠也走了。

在大约半个多钟头的时间内，皮诺曹向二十多位路边

的行人乞讨，但人们谁也不愿施舍。有的人甚至这样说：“年纪轻轻的，就不务正业，在路过乞讨，也不嫌害臊。快点去找工作挣钱，自己买东西吃吧。”

又过了一会儿，一个漂亮而温和的女人提着一箱饮料走过来。波诺曹又走上前去，央求着说：“仁慈的阿姨，给我喝点饮料吧，我渴得不行，喉咙干得快着火了。”

“过来，给你，快点喝吧。”女人放下箱子，取出两只饮料递给他。

皮诺曹接过饮料，打开盖子，“咕咚咕咚”一口气把两瓶饮料倒进肚里，然后舔舔嘴角，低声地说：

“啊，真甜哪！好了，我现在不渴了，但肚子仍然饥饿。如果再有点吃的就更好了。”

漂亮的女人听他这样说，立刻接过话来说：

“你的肚子饿了，是吧？这样吧，你帮我把这个饮料箱子搬回家，我就给你吃许多蛋糕。”

皮诺曹看着那个箱子，既不点头也不摇头。

“你不乐意吗？除了蛋糕，我还有好多花生豆、香肠和烤鸭，这些你都可以吃。”

皮诺曹又看了看那个饮料箱子，站在那儿犹豫不决，没有吭声。

“除了刚才那几种吃的，我还可以给你一大块香甜的酒心巧克力。”

听说有大块的酒心巧克力，懒惰的皮诺曹几乎要流出口水，他挡不住那种诱惑，无可奈何地说：

“那好吧，我就帮你把箱子提回家，你在前面领路吧。”

那箱子装满了饮料，非常沉重，皮诺曹用手提着走了一会，就觉得胳膊酸疼，于是又把它扛在肩上。刚进家门，那位温和的女人就取出好多蛋糕、花生豆、香肠、烤鸭和酒心巧克力，端到皮诺曹的面前。

皮诺曹饿极了，拿起那些食物，狼吞虎咽，不大一会儿就吃了个精光。那肚子，就像几个月没吃过饭了。

皮诺曹的肚子刚才极度饥饿，感到非常难受，现在好了。他抬起头来，正要感谢那女人，但是一看见那女人的脸，他禁不住吃了一惊，大叫一声。

“哎呀！你……你是……”

皮诺曹站在那儿，瞪大双眼，张大正在咀嚼巧克力的嘴巴，呆若木鸡。

温和的女人看到皮诺曹惊讶的表情，笑着问他：“怎么了，有什么使你感到意外的事吗？”

“因为……因为你……”皮诺曹哆嗦着嘴唇说，“你与我认识的一个人长得非常相似。嗯，让我再仔细瞧瞧，没错，眼睛、鼻子、嘴都与她一样，就连头发的颜色和形状都一模一样。你就那位仙女，是不是？我的姐姐，你说话呀，你并没有死去，是吧？哎哟，我做梦都在想你。我为你哭了那么长时间，在没有你的日子里，我可真伤心呀。”

就这样，皮诺曹一边说，一边哭，泪如雨下。最后他坐在地上，搂住那温和女人的双腿，不住地抽噎。

## 又遇仙女

皮诺曹对仙女发誓，他一定要努力学习，做一个听话的孩子。他的理想是成为一个优秀的人才，而不愿当一辈的木偶。

那温和的女人起先还不承认自己就是什么漂亮的仙女，但皮诺曹不相信。最后她看到皮诺曹哭得那么伤心，也就不忍继续假装，她把皮诺曹扶起来，问：

“捣蛋鬼，你是怎么认出来的？”

“因为仙女对我太好了，我每天都在思念你，就连做梦都会梦见你，怎么能认不出来呢？”皮诺曹止住哭声，高兴地说。

“让我回想一下。我们上次分别的时候，我还是个不懂事的小女孩。而如今我长得这么大，简直就能做你的母亲了。”

“我非常喜欢呀，那好吧，从此以后你就做我的母亲吧，我不再叫你姐姐了，改叫妈妈。你不知道，我从小就渴望有一个慈祥的妈妈，可以像其他孩子那样，扑在妈妈的怀抱里撒娇。但我不明白，这么短的时间里，你是怎样长大的呢？”皮诺曹抬头望着仙女问。

“这是天机，不可泄露。”仙女神秘地说。

“快点把你长大的办法告诉我，我现在就像一只小狗，太小了。我也想赶快长高、长大。”皮诺曹央求着说。

“不可能，你是长不大的。”仙女回答他。

“什么原因？我为什么长不大？”皮诺曹听了仙女的话，满脸的不高兴。

“因为你是用木头做成的，过去是木偶，现在是木偶，将来还是木偶。而木偶无论如何也是长不大的。”

“不行，我不喜欢这样，做木偶有什么意思！”皮诺曹用力拍打着头，大声叫嚷：“我要和其他孩子一样，将来长得又高又大。”

“如果你能够照着大人的模样去处理各种事情，就可长大长高。”仙女告诉他说。

“是吗？可是我该怎么办呢？我怎样才能照着大人的模样处理各种事情呢？”皮诺曹又问。

“这个容易，你只要听话，不到外面闯祸，做一个乖孩子就可以了。”仙女笑着说。

“但是我以前可不是个乖孩子。”

“以前当然不是个乖孩子，乖孩子是听从管束的。你不仅不听话，而且还……”

“而且我不爱呆在家里，总在外面惹是生非。”

“乖孩子爱学习，帮大人干活，而你……”

“而我却成天在外面游手好闲，不务正业，让大人操心。”

“乖孩子应该诚实可靠，不欺骗人……”

“而我却经常撒谎，油腔滑调。”

“乖孩子应该喜欢去学校读书，勤奋学习。”

“但是我一听到去学校读书、学习，心就烦了。从此以后，我要改邪归正，从头做起，做一个人见人夸的好孩子。”

“你敢肯定吗？可不能只在嘴上说几句空话。”

“我敢肯定。我发誓，我今后一定要好好学习，听老师和家长的话。不让爸爸成天为我提心吊胆。哎，对了，我爸爸现在哪儿去了？”

“我没见到他，怎么知道他在哪儿呢？”

“我好几个月没见他了，也不知他现在活着没有。我非常想念他，真想紧紧地搂搂他。”

“不要难过了，用不了多长时间，你就会见到他，而且一定能够见到。”

皮诺曹听到仙女的安慰，就不再担心了。他抱住仙女的头，握着她的手，一遍又一遍地抚摸着。然后，皮诺曹倒在仙女的怀中，抬起头来，笑嘻嘻地问：

“妈妈，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快点告诉我，你并没有真正的死去，是吧？”

“是的，我并没有真的死去。”美丽的仙女笑着回答。

“可那块墓碑……我看到‘含恨而去，与世长辞’那一句时，脑子一片空白，差点儿栽倒在地。”

“正因为如此，我才原谅你。我知道你的心地是纯洁的。看到你趴在我的墓碑上痛哭流涕，我十分感动。内心善良的孩子即使有点调皮和缺点，也是可以改正过来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不足之处，希望你在以后的生活中慢

慢改掉那些缺点。我专门到小岛上等你，为的就是让你长大成人。从此以后，你就是我的亲儿子了。”

“好极了！妈妈，我真是太高兴了！”皮诺曹高兴得手舞足蹈，又蹦又跳。

“但是，你以后必须听我的话，本本分分，规规矩矩，再也不能自由散漫了。”

“好！我能做到。我听你的，重新做人！”皮诺曹拍着胸脯说。

仙女说：“这样吧，从明天开始，你就到学校去读书，好好学习，不要辜负了我对你的期望。”

听说让去学校读书，刚才还兴高采烈的皮诺曹立刻变得垂头丧气了。

“上完学以后，你就去找一份满意的工作，或者去做你认为挣钱的买卖。”

皮诺曹脸色难看，露出十分不情愿的表情，小声嘀咕着。

“你嘀咕什么？你不是发誓要重新做人吗？”仙女生气了，大声问道。

“我没说什么？我觉得现在上学读书，是不是晚了点？”皮诺曹见仙女生气了，心中有点害怕，低声回答。

“不可能，学海无涯，活到老，学到老。人不管多大年龄都是应该学习和工作的。”仙女严肃地说。

“我可不想去工作，也不愿意做什么买卖，那多没意思呀！”我们的皮诺曹一谈到学习和工作就有点反感。

“为什么？工作和做买卖怎会没意思呢？”仙女问他。

“我觉得没意思，做那些事情太累了。”

“孩子，你听我说。”仙女耐心地说，“什么事情都不干的人，绝对没有好结果，他们不是去坐牢，就是活活饿死。无论是百万富翁，还是平民百姓，只要活在世上，就得干些事情，比如去工作或者做买卖。懒惰是一种可怕的习惯，假如小时候改不掉这种习惯，大了以后再也勤快不起来了。”

听了仙女的这番教诲，皮诺曹明白自己错了，不由低下了头。过了一会儿，他红着脸对仙女说：

“妈妈，请原谅我吧。我这就去上学，以后再找份工作。我要好好听你的话。无论如何，我都要成为一个正常的人类孩子，我可不愿意一辈子都是个木偶。你也要尽力帮助我，行吗？”

“行倒是行。但是，我还要看看你以后的表现怎么样。”仙女点点头说。

## 贪玩的朋友

皮诺曹和同学们一块来到海边，去看凶猛的鲨鱼。

第二天早晨起来，皮诺曹就背上书包，到学校读书去了。

皮诺曹来到教室，刚一进门，班里的学生就像煮沸的开水，围着他叽叽喳喳叫了起来。他们大声笑着，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他们有的摘下皮诺曹的帽子，有的用手摸他的脑袋，有的搔他的痒痒。还有一个特别调皮的家伙准备在他的上嘴唇用钢笔画两片胡须，再把他的手和脚拴住，然后拉着绳子让他在桌子上表演节目。

起先，皮诺曹不想招惹他们，耐着性子不去理会。最后实在忍无可忍，就瞪大双眼，露出凶相，大声说道：

“呔，不要闹了，你们听我说，我是来上学读书的，而不是你们的玩具。我要成为一个让人佩服的优秀人才。原来以为你们都是高尚的人，没想到却是这样的没有教养。”

“不简单啊，这木偶，说的都是书上的话，你算什么东西，竟敢这样来教训我们。”一位调皮的学生说。

那些捣蛋的学生们哄堂大笑，有一个最霸道的家伙，居然举起手，要来揪皮诺曹的鼻子。

皮诺曹看的真切，不由火冒三丈。没等那家伙的手揪

住自己的鼻子，就跳起来狠狠一脚，把他踢倒在地。

“哎哟！疼死我啦！你的脚是用什么做成的，这么硬啊！”那家伙双手捂住刚才被踢的部位，疼得嗷嗷直叫。

有一个孩子不知厉害，仍然搞恶作剧戏弄皮诺曹。皮诺曹毫不留情，抓住他的衣领当胸就是一拳，把他打得龇牙咧嘴，蹲在地上，好长时间才站起身来。

就是这一拳一脚，把那些调皮捣蛋的孩子们征服了。皮诺曹立刻成了出名人物，学生们对他十分尊敬。大家都围上来，亲热地与他搂抱、握手，表示对他非常欢迎。

在学校里，皮诺曹尊敬老师，团结同学，学习用功，头脑灵活，而且从来不迟到早退。老师们看在眼里，喜在心上，认为他以后一定能够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才，所以经常表扬他。

但是有一点，老师对他不放心，那就是皮诺曹喜欢结交朋友。而且那些朋友大部分是学习成绩差、经常旷课的捣蛋鬼。

为此，老师不只一次地找他谈话，慈祥的仙女也经常唠叨：

“皮诺曹，你要注意点。不要结交那些调皮朋友，他们成绩差，你老是与他们在一起，不仅会影响学习，而且还会闯出乱子。”

“没关系，不要紧，我会把握自己的。”

皮诺曹听后总是摇摇头，然后指着脑袋，不以为然地说：“我的脑袋机灵着呢，我可以分清朋友的好坏。”

一天，皮诺曹背着书包又去上学，在半路上，遇到几

个要好的朋友，对他说：

“喂！皮诺曹，早上好！你听说了没有，附近发生了一件新鲜事。”

“不知道，是什么事呀？”皮诺曹问。

“听说有一条巨大的鲨鱼最近经常在不远处的海里出没，他的身体就像一座小山。”

“是吗？前些日子我父亲划着一只小船寻我的时候，被海浪打沉了。现在也没有音信，是不是被这条鲨鱼吞掉了？”

“那不一定，我们大伙说好了，要到海边去看一看，你跟我们一块去吧！”

“那不行，你们去吧，我要去学校读书。我已经向妈妈发过誓，以后再也不到外面瞎逛了。”皮诺曹说。

“上学有什么意思？明天再去吧。如果学习知识，也不在乎这一天的时间。要错过机会，就看不到鲨鱼了。”一个小伙伴说。

“要是旷课，老师要批评我们呢！”皮诺曹又说。

“管他呢，让他批评去吧。反正老师们都是靠成天婆婆妈妈的批评来领取工资的。他们骂完就没事了，又不会打我们。”小伙伴们继续鼓动。

“但是如果让妈妈知道了，我可要吃不了兜着走。”皮诺曹还是犹豫不决。

“我们谁也不告诉她，她怎么会知道呢？”

“嗯，行了。因为我怀疑我父亲被鲨鱼吃了，所以也想去看看。”皮诺曹说，“但是，我必须等放学以后才去。”皮

诺曹还是坚持去学校。

“唉，你真是个笨蛋，这木偶！”一位朋友耻笑皮诺曹说，“你以为大鲨鱼和你一样傻吗？它为了让你去看，一直呆在那儿等到你放学？那不可能。它说不定一会儿就游到别的地方去了。到那时候，你就是到了海边，恐怕连它的影子都看不见。”

“海边离这儿远不远？到那里需要多长时间？”皮诺曹听了伙伴们的话，心中有点动摇。

“也不算太远，到那儿再回来，总共大约需要一个半小时。”伙伴告诉他。

“那好吧，我跟你们一起去。咱们来赛跑，谁跑得快就说明有本领。”皮诺曹提出一个主意。

大伙举双手赞同。于是这几个调皮的孩子就把书包背在背后，向着海边跑去。皮诺曹跑得最快，一直跑在第一位，他简直就像一只野兔。跑了一会儿，回过头一看，别的孩子们离他还有一大截呢。看见伙伴们大汗淋漓、气喘如牛，舌头就像夏季的狗一样，长长地伸到外面，皮诺曹在前面嘻嘻地笑着嘲弄他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木偶，还没有预料到，他不久将会遇到更为可怕的灾难。

## 美丽的陷阱

在海边，皮诺曹和伙伴们打了一架。一个孩子被别人打伤，但警察却把皮诺曹抓走了。

不一会儿，皮诺曹和伙伴们跑到海边。海面上风平浪静。他们四处张望，只见宽阔的海面像一面大镜子，根本就没有什么凶猛的鲨鱼。

“咦，怎么看不见鲨鱼？它在哪儿呀？你们不是说有鲨鱼吗？我为什么看不见？”

皮诺曹向那些伙伴们问道。

“大概是吃早餐去了。”一个伙伴回答说。说完就莫名其妙地笑了起来。

“不是，它正在被窝里睡大觉，还没起床呢！”又一个孩子紧接着说。跟着，伙伴们都哈哈大笑。

听到这些奇怪的回答和不怀好意的笑声，皮诺曹才醒悟过来，自己被伙伴们戏弄了。他们无中生有，编了一个生动的故事，非常机智地把皮诺曹骗到海边。皮诺曹越想越气，不由得怒火中烧，高声骂道：

“嗨，你们这些可恶的东西。我和你们无怨无仇，为什么编出一个鲨鱼的故事，把我骗到这里？”

“我们是有自己的理由的。”那几个捣蛋鬼异口同声地

回答。

“快说出来，是什么理由！”皮诺曹怒气冲冲地追问。

“因为我们想让你旷课，来跟我们一起玩耍。你每天都按时上学，不感到羞耻吗？而且你从不迟到早退，学习刻苦，成绩突出，真是羞死人了！现在好了，跟我们大伙一起玩多么有趣啊！”一个小伙伴说。

“学习为什么会羞耻？再说，我的学习成绩好与你们有什么关系？”皮诺曹纳闷地问。

“怎么没有关系？由于你的成绩好，我们总是挨老师的批评，让老师看不起。”

“是吗？有这么严重吗？”

“有，甚至比这个还严重。由于你的成绩优秀，像我们这些学习不好的人就不会引起老师的重视。而我们是堂堂正正的人，都有自己的尊严。我们在老师面前抬不起头，都是你的缘故。”

“嘿！原来是这样。好吧，你们说，我应该怎么办，才能合乎你们的心意呢？”皮诺曹冷笑着问。

“你听着，从此以后，像我们一样，你也要讨厌学习，经常旷课，不尊重老师。而我们对学习、上课和老师是恨之入骨的。”

“如果我不听你们的话，以后还要继续努力学习，尊敬老师，你们打算怎么样？”

“如果你还要好好学习，按时上学的话，嘿嘿！我们就不把你当作朋友了。你以后我们只要发现你去上学，就会狠狠地教训你，到时别怪我们不客气。”一个孩子凶巴巴地

说。

“嘿嘿！真有意思，你们教训我？别逗了！”皮诺曹摇摇脑袋，冷笑着说。

“哎，皮诺曹。”那个身材最高大的孩子走过皮诺曹跟前，威胁着说：“到了这儿你还敢嘴硬？告诉你，到这儿你咋咋唬唬不起作用。看上去你不怕我们，难道我们还怕你不成？我们这么多人，而你却是单身一人，少在我们面前抖威风，摆架子。”

“你说你们人多吗？人多有什么可怕的？还不是一群笨猪？”皮诺曹根本就瞧不起他们。

“大伙们，你们听见了没？这家伙骂我们是笨猪。意思是我们与猪一样。”那个大孩子鼓动着说。

“皮诺曹，向我们赔礼！你居然说我们是笨猪……如果不快点赔礼，我们可要让你吃苦头啦！”

“嘻——嘻——”皮诺曹扮个鬼脸，眯着眼睛，撇撇嘴角。表示不把他们放在眼里。

“木偶人，竟敢讥笑我们，你再得意忘形可没有好下场。”

“嘻——嘻——”皮诺曹仍然讥讽他们。

“这家伙还不屈服，我们要把你打成一头死驴。”

“嘻——嘻——嘻——”皮诺曹越发来劲了。

“马上就撕破你的嘴，看你还能不能‘嘻嘻’，让你见识一下我们的厉害。”

“嘻——嘻——”皮诺曹继续嘲笑他们。

“还敢‘嘻嘻’，给你点颜色瞧瞧。”调皮孩子中最厉害

的一个喊道，“吃吃这个东西，你今天晚上就不会饥饿了！”

话音刚落，那家伙就挥动拳头，“扑”的一声，打在皮诺曹的胸口上。

皮诺曹心中早就有了准备，毫无惧色，马上就回手反击。这时，其他几个调皮蛋也一齐围上来参加战斗。转眼之间，喊声大作，尘土飞扬，一群孩子打成一团。

皮诺曹虽然是孤身一人，但却像一只下山的老虎，上跳下蹿，左冲右突。他用那坚硬的双脚，四面乱踢，非常勇猛。小伙伴们只能散成一圈，不敢靠近。如果有谁不小心让他踢中，就会留下一片黑紫黑紫的伤痕。

那些调皮鬼发现这样打下去占不到半点便宜，气得眼睛发红。不知是谁喊了一声“用东西砸他”，于是那些家伙纷纷打开书包，从里面取出书本，接二连三地向皮诺曹砸过去。语文书、历史书、《让内提诺》、《米努曹》、特瓦尔的《童话集》……一齐没头没脑地扔向皮诺曹。然而皮诺曹眼急手快，动作迅速，他不是用手挡回去，就是闪动身子巧妙地躲过。那些书都从皮诺曹的身边飞过去，“咕咚……咕咚……”掉进大海里。

这可把海里的鱼吓了一跳，它们一群一伙地浮到水面上，看看掉了什么可口的食物。但它们吞下几页书纸后，又都吐了出来。仔细一看，都是些写满文字和画满图画的纸片。一个个都皱着眉着，张开嘴巴，露出牙齿，生气地说道：“这是什么玩意儿，难吃死了，也不扔一点好吃的东西下来。”

海岸上的战斗仍在继续，而且比刚才更加激烈了。正

在这时，水里浮上一只螃蟹，它慢慢腾腾地爬到岸上，用难听的沙哑嗓音的大叫：

“停下来！快停下来！你们这伙调皮鬼。好好地玩儿就行了，不要打架。再不住手当心惹出麻烦来。”

但遗憾的是，那些孩子把它的话当成了耳旁风。顽皮的木偶回过头，满脸凶相，用眼睛盯着它，恶狠狠地说：

“胡说！臭螃蟹，你少管闲事！快点滚回去治你的破嗓子去吧，吃上几片消炎药，躺在床上好好休息去吧！”

这时候，那些淘气鬼们已经把书包里的东西扔完了。他们见皮诺曹的书包放在地上，就跑过去捡了起来。

书包里面有一个文具盒，是用来存放铅笔、尺子、橡皮等的木盒子。那盒子半本书大小，木料坚硬，十分沉重。

其中一个调皮鬼举起这个文具盒，瞄准皮诺曹的头部用力扔去。但皮诺曹一低头，那文具盒擦着他的头皮向身后飞去，正好打中另一个孩子的脑袋。只听一声惨叫，鲜血顺着脸颊流了下来。那个孩子的脸像纸一样白，没有半点血色。“啊哟！我不行了，妈妈，救救我……”他一句话没说完就摔倒在海岸上。

战斗马上因此而停止了。调皮鬼们都大惊失色，估计那孩子活不成了。他们转过身去，没命地奔跑，一会儿就不见了身影。

海滩上只剩下皮诺曹和受伤的孩子。皮诺曹又惊又怕，吓得呆在那里。过了一会儿，才清醒过来。他赶忙跑到海边，取出手帕，蘸上海水，把手帕捂在那个受伤男孩子的头上。他心中难过极了，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滚落下来，

一边哭一边说：

“埃杰尼奥，你醒醒，睁开眼吧，看看我。你说话呀！你知道吗，不是我打的你，不是我……埃杰尼奥，你醒醒，不要吓我了，睁开眼睛吧！你要是死了，我也活不成啦。唉，没想到弄成这个样子，可怎么办呢？我怎么回去见仁慈的妈妈呢？如何是好啊……真倒霉，我应该到哪儿躲一躲呢……唉！我为什么要来到这个鬼地方？如果去上学，就不会发生这些事，那有多好啊！我为什么这么容易上当，随便轻信他们的谎言呢？我的不幸都是他们造成的。老师和妈妈经常提醒我‘不要结交坏朋友’，可我偏偏不听，老是固执己见，还自以为是呢！这都怪自己，因此总是遭到报应。我自出世以来一天也没有快乐过，真是活该啊！天哪，这可叫我怎么办呢？”

皮诺曹用力揪着头发，用拳头捶着胸口，嘴里喊着那位男孩的名字。他一边说，一边哭，脑子一片空白，自己心甘情愿中也没了主意。忽然，他的耳边传来一阵“咚咚咚”的脚步声。

皮诺曹止住哭声回头一看，是两位警察走了过来。

“嗨，你是什么人？为什么在这儿哭泣？”那两位警察用疑惑的目光打量着皮诺曹，问道。

“我……我……我在这儿陪着我的同学。”皮诺曹听警察问他，一边用手擦眼泪，一边结结巴巴地说。

“他怎么了？有什么地方不舒服吗？”警察又问。

“嗯，好像是，有一点。”皮诺曹吓得连话也不会说了。

“好像是，有一点。那是什么意思？”其中一个警察来

到埃杰尼奥身边，蹲下身子，仔细查看了一会，站起身来说，“这个孩子的脑袋被打破了，快点告诉我，是谁打的？”

“不是我干的，是……是他们……他们打的。”皮诺曹全身发抖，吞吞吐吐地回答。

“不是你干的？那‘他们’是什么人？为什么把他打成这个样子？”

“他们也是我的同学，他们用……”

“用什么东西打成这个样子？”警察打断皮诺曹的话，继续问。

“就是用这个文具盒。”皮诺曹从地上拾起那个沾满鲜血的、用木头做成的文具盒，用手捧着递给其中一个警察。

“这个文具盒是谁的？”

“是我的，我用它来装那些铅笔、尺子、橡皮……”

“行了，你不用说了。这不是很清楚吗？喂，站起来吧，马上跟我们走一趟。”

“但是，他并不是我打的呀！”皮诺曹分辩着说。

“少废话，跟我们走吧。”两位警察冲着皮诺曹大声喊道。

“我没有打他，我不是犯人哪！”皮诺曹继续分辩，“你们凭什么抓我？”

“服从我们的指挥，让你走你就快点走！”两个警察生气了，瞪大眼睛说。

这个时候，有一艘小船从远处划到岸边，上面坐着三四个渔民。一位警察向那几个渔民招招手，对他们说：

“这里有一位头部受伤的男孩，请你们帮个忙，先把他

送到附近的医院救治，我们明天就回来看他。”

那几个渔民点点头答应了，然后把可怜的埃杰尼奥抬上小船，离开了海边。两个警察拉住皮诺曹的双手，把他押在当中，用生硬的口气命令：

“出发！向前走！快点……再不走就让你吃苦头！”

皮诺曹无可奈何，只得跟着两个警察朝前走去。皮诺曹的意识模糊，只觉得自己像在梦中一样。但那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梦。他眼睛朦胧，什么东西也看不清楚。两腿又麻又酸，几乎是让警察提着走路的。舌头变硬，不会说话。他心乱如麻，已经失去思考问题的能力。但有一点是十分清醒的：他们马上就要走到仙女家的门口了，如果仁慈的妈妈看见自己被警察拉着胳膊走路，不知有多么伤心，如果是那样的话，自己再也没脸面活在世上。

一会儿，两个警察架着皮诺曹来到村口，他们正要进村的时候，忽然刮来一股大风，把皮诺曹的帽子吹走了。

“很抱歉。”皮诺曹心中暗喜，不露色地对两个警察说，“我的帽子被风刮走了，我得把它捡回来。”

“行，去吧，捡到帽子要快点回来。可不许耍什么花招。”

皮诺曹应了一声，跑过去从地上捡起帽子，但并没有往头上戴，而是拿在手中。然后像夜空中的一颗流星，迅速地向海岸那儿飞奔而去。

两个警察差点儿气破肚子，他们知道跑不过木偶，马上放开一只凶猛的警犬，让它去追赶皮诺曹。那只警犬多次在比赛中荣获第一名。皮诺曹在前面拼命奔跑，而狗的

速度更快。街上的人们都聚集在村口，家里的人们也从窗户伸出脑袋，闭住呼吸，紧张地观看这场少见而惊险的比赛。但是他们都没有看到最后的结局，因为警犬和皮诺曹的脚踩在地上，卷起了漫天的尘土，把人们的视线遮住了。而他们在眨眼之间也跑得无影无踪。

## 不慎入鱼网

皮诺曹被渔夫捞起，浑身沾满面粉，差点儿被扔进油锅。

这场惊险的比赛快接近尾声了。皮诺曹四肢无力，气喘吁吁，几乎跑不动了，而那条名叫阿里德罗的警犬却仍然在后面舍命追赶，马上就要把木偶追上。

警犬离皮诺曹越来越近，二者的距离还不到十公分。皮诺曹的耳边听见那警犬呼呼的喘气声，脖子也感觉到一股狗嘴吐出的热气。

就在这危急的关头，皮诺曹看辽阔的大海就在眼前，离他只有七八米远。

皮诺曹加快速度，跑到海边。他双腿用力，往起一跳，然后像一条鲤鱼，扑通一声跃进了海里，那姿势非常优美。阿里德罗眼就要把皮诺曹抓到手，忽然看见前面是一片海水。因为他不识水性，所以急忙收住脚步，想要停下来，但已经来不及了。它跑得太快了，由于惯性，也扑通一声跌入水中。它连忙四蹄乱蹬，不想沉到水里。可是没蹬几下，它就被水淹没了。

过了一会儿，那条警犬总算把头露出水面，它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马上十分惊慌地汪汪大喊：

“救命啊！我快不行了，我要淹死啦！汪汪，我可怎么办呢？救命啊！”

“见鬼去吧！你这条该死的狼狗！”

皮诺曹已经游到了很远的地方，完全脱离了危险。他看到警犬不会游泳，就幸灾乐祸地对他大喊。

“皮诺曹，救救我吧！对不起，我也是没办法才听他们的命令来追赶你，救救我吧！”那警犬绝望地向皮诺曹求救。

心地非常仁慈的皮诺曹听到警犬凄惨的呼救声，不禁对狗同情起来，他回头说：

“喂，我救你十分容易，但你必须保证不再追我，你能保证吗？”

“我能保证，我发誓，如果你把我救起来，我绝对不再伤害你。请你赶快一点，再这样下去半分钟，我就要淹死啦！”

皮诺曹的心软了，他听到警犬的誓言，又想起一句人们经常说的话：善有善报。便迅速游到阿里德罗的身边。他两手牢牢拽住两条狗腿，没费多大力气就把阿里德罗拉上了海岸。

那条先前还非常凶猛的警犬现在奄奄一息地躺在沙滩上。它的肚子灌进好多又咸又苦的海水，胀得鼓起来，像一口大锅。而皮诺曹这次不敢轻信狗的誓言，怕它一会儿又要为难自己，便重新跳入海中，向躺在地上的阿里德罗大声说：

“我要走了，阿里德罗，再见。半路上要小心，回去好

好休息几天，代我向家里的人问好。”

“皮诺曹，再见了！”阿里德园无力地摇着尾巴说。“谢谢你从水里把我救上来，我会记住你的救命之恩。好人一定会有好报。你以后如果遇到什么困难，就去找我，我要报答你的大恩大德。”

皮诺曹与阿里德罗分手以后，又顺着海岸向前游去。游着，游着，皮诺曹看见一股浓烟从前方飘过来。于是他抬起头，顺着浓烟的方向望去，发现前面的礁石上有一个洞口。

“浓烟是从山洞里冒出来的，”皮诺曹自言自语说，“有烟就有火。我正好冷得不行，就到那儿暖和暖和，顺便把衣服烤一下，其它的以后再说吧。”

皮诺曹做出决定后，立即向礁石游去。不大工夫，就游到礁石旁边。他正要爬上去的时候，忽然被一个什么东西包住身体，抬了起来，而且越来越高，最后竟然升出水面。皮诺曹大惊失色，发现自己被渔民用网捕住，他乱踢乱蹬，想逃出去，但已经迟了。皮诺曹低头一瞧，看见许多各种各样的鱼也被捕进网里。那些鱼有大有小，五颜六色，在网中乱蹦乱跳，拼命挣扎。

这时候，一个渔夫从山洞里走出来。他长得非常丑陋，而且十分凶恶，与传说中的魔鬼差不多。他的皮肤与众不同，全身上下一片红色。就连头发、眼睛甚至胡须也是红色的。渔夫的头发杂乱，就像一片枯草，眼睛珠子鼓出来，好像两颗大红枣，看上去十分吓人。

渔夫费了好大劲才把渔网拉上来，他看见这么多鱼，

眉开眼笑地说：

“一下捕住这么多鱼，上帝呀，我谢谢你了！这些新鲜的鱼，可够我饱吃好几天了。”

“好极了！他不会吃掉我，因为我不是鱼。”皮诺曹听了渔夫的话，悬着的心落下来，心里想道。

那红色渔夫提着鱼网走进山洞，山洞很深，一团漆黑。再往前走，有一块宽敞的空地，空地中央架起一口大油锅。锅内的油烧得滚烫滚烫，散发出一股刺鼻的油烟味儿，呛得人几乎喘不过气来。

“嘿嘿，今天又捕到些什么鱼，让我来瞧瞧。”渔夫自言自语地说。

红颜色渔夫伸出一只像蒲扇一样大得可怕的手，在网里一阵乱摸，最后抓出几条鳕鱼。

“太好了，这鳕鱼的味道非常鲜美。”

渔夫的脸上露出了喜悦的表情，他把鱼拿到眼前，仔细瞅了瞅，又用鼻子闻了一会儿，最后把它丢在一个盆子里。

接着他又伸出手把剩下的鱼从网里一个一个地抓出来。他抓鱼的时候，不停地重复着同样的动作，一边抓，一边兴高采烈地拉长声调连唱带说：

“这几条鳕鱼可真大呀，  
这几条鳕鱼味道美啊，  
这些比目鱼真可爱，  
这几条鲈鱼顶呱呱，  
这些沙丁鱼的头更好吃啊！”

一会儿，渔夫把网里的鱼全部抓出来，统统丢到盆子里，与开始抓出的那条鳍鱼混在一块。

最后，只剩下皮诺曹孤零零地躺在鱼网里。

红颜色渔夫一把将皮诺曹抓住，拿起来一看，吓得脸都变了形，红色的眼珠鼓得几乎要掉出来，他浑身哆嗦着说：

“这种鱼叫什么名字？我捕了一辈子鱼还是头次见到这样奇怪的鱼，更不要说吃了。”

渔夫把皮诺曹从头到脚打量一番，然后又左右端详了半天，最后开口说道：

“我明白了，这一定是海蟹。”

听见渔夫称他为海蟹，皮诺曹非常气愤，他气乎乎地说：

“海蟹？海蟹是什么样子？跟我的长相差不多吗？不要胡说八道了，你听着：我不是什么海蟹，我是木偶！”

“你是木偶？”渔夫高兴地说，“这木偶鱼我可是第一次听说，不知味道怎么样。等一会儿把你做熟尝一尝。”

“你说要把我做熟？千万不要，千万不要！我不是说过了，我不是鱼呀。你看不见吗？我和你一样，是会说话的木偶。”

“说得对，说得对。”渔夫说，“你是一条会说话、会讲道理的鱼。嗯，你与别的鱼不同，我要好好地照顾你。”

“那好啊，你说的好好照顾我，是什么意思呢？”皮诺曹以为渔夫要放了他。

“我的意思是，因为你不是一般的鱼，所以我对你有一

种特殊的感情，为了表达这种感情，我要将你做成一道美味可口的菜肴，让我好好品尝一下。但菜的做法由你自己来选择，你说吧，是用油炸着吃呢？还是用锅蒸着吃？”

“亲爱的渔夫，”皮诺曹回答说，“假如让我自己选择，我就选择自由，你放了我，让我回家去吧。”

“你别逗我了！天下哪有这样的笨蛋，好不容易才捕到这么好吃的鱼，怎会让它从嘴边溜走！我活了一辈子，今天才捕到一条木偶鱼，太幸福了。要不，就这样算了——把你和其它鱼搅在一块，用油锅来炸。你也不会寂寞，同那些朋友一块变成炸鱼，也是对你的特殊照顾。这下你满意了吧！”

渔夫说完这些话，那可怜的皮诺曹吓得大哭起来，央求渔夫放开他，他一面哭着一面说：

“都怪我轻信别人的谎言，才落得如此下场。如果我不到海边看鲨鱼，去学校读书该多好啊。”

皮诺曹像一条蛇似的来回扭动着身子，拼命地在渔夫的手里挣扎。渔夫看他不老实，从地上捡起一根绳子，像捆稻草那样把皮诺曹连手带脚、从上到下捆了个扎扎实实，然后和别的鱼一块丢进盆子里。

接着，渔夫又端过一个装满面粉的盆子，把那些鱼放在盆子里滚一滚，然后把它们挨个儿丢进滚烫的油锅里。

最先被丢进油锅里的是鳕鱼，那可怜鳕鱼在油锅中没蹦两下，就一动不动了。接下来进锅的是鲑鱼、比目鱼和沙丁鱼，最后只剩下皮诺曹一个人了。他明白死亡的结局不可避免，吓得浑身发抖。他的呼吸已经十分困难，根本

不可能出声求救。

皮诺曹无可奈何地用充满泪水的双眼望着渔夫，希望能引起他的同情。但那红渔夫瞧都没瞧他一眼。皮诺曹在盆子里边被渔夫滚了好几个来回，最后弄得全身沾满面粉，就像一只刚从面缸里爬出来的耗子。

随后，渔夫抓住皮诺曹的脖子，把他从面盆里提起来，照准油锅就要仍下……

## 警犬相救

皮诺曹又回到了仙女的家里。仙女决定第二天要把皮诺曹变成真正的人类孩子。为了庆贺这件隆重的喜事，皮诺曹要在第二天要举行一次盛大的宴会。

渔夫正要把皮诺曹扔进油锅，眼看皮诺曹就要变成炸鱼了。正在这个惊险的时刻，只听见“汪……汪”两声狗叫，红渔夫吓了一跳，举在空中的那手也停了下来。他回头一看，一条大狗晃晃悠悠走进来，它一定是闻到炸鱼的香味走进来的。

“去！滚出去，哪儿来的野狗！”

渔夫朝着狗大声叫喊，想把他赶出去。他的手里仍然提着全身都是白色面粉的皮诺曹。

但是，那只狗好像是饿极了，站在那儿没动。它摇晃着尾巴，两眼盯着渔夫，那意思是：太饿了！给我一条炸鱼吧，吃完我就乖乖地走了。

“快点滚到外面去！”渔夫又喊，见那狗仍然不走，便走过去，要用脚踢它。

可他不知道，无论是哪条狗，在肚子饿了的时候，即使是一只蚊子落在它的头上，它也会怒气冲天。见渔夫过来用脚踢它，这条狗立刻张开大嘴，露出两排尖利的牙齿，

并且抬起前爪，冲那渔夫“汪汪”地叫了起来。

正在这个时候，山洞里有一个细小的声音传进了大狗的耳朵：

“阿里德罗，我是皮诺曹。快救救我，要不我马上就要被油炸死了。”

原来这条狗正是皮诺曹救过的那只警犬。它马上听出了皮诺曹的声音。可让它感到奇怪的是，这声音好像是从渔夫手中的那块面团发出来的。

阿里德罗马上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他突然向前一蹿，来到渔夫面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他手中叼走那块面团，然后像一枝离弦之箭，从山洞中跑了出去。

渔夫眼巴巴地看着到嘴的鱼被狗叼走，不由怒火中烧，抬腿就往外追去，可是还没跑出山洞，就觉得胸口一阵疼痛，猛烈地咳嗽起来。只得坐下休息，不能再追。

这时候，阿里德罗早就跑出洞外，来到通向村庄的大路上，它停下脚，把皮诺曹放下来，在那儿喘着粗气。

“哎呀，阿里德罗，谢谢你了，我真不知该说什么才好。”皮诺曹感激地对狗鞠了一躬。

“用不着谢，不要客气。”阿里德罗说，“上次你还救过我一命，今天是报答。我对你说过，善有善报。我认为，人活在世上，就应该互相帮助。”

“我不明白，怎会那么巧，你正好在关键时刻跑进了山洞？”

“我与你分手以后，浑身酸软，没有力气，像一具尸体躺在沙滩上。后来飘过一股诱人的炸鱼香味，我一闻见，

肚子就叽哩咕噜地叫了起来，于是我就顺着香味跑进了山洞。要是晚来一步，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行了，不要再提了。”皮诺曹浑身发抖，哆嗦着嘴唇说，“如果你晚来几秒钟，我就不能站在这儿和你说话了。我早就被那家伙炸熟，吃进肚里去了，现在说不定已经消化了。”

“唉，现在回想起来，我仍然是一身冷汗。”

阿里德罗伸出前爪，友好地搭在皮诺曹的肩膀上，皮诺曹紧紧地搂住它，亲热了半天，最后他们恋恋不舍地分别了。

阿里德罗顺着回家的方向走了，皮诺曹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路上，直到狗的身影消失后，才慢腾腾地来到附近的一间小屋前，向一位坐在台阶上晒太阳的老太爷打听：

“老大爷，你知道不知道，前几天有一个头上受伤的小孩被抬到这里，他的名字叫埃杰尼奥。”

“那个受伤的孩子吗？我知道，几个渔夫把他抬到这间小屋子，可是后来……”

“后来怎么了？他是不是死了？”皮诺曹太紧张了，不由得插话问道。

“不是，他没有死。经过精心的治疗，已经好了。他蹦蹦跳跳地回家去了。”老大爷笑着告诉他。

“真的？是真的吗？太好了！”皮诺曹心里乐开了花，高兴地又问，“这么说，他伤得不是很严重吧？”

“怎么不严重！就差一点就危及生命了。”老大爷回答说，“因为砸他的那个文具盒是用硬质木料做成的，又那么

沉。况且，刚好砸在了他的脑袋上。”

“是谁把他打伤的？”皮诺曹试探着问那位老大爷。

“是那孩子一个学校的伙伴，听说他的名字好像叫做什么皮诺曹……”老大爷告诉他。

“嗯，那个皮诺曹是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会打伤他的同学？”皮诺曹装出一副不知情的样子问。

“我也不认识皮诺曹，听说他品格低下，不务正业，吊儿郎当。是个真正的捣蛋鬼。而且……”

“胡说八道！不是你所说的那样，他可没有那么坏。”皮诺曹听到骂他，粗鲁地对老大爷说。

“你是皮诺曹的什么人？你认识他吗？别人都说他不是个好东西。”老大爷用奇怪的目光打量着皮诺曹，说道。

“谈不上认识，我只是见过他。”皮诺曹回答说。

“那你说一说，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老大爷继续追问。

“他是个很好的孩子，心地善良，学习十分刻苦，热爱劳动，尊敬老师，团结同学，对妈妈和家里的人很关心……”

皮诺曹脸色平静，没有一点羞愧的模样，滔滔不绝地说着谎话。他说得唾沫四溅，于是就伸出手来去擦嘴角。没想到一下子就碰到了鼻子。呀！不好了！他的鼻子又长了一大截。皮诺曹十分害怕，大声地说：

“老大爷，我刚才说的都是假话，那是骗你的，你不要相信。其实我对皮诺曹是非常清楚的。那家伙非常淘气，不受管束，好吃懒做。不爱读书，结交了许多坏朋友。经

常在外闯祸，成天让家里的人操心。是个实实在在的大坏蛋。”

皮诺曹刚说完这些话，他的鼻子就变短了，又恢复到原来那么长。

“可是，你的身子怎么会变得这么白呢？”老大爷看到他的身体上沾满了白色的面粉，惊讶地问道。

“嗯，你是说我身上的白吗？是我不小心，蹭在了刚粉刷不久的墙壁上。”皮诺曹回答说。他怕老大爷耻笑，没有说出自己浑身被滚满面粉，差点被放进油锅炸死的那段往事。

“是吗？那你的上衣、帽子、裤子和鞋又是怎么回事儿呢？”老大爷又问道。

“唉，别提了。我遇上了歹徒，他们把我的衣服全都脱走了。老大爷，请你给我找点衣服，只要能凑合着穿就行。”

“孩子，我也没有什么衣服。不过，这里有一条放米的口袋，你拿去吧，看能不能把它裁剪成一件衣服。”

皮诺曹立刻把那米袋子接过来，找来一把剪刀，在口袋的底部剪了一个脑袋大小的洞，又在两侧各剪了一个拳头大小的小洞。然后把头从底部的洞钻进去，把胳膊从两边的小洞伸出来。皮诺曹穿着自己裁的衣服，向村子里走去。就像穿了一件没有纽扣的衬衫。

皮诺曹走在路上，心中七上八下，非常不安。走两步又退一步，他就这样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嘴上还不住地嘟囔着：

“我怎么去见仁慈的仙女呢？妈妈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有什么感想？我一错再错她还能原谅我吗？不可能，她不会原谅我的。……这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只能怪自己。谁让我一次又一次地发誓要重新做人，但每次又到外面闯祸让她担心呢？”

皮诺曹走进村庄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眼前一片漆黑。天气说变就变，一会儿就乌云密布，电闪雷鸣，下起了雨。眨眼之间雨下得如瓢泼一般。皮诺曹站在雨中想了一会儿，觉得无论如何还是回家找妈妈为好。于是他就冒着大雨来到仙女的门前。

但是等到了家门口，皮诺曹却又失去了勇气。他不仅不敢叫门，而且还向后倒退了三十步。过了一会儿又走到门前，仍然鼓不起勇气。第三次还是下不了决心。他站在门外走来走去，内心非常矛盾。皮诺曹犹豫再三，终于举起发抖的手在门环上拉了一下。

拉完门环，皮诺曹就站在门外等待。他等啊，等啊，一直等了半个多钟头，才看见里面楼房第五层的一个房间，打开了一扇窗户。这半个钟头对皮诺曹来说简直就像半年一样漫长。皮诺曹抬起头，看见一束亮光从窗户射出来，紧接着一个蜗中从窗口伸出脑袋，大声问：

“天气这么晚了，外面敲门的是什么人？有什么事吗？”

“是我呀，请问仙女在家吗？”皮诺曹声音很高。

“仙女已经休息了，她叮嘱过我们，休息的时候不要打扰她。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可你到底是谁呢？”

“就是我呀！”皮诺曹听仙女不让打扰她，心中一急，

忘了告诉蜗牛他叫什么名字。

“‘我’又是谁呢，你说清楚一点，我没听明白。”蜗牛继续问。

“是皮诺曹呀！”皮诺曹响亮地说出了自己的名字。

“‘皮诺曹’又是谁呀？他是干什么的？”蜗牛还不清楚皮诺曹的身份。

“皮诺曹就是……就是那个木偶啊，仙女家的……”

“噢，这下我知道了。”蜗牛没等皮诺曹把话说完，就插话说。“请你再等一会，我马上给你出去开门。”

“那太好了。但我现在冻得实在不行了，求求你快点下来吧。”皮诺曹冻得发抖，哆嗦着嘴唇说。

“可怜的木偶，我非常同情你。但我是一只蜗牛，而蜗牛走路的速度是最慢的。你只好多忍受一会儿吧。”蜗牛缓慢地说。

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又过去了，可是门仍然没有开。皮诺曹站在外头，大雨把他淋得像一只落汤鸡，加上心中有些害怕，浑身颤抖，牙齿碰得咯咯作响。他实在等不住了，于是又鼓起勇气，走上前去，又一次拉响了门环。

听到皮诺曹在外面拉响门环，第四层楼的一个房间打开了窗户，刚才询问皮诺曹的那只蜗牛又探出脑袋。

“亲爱的蜗牛先生，”皮诺曹在门外的街道抬起头，大声说，“我在外面已经等了两个小时了，这两个小时就好像两个世纪似的。求求你快点把门打开，我冻得几乎支持不住了。求求你，快点吧！”

“孩子，”那蜗牛趴在窗口上，用非常平淡、冷静的语气说，“你听着，我是一只蜗牛，而蜗牛走路的速度是世界上最慢的，你继续等着吧。”

蜗牛把话说完，就“啪”地一声，又把四楼的窗子关上了。

没过多长时间，就听见半夜十二点的钟声敲响了。接下来又敲响了第二天一点、两点的钟声。可仙女家的大门仍然紧紧地关闭着。

门外的皮诺曹又冷又怕又瞌睡，他实在等得不耐烦了。于是他准备用最大的力气狠狠地敲门，好让那响亮的敲门声惊动整个院子。就在他伸出手去拉门环时，那个用铁制成的门环忽然变成一条水蛇，从他的手中“吱”的一声溜出去，跑到路边的雨水中失去了影子。

“这是怎么了？”皮诺曹气得脸色发白，大声喊道，“存心跟我过不去。门环变成水蛇，我只好一脚踢门了。”

皮诺曹一怒之下，向后退了几步，然后猛地冲到门跟前，高高跳起，鼓足劲用力向门踢去。但是由于他这一脚用力太大，只听“咚”的一声，大门被踢了一个窟窿，而他的半条腿也钻进窟窿里。他想拔出腿，可不管怎样使劲也办不到，那腿像是一枚又粗又长的钉子，紧紧地钉在了门板上。

倒霉的皮诺曹没有办法，只好一条腿插在门上，另一条腿站在地下，非常难受地站在门口，一直站到第二天太阳出来的时候。

蔚蓝的天空上飘着几朵白云，又是一个好天气呀！可

皮诺曹的心情却非常糟糕，他在门外站了整整一夜，站在地上的那条腿又红又肿，就好像一根粗大的萝卜。就在他快要瘫倒在地的时候，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只听“嘎吱”一声，门终于开了。那只优秀的蜗牛从五楼来到大门口，整整用了九个钟头。但却不能怪它，作为一只蜗牛，从五楼爬到大门口，那是一段漫长的路程，而他仅仅用了九个钟头就走出来，也够他难能可贵的了。

“哈哈，你把脚插到门上干什么呢？”蜗牛看到皮诺曹奇怪的姿势，忍不住笑着问他。

“唉，别提了，碰上了世界上最倒霉的事啦。怪不得有人说喝凉水也可以塞牙。亲爱的蜗牛先生，你快想个办法，帮我把腿从门上拉出来吧。”

“可怜的孩子，我非常愿意为你帮忙。但实在很抱歉，我不是木匠师傅，从来没干过这种活，我无能为力。”

“那……这样吧，麻烦你去跟仙女说一声，让她来帮忙。就说是我要她来的。”皮诺曹央求蜗牛说。

“仙女在休息，还没有起床呢。她说过休息的时候不许去打搅。”那只蜗牛是非常坚持原则的。

“但是我的腿插在门上已经一晚上，现在十分疲劳。而仙女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起来，让我呆在这儿干什么呢？”

“如果你实在没事可做，那就数数有多少蚂蚁从你面前的路上经过，也好打发时间。要不，趁着没事干，你好好地反思一下自己的行为。”蜗牛给皮诺曹出了一个主意。

“我已经好长时间没吃过一点东西了，现在肚子饿得叽

哩咕噜直叫唤，请你帮我弄点吃的来，好吗？”

“行，你等着吧，我这就去取来。”蜗牛看到皮诺曹可怜的样子，十分爽快地答应了。

说完话，蜗牛就急忙给皮诺曹取吃的去了。皮诺曹没有办法，只好用那别扭的姿势站在门外耐心等待。这一等不要紧，又是三个小时。三个小时过去了，只见蜗中双手端着一个大盘子，慢慢吞吞地来到大门口。皮诺曹伸长脖子往盘子里面一看，上面盛满蛋糕、烤鸭和一些鸡蛋。蜗牛走到皮诺曹面前，把盘子往上端，用不自然的语气说：“这是仙女赏给你的早餐，请慢慢享用吧。”

皮诺曹接过大盘子，看见仙女赏给他这么精美的早饭，心中的愤怒烦恼早就飞到了九霄云外。当他正要喂进口中时，才发现那蛋糕是用石头做成的，烤鸭是用废纸团做的，而鸡蛋却是在光滑的石块上刷了一层白色的油漆。皮诺曹的心一下凉了半截。

皮诺曹非常失望，他想大哭一场，但哭不出声来，只有两行眼泪顺着脸颊无声地滑落在地上。他正想把那个大盘子和那些精美的“食品”摔在地上，但由于饥饿过度，全身酸软无力，只觉得眼前一黑，就晕倒在大门口。

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皮诺曹慢慢地清醒过来。他睁开眼睛一看，发现自己躺在一张华丽软柔的床上，美丽仁慈的仙女就站在床边。

“你终于醒过来了，差点把我吓死。”仙女俯过身来对皮诺曹说，“这一次我原谅你了，但以后你要是继续犯错误，我可再也不会饶你了。”

皮诺曹流着眼泪再次发誓，说他今后要痛改前非，好好读书，再也不干坏事了。在后来大约一年的时间里，他果真实现了承诺。上学从不迟到早退，学习刻苦，和同学们处得十分要好。有时候还能帮妈妈干点活，不像以前那么懒惰了。老师也经常表扬他。而且，皮诺曹在期末考试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在全校排名第一。当他把大红奖状捧回家里时，仙女高兴得合不拢嘴，对皮诺曹说：

“孩子，这么长时间了，我对你的表现非常满意，这样吧，明天我就会让你心中最大的愿望得到实现。”

“我心中最大的愿望？那是什么呢？”皮诺曹一时摸不着头脑，用惊疑的目光看看仙女，问道。

“从明天起，你就会变成一个真正的人类的孩子了，而不再是一个木偶。”仙女抚摸着皮诺曹的头，笑着对他说。

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想象一下，皮诺曹听到这个盼望已久的消息，有多么高兴啊，是啊，出世以来就是一根木头，而今就要变成一个漂亮的人类的孩子，他能不高兴吗？为了庆贺这件喜事，他们决定，明天把皮诺曹的所有同学都请到家中，举办一次盛大的宴会。仙女马上派人去准备了八十多杯牛奶咖啡、二百多块裹着奶油的蛋糕。第二天，对皮诺曹而言，是最幸福、最愉快的一天，是最有纪念意义的一天。皮诺曹高兴得都分不清东南西北了。然而……

倒霉的是，皮诺曹出世以来，经常要遇到“然而”，把许多顺利的事情都给搅坏了。

## 玩乐园

皮诺曹经不住朋友的引诱，跟他悄悄地去了“玩乐园”，他也没有变成人类的孩子。

皮诺曹和仙女把第二天的事情都布置好了。

“妈妈，我现在就到镇子上走一趟，去告诉那些明天要到家里来的同学们，可以吗？”

“去吧，明天的宴会是为你举办的，明天是你从木偶变成人类的纪念日。所以你应该亲自去请他们，但是你不要在外面瞎逛，更不能惹是生非，免得我在家里挂念。听清楚了吗？你必须在天黑以前回到家里。”慈祥的仙女再三叮嘱皮诺曹。

“妈妈，你不用担心，我全都听明白了。无论如何，我在天黑以前都要回来。”皮诺曹说。

“皮诺曹，你听我说，孩子们发誓的时候都是这个样子，可经常违背誓言。”仙女说。

“可我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孩子，我只要下了保证，就一定会实现自己的诺言，你就放心好了。”

“皮诺曹，小心点儿。老是不听从长辈的忠告，你就会吃到苦头。”

“那是为什么呢？”皮诺曹仰起头问仙女。

“有句话说得好‘不听大人言，吃亏在眼前’，大人经验丰富，说的话是有道理的。要是不听，迟早会遇到灾难。”

“这些我早就知道了。”皮诺曹说，“所以我会听你的话，不再犯错误了，你不用操心啦！”

“皮诺曹，我是怕你又在外面闯祸。如果真像你所说的那样就更好了。”

皮诺曹答应一声，与慈祥的仙女说了一声“再见”，就打着口哨，小声哼着曲子，蹦蹦跳跳地跑到了小镇上。

皮诺曹由于心中高兴，所以走路特别快。在不到一个钟头的时间内，就通知了镇上所有的同学。

同学当中，有的听说皮诺曹要变成人类的孩子，从内心里替他高兴，立即说一定去参加宴会。但也有一些同学开始还扭扭捏捏装出不乐意的样子，但听到皮诺曹说有牛奶咖啡和裹着奶油的蛋糕时，就非常乐意地说一定去为他庆贺。

皮诺曹在学校里有很多不错的朋友。其中有一个叫罗梅奥的，跟他特别亲密，特别要好。俩人简单像一对亲兄弟，经常在一块玩，上学放学的时候也形影不离。

罗梅奥长着高高的个子，浑身上下没有一块肥肉，又瘦又细，就像一根长长的灯芯。因此大家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灯芯”。

灯芯是学校里很有名气的一个孩子，因为他非常懒惰、非常淘气，学习成绩提都不能提，每次考试都是倒数第一名。而且经常和同学们打架斗殴，不时地搞一些恶作剧。

可不知是什么原因，皮诺曹和他非常合得来，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缘分吧。

皮诺曹到小镇上去通知同学们，请他们参加宴会，一开始就先去找灯芯，让他明天一定要参加，可灯芯不在家。又去了第二次，还没回来。第三次去，灯芯仍然不在家。于是皮诺曹就在小镇上四处乱找，但连个影子也没看见。他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皮诺曹又找了一会儿，仍然不见踪影。正当他失去信心、准备回家的时候，皮诺曹看见灯芯正蹲在一家农户的房檐下。

“你站在这儿干什么呢？”皮诺曹走过去，拉住灯芯的手，问他。

“我现在没什么事，等到天黑的时候，我要到外面去一趟。”灯芯回答说。

“天黑的时候？那么晚了，你要到什么地方去？”皮诺曹吃了一惊，张大嘴巴问他。

“我要去一个十分遥远的地方，但必须等到晚上才能起身。”灯芯回答说。

“你让我找得好苦啊，我已经去你家三趟了，还在大街上找了好长时间，没想到你在这个地方。”皮诺曹说。

“你费这么大力气找我，有什么急事吗？”灯芯听了皮诺曹的话，问他。

“有一件非常隆重的事，你不知道吧，我要有喜事临头啦！”皮诺曹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大声说。

“快点告诉我，有什么喜事？”灯芯接着问。

“明天，我就要变成一个漂亮的人类的孩子，和你们一

样，是真正的人类，而不再是一个木偶啦！”皮诺曹兴奋地说。

“这可真是一件大喜事啊，我的朋友，真为你高兴。”灯芯也替他高兴。

“为了表示庆贺，我妈妈明天要为我举办一次宴会，我已经通知了其他朋友，你明天一定要早早参加！”皮诺曹拍着灯芯的肩膀说。

“我是应该参加明天的宴会，和你一块分享快乐，但我今天要去一趟啊。”灯芯脸上露出无奈的表情。

“你准备几点钟出发？你明天去不行吗？”

“不行，过了今晚就再也没机会了。我得等到半夜，大约是十二点钟才能出发。”

“你要去的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为什么这样匆忙？”

“去一个国家，我要长期生活在那里。那是一个充满神奇的国家，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国家，也是我心中最理想的国家。”灯芯说着，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神色。

“有那么好吗？这个国家叫什么名字？”皮诺曹惊奇地问。

“这个国家叫玩乐园，你觉得怎么样？要不跟我一块去吧。”

“一块去？不行，我可不能去。”皮诺曹一口回绝。

“皮诺曹，你真是个傻瓜。我刚才说的都是实话，你如果不去，肯定要后悔一辈子。就我们这些孩子而言，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比得上那个国家。在玩乐园里没有一所学校，更不用说枯燥无味的书本和惹人讨厌的老师了。那

个神奇的国家里，人们都不用学习和工作。各个工厂和单位每逢星期四就放假了，而且一周内就有六个星期四和一个礼拜天。还有，更舒服的是，那个国家的假期每年都是从一月一日放到十二月三十一日。我非常赞成那个国家的制度，也非常喜欢那儿的生活方式。文明、发达的国家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灯芯滔滔不绝对皮诺曹描述玩乐园的情况。

“那么，在玩乐园里的人们是怎样生活的呢？”皮诺曹急忙问。

“居住在那里的人们，晚上钻进被窝睡觉，早晨起床后就出去玩，成天都是玩乐，什么事都不用干，怎么样，不错吧？”

“嗯？”皮诺曹的眼睛放出了光彩，似乎在说，“要是那样的生活，我也想去体验一下。”

“想好了没有？我们一块去吧，你到底是去还是不去？你倒是快点决定啊！”灯芯催促他说。

“不行，我不能去！我绝对不能去！我答应过仁慈的仙女，我不要在外面瞎逛，我要做一个好孩子，我要为我说过的话负责任，不能随便违背自己的诺言。哎呀，坏啦，太阳马上就要落山了，我得赶紧回去。朋友，再见了！祝你幸福愉快！”说着，皮诺曹就要转身离去。

“皮诺曹，你等一会儿！这么早就要回去？你那么着急干什么呀？”灯芯拉着皮诺曹的手说。

“我得赶快回家。我仁慈的母亲临走前再三吩咐，让我天黑以前必须赶回家去。”

“过一会儿再走吧，再等上两分钟。”灯芯极力挽留皮诺曹。

“不行，再过一会儿就太晚了，我妈妈会担心的。”

“就是两分钟，怎么会太晚呢？再呆一会儿吧！”

“真的不行，我会被仙女妈妈责备的。”

“有什么大不了的？就让她去骂吧，随便骂，骂完她就不会再骂了。”捣蛋鬼灯芯说。

“灯芯，就你一个人去还是与别人一起去？”

“不是我一个人，还有另外一百多个孩子一块去。”

“怎么去呢？是走着去吗？”

“怎么会走着去呢，半夜时候，有一辆马车会经过这里，坐上车，我们会到达那个全世界最漂亮、最文明的国家。”

“哎，我说罗梅奥，那马车是半夜来吗？能不能提前些到这里？”

“为什么要提前呢？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是说，那马车要是早些来，我就可以送你们上路。”

“嗯，如果你愿意送我们上路，那就在这里再等一小会吧，说不定马车真的能早些过来。”

“不行，我不能再等了。无论如何，我都得回家去了。”

“喂，皮诺曹，没事的，只要再等上两分钟就行了。”

“可是我一点也不能再拖延时间了，回去迟了妈妈还不定要急成什么样子。”

“你的仙女妈妈的胆子也太小了吧？她是不是怕你会被萤火虫吞下去？”灯芯用嘲笑的气语说。

“那倒不是。”皮诺曹说。“那个神奇的国家连一所学校也没有吗？”

“别说学校了，连学校的影子都看不见。”

“这么说，也不会有老师了，是吧？”

“是的，一个也没有。学校没有，要老师有什么用呢。”

“那人们也用不着学习了吧？”

“学习？用不着，当然用不着！绝对用不着！”

“哎呀！太令人向往了，多好的国家啊！”皮诺曹嘴里说着，眼睛望着前方，脸上的表情就好像看到了那个美丽的国家一样。

“是啊，真是个好地方。虽然说我以前从来没有去过，但凭着想象也可以猜出那是个好国家。”灯芯附和着说。

“那怎么样？跟我们一块去看看，行不行？”灯芯还在鼓动皮诺曹。

“怎么说我都不行。因为我向仙女妈妈发过誓，说一定要做个言而有信的人，不去外面游逛。我不能对不起她。”

“那好吧。你代我向学校里的同学样问好。如果同学中有谁愿意去玩乐园，那就告诉他来这儿坐上马车就可以到达。”

“再见了，灯芯。祝你一路顺风，生活愉快，玩得开心。可是有一条你要记住：千万不要忘了我们这些好朋友。”

说完这些话，皮诺曹就转过身，向回家的方向走去。可还没走出几步，他又停下脚步，回头问灯芯：

“哎，灯芯，你说那个国家里，每周有六个星期四和一

个礼拜天，确确实实是那样的吗？你不会骗我吧？”灯芯拍拍胸脯说。

“确实是那样，半点不假，我们俩是要好的朋友，我怎么会骗你呢？”

“你说在那个国家里，每年的假期都是从一月一日放到十二月三十一日，也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千真万确！你要是不相信，可以去看看呀！”

“实在是个好地方、好国家呀！”皮诺曹听了非常羡慕，咂咂嘴巴激动地说。

说完后，他紧接着又说了一句：

“唉，那地方就是再好，我也不能去。我得马上回去看妈妈。祝你一路顺风，再见！”

“那你一个人回去的时候小心点儿，再见！”

“那马车还不来，你们还得长多长时间才能动身？”

“大约还得两个钟头吧。”

“真没法子！假如你们在一个小时内动身的话，我还是可以等下去的。”

“嗯？你不是说马上要回家吗？等到我们起身的时候，你就太晚了，你妈妈就该急死了。”

“管不了那么多了，就是现在回去也已经晚了。再迟回去一个小时，也是一样的。”

“皮诺曹，如果是那样的话，你的妈妈又要责备你了。”

“没什么大不了的，就让她骂去吧，随便骂。她骂完就不骂了。”

皮诺曹和他的朋友罗梅奥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话，不觉天色已晚，四周一团漆黑。

又过了一会儿，远处出现了一点灯光，一闪一闪的，时隐时现。那灯光缓缓地向他们这边移动，看上去越来越亮。不大工夫，他们就听到了隐隐约约的铃铛声和吆喝声。只是那声音非常微弱，只有竖起耳朵才能听得到。

“来了！是马车来了！”竹午非常激动，一下子跳起来说。

“马车来了？是去游乐园的那辆马车吗？”皮诺曹低声问道。

“是，就是接我去游乐园的马车！怎么样，你快点决定吧，跟我一起去吧，你究竟是去还是不去？”

“可是，”皮诺曹又问，“在那个国家里的人们，成天只是玩而不用学习，是真的吗？”

“是真的，绝对是真的。我已经说过了，我们是亲密的朋友，我为什么要说假话来骗你呢？”

“那可是个好地方……每天睡完觉就出去玩，没有学校……真是个好国家……不用去读书，整天在街上遛达……多么奇妙而美好的国家呀！”皮诺曹既像与灯芯说话，又像是自言自语。

## 无忧无虑的生活

做梦似的疯玩了五个多月，皮诺曹忽然发现自己的耳朵长大了，好像驴耳朵一样。后来，皮诺曹变成了一头完完全全的驴子。

那匹马车终于过来了。但是，因为马车的轮子上都裹着厚厚的棉絮和破布头，所以走起路来几乎没有一点儿声音。

前面有十二头驴子在拉着马车。驴子的身体都是一样高，一样长，但皮毛的颜色却各不相同。这十二头驴子，有的皮毛是黑色的，有的皮毛是灰色的，有的皮毛是黄色的，还有的驴是黑白相间或黄白相间条纹状的。

这也不算什么，最惊奇的是，这十二头拉车的驴子，他们脚上不像常见那些拉车的马一样，钉着铁掌，而是像人一样，四条腿上都穿着白颜色的牛皮靴子。

让我们再瞧瞧那赶车的，他的模样更是非同一般。

赶车的是一个又矮又胖的男人。胖得身高小于腰围的直径，脑袋就像一颗圆圆的西瓜，没有脖子，脑袋是直接放在肩上的。脸又肥又腻，好像涂着一层猪油。他总是笑眯眯的，一笑起来，五官都挤在一块，十分逗人。他说话的声音就像一只撒娇的猫，讨取食物时发出的声音。

孩子们看到赶车人的模样，马上就对他产生了好感。他们争先恐后地跳上马车，恨不得每人长上一双翅膀，转眼间就飞到那个令人神往的国家。那个美丽、神奇的国家是以“玩乐园”的名字出现在地图上的。人们一听到“玩乐园”这三个字，心中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激动。

这时候，马车上挤满八岁到十二岁的儿童。他们互相胸贴背，背贴胸地挤在一团。整个马车和车上的孩子们简直就是一个沙丁鱼罐头。车上的孩子们尽管不能转动身子，甚至连呼吸也感到困难，但始终没有一个人埋怨。因为他们心中明白，只要再等待三四个钟头就可以到达玩乐园了。而那里没有学校、老师和枯燥的课本。现在这点苦算得了什么，一到玩乐园就彻底解脱了。

那辆马车来到皮诺曹和灯芯的面前，刚一停下，那赶车的矮胖子立刻对灯芯挤眉弄眼，做出各种逗人的表情，笑着向：“喂，亲爱的孩子，你站在这儿干什么呢？是不是也想坐我的马车，去那个名叫玩乐园的美丽国家呢？”

“是的，当然是了。我们站在这里已经等了很长时间了，你为什么现在才来呢？”

“可是孩子，我先告诉你吧，马车上已经挤满了人，别说座位，连站的地方也没有了。不信你来瞧瞧，哪还有一点空地呢！”说着，赶车的胖子就打开车门让灯芯看。

“不管怎么样，”灯芯说，“我必须去。里面是挤不下了，这样吧，我坐在车辕上就行了。”然后他就腾地一声跳起来，坐到了车辕上。

“嗨，你们俩是朋友吧？”赶车的那位矮胖子一面用手

指着车辕上的灯芯，一面走到皮诺曹跟前，低下头来非常和蔼地问：“你准备怎么办呢？要是想回家，就快点走吧，天已经这么晚了。要是跟我们一块走，那就快点上车吧，我可以帮你找个地方。”

“我不去，我要留下来。”皮诺曹回答说，“我得马上回家去，我妈妈还在等我呢。我要去学校读书，勤奋学习，掌握知识。我已经发过誓，一定要听家长的话，不在外面结交坏朋友，不到处瞎逛，不给家里添麻烦。每个好孩子都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嗯，孩子，你说得好，你的话很有道理。”赶车的胖子点点头说。

“喂，皮诺曹，”灯芯大声说道，“听我的话，跟我们一块去玩乐园，痛痛快快地去玩吧。去学校读书有什么意思，老师整天都在耳朵根婆婆妈妈地唠叨，还得每天早早起床，不能迟到。还有那些写不完的作业，一天下来头都大了，真是烦死人了。而玩乐园那个地方，简直就是美丽的天堂，成天无忧无虑，多好啊！”

“快点走吧，我们一块都去，到那儿玩个痛快。在学校里把人都快折磨死了。不要怕这个怕那个的，走吧。”马车里又有好几个人说。

“嗨，朋友！”看到皮诺曹站在地上犹豫不决，马车里的上百个孩子们纷纷劝说他，“在学校里我们早就呆腻了，快点去吧！”

“让我想一下，假如我跟你们一块去了玩乐园，我那慈祥的妈妈会有什么感想呢？”皮诺曹脸上副沉思的表情，不

过这时，他的意志有点动摇了。

“管不了那么多了，你不要总是考虑那些苦恼的事情。你好好想一想，我们去的可不是一个普通的地方，那可是一个无拘无束的天地呀！到了那里，妈妈，还有老师，都管不着我们了！”

皮诺曹紧闭着嘴巴，一句话也不说。此时他的内心十心矛盾，思想上正在进行激烈的斗争。一方面，他想起了温和慈祥的仙女妈妈，她对自己是多么的体贴和关怀啊！自己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外面惹祸，而仙女都宽厚地原谅了他。自己这一去，妈妈又要四处寻找，不知道要愁成什么样子呢。另一方面，他又经受不住那游乐园的诱惑，他毕竟还是一个孩子，脑子里边想的最多的还是自由和玩耍。在学校里，两节课中间的十分钟休息时间，已经让孩子们兴奋不已，更何况一周可以放上天假呢。皮诺曹站在地上唉声叹气，过了好长时间才说出一句话：

“好吧，我和你们一起去。请给我让点地方，我进里面去。”

那游乐园的诱惑最后还是战胜了理智。

“车里边的地方已经占满了。”那个赶车的矮胖子说，“如果你愿意去，我们还是十分欢迎的，这样吧，你就坐我这个赶车的座位吧。”

“如果我坐在那里，你怎么办呢？”皮诺曹问。

“没关系，你坐上去吧，我可以走着去。”矮胖子走到皮诺曹跟前，拉住他的手，要把他扶上赶车的那个位置。

“不行，不要那样，那真的不行。与其坐在你的位置

上，我还不如骑在驴子的背上呢。”皮诺曹倒退一步，摆摆手说道。

说完，皮诺曹就来到最前面靠右边的驴子跟前，伸出手按在驴背上，就要骑上去。正在这时，那头驴子突然一扭身子，抬起一条后腿，照准皮诺曹的胸部就是一蹄。皮诺曹来不及躲闪，“哎哟”大叫一声，然后就摔倒在地，跌了个仰面朝天。

那些马车里的孩子们看到这个场面，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笑得前仰后合，眼泪直流。

但是，那个赶车的矮胖子却没有笑。他脸色十分平静，就像平时一样走到那头脾气暴躁的驴子跟前，装出一副要与它亲热的模样，突然张大嘴巴，一下子把驴子的右耳朵叼的嘴里。那赶车的矮胖子牙根一用力，只听“咯嘣”一声，半只驴耳朵被他咬了下来。然后又“呸”地一声，把半只驴耳朵吐在了地上。矮胖子的嘴上也沾满驴血和驴毛。

这个时候，皮诺曹已经从地上爬起来了，他心中非常生气。于是又来到那头驴子身边，高高跳起，“腾”地一下稳稳落在了那头驴子的背上。皮诺曹的这个动作十分成功，也非常优美，马车里的孩子们都止住了笑声，一边大声叫喊着“皮诺曹，你真行！……”一边拼命地拍手鼓掌。

没想到，皮诺曹正在驴背上得意洋洋，而那头驴子却猛地扬起后腿，屁股高高抬起，把皮诺曹“啪”地一声扔到了路中间的泥坑当中。于是，马车里的孩子们又哄堂大笑起来。那个赶车的矮胖子仍然不笑。他与刚才一样，走到驴子跟前，假装要与它亲热，却猛地用嘴叼住驴子的耳

朵，牙齿用力，咬下了那头可怜驴子的左边半个耳朵。他把驴耳朵吐在地上后，与皮诺曹说：

“孩子，这下不用害怕了，放心骑上去吧。我的这头驴子脾气有点怪。可是，我已经将他的两只耳朵咬下了。我想他这下就不像刚才那样凶了。”

皮诺曹听了矮胖子的话，又从地上爬起来，来到那头两边耳朵都被咬下一半的驴子跟前。那个赶车的矮胖子说得果然不错，这一次驴子温驯了，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任由皮诺曹骑到背上。就这样，矮胖子赶着马车出发了。十二头驴子全都奔跑起来，拉着马车在大路上向前飞驰而去。马车里的孩子们虽然拥挤不堪，极为难受，但他们都非常兴奋，叽叽喳喳议论着玩乐园的各种好处。皮诺曹骑在驴背上，脑子里一片混乱。他一会儿想到慈祥的仙女，不由得心中难受。一会儿又想到玩乐园里的无拘无束，又感到非常激动。正在皮诺曹胡思乱想的时候，耳边传来一个隐隐约约的说话声：

“皮诺曹，你真是个傻瓜，每次都轻信别人的话，自己任性而为。你一次又一次地违背自己的诺言，心里边想的老是玩耍、瞎逛，把你仙女妈妈的忠告忘得一干二净。这样下去，你迟早要后悔的。”

皮诺曹听了这些话，心中非常惊慌。这声音到底是谁说的呢？他坐在驴背上面左顾右盼，向四周望去。可是他没发现半个人影。驴子们继续拉着马车向前奔驰，马车里面的孩子们早就停止了议论，都昏昏沉沉地睡着了。灯芯睡得好像一头死猪似的，“呵呵”地打着呼噜。只有赶车的

矮胖子坐在车辕上哼着一首悦耳的曲子：

黑夜里别人都睡觉，哎哟！可是我却睡不着……

“可能是我自己的心理作用，实际上根本没有人说话。”  
皮诺曹心里想着。

马车又往前行驶，大约走了一里多地的时候，皮诺曹又听见了刚才那个微弱的声音：

“你真是个笨蛋，皮诺曹。你好好听着吧：不去学校读书，不听从老师和家长的劝告，成天只顾玩耍和闲逛，这样的孩子简直就是一个废物……我也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因此今天才来劝告你。你就像这样不务正业，迟早会哭的，说不定比我现在哭得更惨。到那时候你即使明白过来，也已经迟了。”

这一次可不是什么心理作用和精神上的幻觉。这几句话虽然很微弱，但真真切切传入了皮诺曹的耳朵。皮诺曹听了大吃一惊，赶紧从驴背上跳下来，快步来到驴子的前面，用手抓住驴的鼻子。

小朋友们，你们猜猜到底是怎么回事。

原来是那头驴子正在哗啦哗啦地流着眼泪，就好像一个普通的人在流泪，而且驴子哭得还非常伤心。

皮诺曹看到这种情景，心中感到非常奇怪，刚才那些话是这头驴子说的吗？驴子怎么会说话？可是现在它却哭得如此伤心。想到这里，皮诺曹冲着赶车的矮胖子大声叫喊：

“喂，赶车的胖叔叔，你快点下来瞧瞧，这头驴子正在哭呢，而且还哭得非常伤心。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什么？你说什么？驴子正在哭泣？我才不相信呢，驴子怎么会哭泣？孩子，你不要骗我，逗我开心啦。”矮胖子仍然坐在赶车的位置上没有下来，很显然，他认为皮诺曹是在撒谎。

“叔叔，我不骗你，你下来看一看就知道了。”

“那也许是它遇到了什么痛苦的事，就让它尽情地哭吧。如果你现在给它娶个老婆，它肯定就不会哭了。”矮胖子仍然不相信皮诺曹的话，用开玩笑的话气和他说。

“那你是不是教过这头驴子说话？”皮诺曹又问。

“没教过呀。只是这头驴子在马戏团里工作过两年，可能学会了几句简单的话。”赶车的矮胖子回答说。

“这头驴子真是可怜啊！你瞧瞧，他哭得多么伤心哪！”皮诺曹说着，眼泪几乎要掉下来。

“好了，好了。”矮胖子说，“驴子哭泣有什么好看的，不要拖延时间了。快点骑上驴！离玩乐园还有很长的路呢，黑夜天气凉爽，我们快点赶路。”皮诺曹听了矮胖子的话，又骑到了驴背上。那马车继续向前行驶。到第二天清晨，大家顺利地来到玩乐园。

这是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国家。在这里居住的全部是儿童，年龄都在六岁至十四岁之间。整个大街上充满了吵闹声和尖叫声，只要在大街呆上一会儿，就会感到头昏脑胀。玩乐园的大街小巷里，到处是一群一伙调皮的孩子。他们有的在堆木头，有的在打网球，有的在玩手枪，有的在学开车，还有的在荡秋千。他们不是在这儿“老鹰抓小鸡”，就是在那儿“瞎子乱找人”。有的脸上涂着水彩，扮

作丑角，有的把纸点着吞入口中，有的用沙哑的嗓子唱歌，有的扭动着身体跳舞，有的在翻跟头，有的在学狗走路，有的在学猫叫，有的在跳绳，有的在打斗，有的在做祷告，有的穿着军装，假装首长的样子，还有的“咯咯咯”大叫，就像刚下完蛋的母鸡一样。大笑声、哭喊声、叫骂声、口哨声，声声入耳，拍手的、跺脚的、躺着的、奔跑的，应有尽有。在这种乱七八糟，高声喧哗的环境中，如果不用手捂住耳朵，恐怕马上就会变成聋子。玩乐园的中心还有一个宽阔的广场，那里的剧场内，整日整夜都是座无虚席。街道两旁是挨家挨户的店铺，每一家的墙上都是五颜六色的图画和一些让人看不明的标语。标语上的字是用白灰写的——不用读树（书）、开心乐月（园）、万（玩）个高兴等等。

皮诺曹、灯芯和那些坐马车一块来的孩子们一下车，就被这眼花缭乱的场面吸引住了。哎哟，我的天哪，果然是热闹非凡。他们马上就加入了这个乱纷纷的天地，尽情地玩耍去了。没用多长时间，他们就和这里的孩子们混熟了，而且变成了亲密、要好的朋友。亲爱的小读者们，世界上哪儿还有第二个这样的国家，多么幸福，多么美好的国家啊！

就这样，皮诺曹和灯芯与别的伙伴一样，每天都沉浸在这欢乐的海洋中。他们吃完饭就玩，玩累了就睡，睡醒了再玩。也不用去学校读书，更不用去写什么烦人的作业。嘿，神仙般的日子哪！

“哎，朋友，”皮诺曹一见灯芯的面，就高兴地说，“我

们现在是多么幸福啊！这才叫真正的生活！太好了！”

“是啊，简直没法形容了。”灯芯回答说，“皮诺曹，我说的没错吧？当时你还有点不愿意来呢，说是要去学校读什么破书，要回家去找仙女。你看看现在是什么光景，学校、老师、作业全都见鬼去吧！能有今天这样的生活，还不是我的功劳？我没有骗你吧，正因为咱俩是知心朋友，我才会这么热心地劝告你，关心你！”

“太谢谢你了，灯芯。我能到玩乐园这个国家来快乐地生活，全是靠你的帮助。我可真是没有交错你这个朋友。你知道以前学校的老师对你怎样评价吗？他们总是这样说，‘灯芯是个捣蛋的孩子，你不要和他交朋友，灯芯会勾引你闯大祸的！’”

“嗯，皮诺曹。”灯芯晃着脑袋说，“学校的那些老师对我太不了解了，他们因为我的成绩差总是说我的坏话。这些事情我早就知道了。但是我胸怀宽广，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懒得与他们计较。”

“你真行，你真伟大！”皮诺曹激动地说。然后又把灯芯紧紧地搂住，还在脸上吻了一口。

就这样，皮诺曹和孩子们在玩乐园这个独一无二的国家里，整日整夜疯狂地玩着闹着。五个多月的时间像闪电似的一晃而过。他们从没有去过学校，更没有读过一本书，写过一个字，每天都愉快地生活着。可是有一天清早起床后，皮诺曹吃完早饭正准备出去玩耍，却发现了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皮诺曹惊恐万分。哎，可怜的皮肤诺曹又一次遭到了命运的捉弄。他也因此而变得垂头丧气。

## 变成驴孩子

皮诺曹的头上长出了驴耳朵。后来，他就变得和驴一模一样，并且还“啊啊呵——啊啊呵”地叫唤着。

在乐园呆了五个多月，波诺曹、灯芯和其他孩子们抛去了以前的一切烦恼，没命地玩，疯狂地玩。可是有一天，皮诺曹却惊恐万分。是什么事情让他惊恐万分呢？

亲爱的小朋友们，仔细听着，让我慢慢地告诉你们。

那一天早晨，皮诺曹起床后，匆匆吃过早饭，又要出去玩耍。他刚要迈出大门的时候，举起手来，像平时一样，要整理一下凌乱的头发。咦？这是什么？皮诺曹吓了一跳。他的手还没有摸到头上，就触到一个肉乎乎的东西……

他仔细一摸，是自己的耳朵。哎哟！我的天哪！皮诺曹的耳朵变长了，整整长出了二十多公分。他怎能不惊恐万分呢？

皮诺曹是一个木偶，他的耳朵出世以来就非常小，小到用肉眼几乎看不见的地步。但这是怎么回事呢？它在不知不觉中怎么会长出二十多公分呢？简直就像长在野地里那又粗又长的谷穗子。本来自从他们来到乐园以后，每天玩得十分开心，皮诺曹的心情非常舒畅，可是现在，却没由来地长出这样一双耳朵，他是多么吃惊啊！

皮诺曹想瞧一瞧自己的大耳朵是什么模样，立刻在房间里找镜子。可在房间里翻箱倒柜，好半天也没找见。于是他又想出一个办法，他找来一只洗脸用的盆子，在里面放了满满一盆清水。然后把脸伸过去一照，啊呀，天哪！水面上清清楚楚地映出一张脸，两侧都长着长长的耳朵，跟驴头上的耳朵一模一样，别提有多么漂亮了。皮诺曹在水盆里看见了最不愿见到的情景，心中好像打翻五味瓶，酸甜苦辣一齐涌上来，自己也说不清楚是什么滋味。他恨，但又不知道该恨谁，那只能恨命运了，命运又一次捉弄了他。哎，此时的皮诺曹，心中是多么悲哀、绝望和无奈啊！

皮诺曹开始大哭大叫，乱蹦乱跳，并且不停地用头往墙壁上碰去，一会儿就碰得鲜血直流。但他越是愤怒，那驴耳朵越是变得又大又长，到后来，耳朵上竟然长出了一层细小的驴毛。

楼上住着一只漂亮的松鼠，他听到楼下的皮诺曹又哭又闹，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便慌慌张张跑下来。小松鼠跑进房间一看，只见皮诺曹头破血流，泪如雨下，正在屋子里四处乱跑，还以为他的神经出了什么毛病。小松鼠跑过去，拉住皮诺曹的手，脸上露出关切的神色，急忙问道：

“喂，亲爱的邻居先生，你身上哪儿不舒服？快点告诉我，你怎么了？”

“小松鼠，我生病了，我的病非常严重，身上十分难受，我恐怕是活不成了。哎，对了，你懂不懂医术，会不会把脉，如果会的话，快给我作一下检查，看看究竟是身体的哪个部位发生了病变。”皮诺曹见小松鼠进来，停下了

奔跑，哭丧着脸说。

“嗯，不太懂，稍微会一点点。”小松鼠谦虚地回答说。

“那就请你帮我看看吧，我现在浑身上下没有一块舒服的地方，哎哟，我难受得快要死了，快帮我看看吧！”皮诺曹大声哭着说，说完就躺在了床上，把胳膊伸到了小松鼠的面前，让他把脉。

小松鼠用左前爪子扶住皮诺曹的胳膊，伸出右边的爪子，摸到他的脉搏，开始检查起来。小松鼠一会儿眉头紧皱，一会儿倒吸凉气，一会儿又露出沉思的样子。皮诺曹看着小松鼠的脸色，内心惊恐不已。于是就开口问：“小松鼠，怎么样，我得了什么病？严重不严重？治疗起来有没有困难？”

小松鼠听了他的问话，摇了摇头，又长叹一口气，然后缓慢地说：

“噢，我的邻居，非常抱歉。我现在只能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

“嗯？不幸的消息？你说出来，是什么不幸的消息？”皮诺曹听说有不幸的消息，急忙脱口问小松鼠。

“你的体温很高，但这种高烧不是一般的高烧……这种高烧……嗯……”小松鼠吞吞吐吐地说着。

“喂，小松鼠，你为什么不说呢？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高烧？”皮诺曹又问。

“好像是，是驴子的高烧。”小松鼠回答说。

“我真的不明白，怎么会是驴子的高烧呢？”皮诺曹其实心中十分明白，但嘴上却这样问。

“你真的不明白？”小松鼠问皮诺曹。

“不明白，那种驴子的高烧我可不清楚。”皮诺曹回答说。

“那好吧，”小松鼠又说，“你听着，给你说个明白，是这样的，在以后的两个小时至三个小时的时间内，反正最多也不会超过四个小时，你的身体将会发生一个令你想象不到的变化。我的意思是说，你将会变成另外一种动物，这个动物既不是一个木偶，也不是一个真正的人类的孩子。”

“喂，小松鼠，我说，有那个可能吗？我怎么会变成另一个动物呢？我能变成个什么样的动物呢？”皮诺曹心中非常恐惧，几乎是哆嗦着问。

“不仅仅是有可能，而且是可以肯定的。最多只需要四个钟头的时间，你就会变成一头不折不扣的驴子。这是玩乐园的规矩，任何人也不可能改变就是那种拉着马车、长着两只长耳朵、四条腿、一只尾巴和一身短毛的真正的驴子。那种驴子的脾气一般都很固执、暴躁。那种驴子的力气比较大，可以把满车满车的白菜和土豆从农村运输到城镇。那种驴子……”小松鼠说完皮诺曹将会变在一头驴子以后，还要滔滔不绝地给他讲述驴子的脾性。

“行了，行了，不要再说了。”皮诺曹心中最担心的事终于从小松鼠的口中得到了证实。他听到小松鼠还要给他讲述驴子的脾气和性格时，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话。

皮诺曹想到自己马上就要变成一头地地道道的驴子，禁不住放声大哭起来，他用手狠狠地揪着自己的耳朵，那

样子好像是揪着驴子的耳朵一样。

过了一会儿，皮诺曹不揪耳朵了，他用力握住拳头，仰面朝天，大声哭着说：

“上帝呀，我来到玩乐园还没有多长时间，刚刚过了几天无拘无束的日子，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命运啊，你为什么这样捉弄人，让我变成一头驴子，叫我怎样见人呢？我该怎么办呢？我该怎么办呢？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变成一头驴子！”

小松鼠见可怜的皮诺曹快要发疯了，上前安慰他说：

“冷静一点，先生，冷静一点。你听我说，你马上就会变成一头驴子，这已经成了不可改变的事实，你现在大喊大叫不起什么作用。有一本书叫什么来着，上面写得很清楚，每天沉迷于游戏，或者在外面闲逛，吊儿郎当，并且非常不喜欢书本、老师和学校的人，最终会变成一头驴子。”

“书上真是这样写的吗？我为什么没看见过？”皮诺曹哭着问。

“是这样写的，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事到临头，你哭也没有用了。”小松鼠说。

“哦，我差点给忘了，这不能完全怪我，我不骗你，小松鼠。这全是灯芯那个家伙的过错。”

“灯芯？灯芯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小松鼠问他。

“灯芯是罗梅奥的外号，他是我学校里的一个同学。因为他长得又高又细，所以人们都叫他灯芯。我以前是一个非常淘气的孩子，不听大人的劝告，经常撒谎，喜欢到外

面瞎逛。家里的人整天为我担心，可是我却把他们的体贴和爱护不当作一回事。那次我因为偷人家的西瓜，被抓住后，给人家充当看门的狗。半夜班里我帮主人抓住了四个偷鸡贼，被放了出来。回到家中以后，我亲爱的仙女妈妈又一次原谅了我。我发誓以后再也不到外面瞎逛了。在后来的一年中，我在学校努力读书，给妈妈捧回一张大红奖状。妈妈喜欢的不得了，就答应第二天把我变成一个真正的人类的孩子。我听了非常高兴，为了庆贺这件大喜事，决定要在第二举办一次盛大的宴会。灯芯跟我是形影不离的好朋友，所以就去通知他，请他第二天去参加宴会，和我一起他享快乐。但那家伙却把我带到了玩乐园。我本来是要马上回家，还要听妈妈的话，继续去学校读书，做一个好孩子的。可是那灯芯说玩乐园里没有学校，没有老师和书本，在那里的孩子们除了吃饭和睡觉，就可以尽情地玩。我经不住他的劝说，就跟着灯芯来到这里，哪知道却成了这个样子。”

“那你为什么听从坏朋友的胡言乱语呢？”小松鼠听完皮诺曹的一大段叙述，紧接着问。

“因为……小松鼠，说实话，我是一个木偶，不具备识别好人坏人的能力，也没有体贴爱护别人的心肠。假如我多少能替别考虑一点，就不会从家里自个儿跑出来了。我那可怜的妈妈找不见我，不知急成什么样子了。唉，我如果现在仍然呆在家里，该有多好啊，我早就不是木偶了，而是一个漂亮的真正的人类的孩子。仙女妈妈那么疼爱我，关心我，我真是对不起她……不说这些了，下次见到灯芯

我绝对不会放过他，非得把它骂个狗血喷头。”

这时候，皮诺曹把所有的过错都推到了灯芯的身上。不用埋怨上帝，也不用责怪命运，这全部的灾难都是由灯芯一个人造成的。皮诺曹把自己过去的经历向小松鼠诉说了一遍，就要离开房子去找灯芯。当他快要走到门口的时候，突然想到自己的头上还长着两只长长的驴耳朵。哎哟，幸亏还没出去就想起来了，要是这个样子走到街上，人们看到那毛乎乎的驴耳朵，不吓个半死才怪呢。再说，这个样子出去被人看见了，自己还有脸活在世上吗？皮诺曹想到这里，又赶忙退了回来。怎么办呢？嗯，有了。皮诺曹一会儿就想出了一个好主意。他找出一个大棉帽子戴在头上，把长长的帽沿拉下来，将两只驴耳朵堵了严严实实。

皮诺曹把两只驴耳朵藏好以后，才离开了自己的房间。他来到大街上，到他们经常玩的地方寻找灯芯。他先来到广场，没找到。又来到小剧场，没找到。后来又到一个小店铺，仍然没找到。皮诺曹满世界乱跑，凡是能去的地方都去过了，但是连灯芯的一根汗毛也没找到。皮诺曹向街上的人们打听，可人们都说没见过灯芯。他能跑到哪里去呢？

最后，皮诺曹实在找不到灯芯，就跑到他的家里去找。皮诺曹到门口一看，大门紧闭着，于是就走上前去，“当当”敲了两下门。

“是谁呀？”里面传出了灯芯的声音。皮诺曹听得那声音好像有点不对劲，与平时的声音不大一样。

“是我呀，皮诺曹。”木偶站在门外回答说。

“你就在门外等一会儿吧，我马上去给你开门。”灯芯在屋里说。

皮诺曹就站在门外等候。可过了足足有半个小时门才打开了。皮诺曹走进去一瞧，哎哟，我的天！可把皮诺曹惊呆了，因为他发现了一件比他自己长出驴耳朵还奇怪的事情。原来，皮诺曹看见灯芯也和他一样，头上戴着一顶棉帽，长长的帽沿把耳朵堵了个严严实实。

皮诺曹本来是找到灯芯要把他骂个狗血喷头，但看见灯芯和自己一样头戴大棉帽，并且也是遮住耳朵，他心中的怒气就消了一大半。皮诺曹的心里立刻想到：

“不用问，这家伙的头上一定是长出了长长的驴耳朵，耳朵上面也长着驴毛。和我一样，身体不舒服，也在发那种驴子的高烧。”

皮诺曹心里这样想着，但脸上却装出平淡无奇的样子，好像很随便地微笑着问：“我说灯芯啊，你这几天感觉怎么样，很不错吧？”

“嗯，是不错，每天玩得非常开心，就好像掉进了蜜缸里。”灯芯回答说。

“噢？你说的话是真的吗？”皮诺曹问。

“是真的，我为什么要骗你呢？”灯芯脸上露出很不自然的神色，违心地说道。

“对不起，我不是这个意思，但你的头上为什么戴大棉帽呢？现在的天气也不冷，而且还把整个耳朵都包住了？”皮诺曹打破砂锅问到底。

“昨天玩的时候一不小心，把脑袋碰在了墙壁上，流了

很多血。医生说不让着风，必须用布子包住，于是我就找到了这顶大棉帽。可是，皮诺曹，你为什么也戴着大棉帽，并且把整个头几乎都包住呢？”灯芯撒谎说完，又反问皮诺曹。

“嗯，是这样的。我昨天跑步的时候摔了一跤，把膝盖碰破了。现在还是钻心的疼，医生让我戴一顶大帽子。”皮诺曹也在骗灯芯。

“唉，你可真可怜哪！我的朋友。”灯芯同情地说。

“是啊，我的朋友，你也够不幸的。”皮诺曹也说着同样的话。

接下来皮诺曹和灯芯都觉得无话可说，只是面对面地站在地上，用互相嘲笑的表情看着对方的脸，心中都有一种幸灾乐祸的感觉。

过了好长时间，皮诺曹才用十分温和的语气问灯芯：“灯芯，有件事我想向你打听一下。”

“什么事，你就说吧，我如果是知道的话，十分乐意告诉你。”灯芯说。

“我问你，你身体上的某些部位有没有得过什么病，比如说，你的耳朵有没有不舒服的感觉？”皮诺曹说出了心里的真话。

“没有呀，我的耳朵一直是好好的。你的耳朵呢？”灯芯不承认自己的耳朵有毛病，反过来又问皮诺曹。

“当然没有了，我的耳朵一直是非常健康的。但是，今天早晨起床后，我觉得有一只耳朵揪心的疼，就好像是针扎一样。”皮诺曹含含糊糊地说。

“哎，这可奇怪了，我也是今天早晨起床后，感到耳朵就像针扎似的疼痛。”灯芯说。

“那你的哪一只耳朵疼呢？”皮诺曹又问。

“噢，要是一只疼就好了，可是，我的两只耳朵都疼啊！”灯芯说，“皮诺曹，你的哪一只耳朵疼呢？”

“别提了，我也和你一样，两只耳朵都疼。我想一下……你说我俩是不是得了同一种病？”皮诺曹问。

“不会吧？怎么可能得同一种病呢？但这也真有点奇怪，也许是同一种病吧。”灯芯说。

“灯芯，我想出一个主意，不知你愿意不愿意？”皮诺曹说。

“我们是好朋友，有什么主意你就说出来吧，我会同意的。”灯芯接着说道。

“你把大棉帽脱下来，让我瞧瞧你的耳朵吧。”皮诺曹提出了这样的请求。

“给你瞧瞧是可以的。但是，皮诺曹，你看我的耳朵之前，必须让我先看一看你的耳朵。”灯芯说。

“那不行，先让我看看你的，看完你的，再让你看我的。”皮诺曹说耳朵。

“那不行，我不同意，你必须得让我先看，然后你再看我的。”灯芯也不让步，坚持先看皮诺曹的。

“咱们都想先看对方的耳朵，而且谁也不愿让步，我看这样吧，”皮诺曹想了一会儿说，“咱们俩是真诚的朋友，都应该彼此相信，咱们订一个口头上的合同吧。”

“合同？你说要订一个什么样的合同？”灯芯不知皮诺

曹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抬起头来问。

“是这样，为了我们都能看到对方的耳朵，咱俩订一个合同：我们俩同时摘下帽子，露出耳朵，你说好不好？”皮诺曹回答说。

“行，我同意，就按你说的去办。”灯芯举双手赞成。

“那好吧，你准备好，我一会儿喊完一、二、三，咱俩就一起把帽子摘下来。”皮诺曹吩咐灯芯。

说完，皮诺曹站得直直的，大声说道：

“开始，准备，一——二——三！”

皮诺曹刚一喊完“三”，两个人就同时把帽子脱下来，远远地抛在了地上。

就在这个时候，一幕令人想象不到的场面出现了。皮诺曹和灯芯俩人的头上都长着一双长长的驴耳朵。他们两个人虽然都遇到了同样的灾难，但是谁也没有感到悲伤和愤怒。相反，他们却都有一种微妙的心情，互相幸灾乐祸地看着对方的长驴耳朵，嘴上露出怪异的笑容，说着嘲笑对方的话语。最后皮诺曹和灯芯都大笑起来，笑得连腰都直不起来。

皮诺曹和灯芯就这样不住地笑，到后来笑得几乎喘不过气来。正在他们两个笑得前仰后合的时候，灯芯突然停下来，闭口不笑了。他的脸上露出了非常恐怖的神色，摇摇晃晃，东倒西歪，脸色惨白。他哆嗦着嘴唇对皮诺曹说：

“哎哟，我快要不行了，皮诺曹，救救我吧！”

“你怎么啦？你怎么啦？灯芯，你的身上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吗？”皮诺曹看到灯芯的模样，心中感到奇怪，急忙

问。

“哎呀！这是怎么回事，我站不稳了，刚才还是好好的，怎么就忽然觉得快要爬下去了？”灯芯一脸惊慌，回答说。

“噢？不好了！我也站不稳了，和你有同样的感觉，双腿往前弯，身子向前倾，就想用手支撑在地上。”皮诺曹说。他脸上的表情和内心的恐惧与灯芯是完全一样的。

皮诺曹和灯芯的话刚刚说完，俩人就觉得身子朝前要倒下去似的，他们只好伸出手来支撑在地上，不然的话整个身子都要爬在地上。可是这样一来，他们的胳膊马上就变成了两条前腿，手掌也分别变成了两只蹄子。于是他们便在屋子里绕着圈子跑起来。跑了大约半个多钟头，头部越变越长，身上边也长满了灰色的细毛，还夹杂着一些白色的条纹。

可怜的皮诺曹和灯芯眼睁睁看着对方和自己都变成了一个奇怪的四脚动物，但连一点办法也没有。这样还不算，最讨厌、最倒霉的是他们俩又各自长出一条毛乎乎的长尾巴。这时候，他们两个的心情特别糟糕，既害羞又无奈，禁不住流出眼泪，放声大哭起来。

他们两个不哭还不要紧，这一哭可把皮诺曹和灯芯吓了个魂不附体，差点瘫倒在地。因为他们俩听到的不是哭声，而是“啊啊！啊啊！”的叫声，那叫声凄惨响亮，让人听了心中发冷，那是怎样的叫声啊，和驴子的叫声没有半点区别。到这时，皮诺曹和灯芯两人都变成了不折不扣的驴子。

也就在这个时候，皮诺曹和灯芯听到外面有人“当当”地敲门。

接着有人在门外大声叫喊：

“哎！快点开门！我是把你们接到玩乐园的矮胖子，就是那个赶车的。听见了没，快点把门打开。否则的话，有你们好受的。”

## 驴子生涯

皮诺曹变成了一头地地道道的毛驴，矮胖子把他拉到集市上去出售。后来被杂技团的团长看中，把他买回去教他钻火圈和其它杂技表演。一天晚上，驴子的腿受了伤，又有一个人把它买走，这个人准备用他的皮来做一面大鼓。

皮诺曹和灯芯在里面听见矮胖子的声音，不知他要干什么，再加上自己已经变成了驴子没脸见人，所以就把门闩插上，不让他进来。

那个赶车的矮胖子在门外等了好长时间，见他俩不给开门，心中非常生气。于是就抬起腿，使劲一脚，“咣当”一声把门踢开了。他走进里面，仍然像平时那样，五官紧紧地挤在一块，笑眯眯地对灯芯与皮诺曹说：

“嗨！你们俩可真行啊！太伟大了！你们的叫声十分悦耳，我老远就听见了。一听到你们嘶叫，我就赶紧跑来了，怎么样，你们俩的感觉不错吧。”

两头驴子听了矮胖子的话，一声不响，无精打采地站在那里，低垂着两只软绵绵的长耳朵，把毛茸茸的尾巴藏在了两腿中间。

“嘿嘿！你们知道不知道，我给你们白吃，白喝，还让你们尽情地玩，就是为了让你们变成驴子，然后再把你们卖掉。

要不我从哪儿挣钱呢？”矮胖子奸笑着说。

说完，那个赶车的矮胖子从衣兜里掏出一把木梳子，走到他们跟前，一边轻轻地抚摸他们的全身，一边给他们仔细地梳理皮毛。

用了好长时间，矮胖子才把两头驴的毛梳好。嘿！驴子还真漂亮，浑身上下的毛整整齐齐，油亮油亮的。这时候，矮胖子又找来两根长绳，分别拴住两头驴子。然后，就要把他们牵到了集市上。

一路上，皮诺曹和灯芯低垂着头，耷拉着耳朵，极不情愿地跟在矮胖子身后。他们还听见玩乐园里那些孩子们的欢笑声和吵闹声。可怜的孩子，等你们也变成驴子的时候，恐怕哭也来不及了。

到了集市一看，嗨，可真够繁华的。满眼都是各种各样的动物：有马、牛、羊、狗等等。动物的叫唤声与人们的吵闹声混在一起，热闹非凡。矮胖子把两头驴拴在一根木桩上，然后放开喉咙大声喊：“卖驴啦，我这驴又年轻，又便宜，卖驴啦——”没有一顿饭的工夫，两头驴就被人买走了。

买走灯芯的是一位农民。这位农民的驴子前两天得病死了，而这几天正是使用驴子干活的季节。他来到市场上转悠了一圈，发现灯芯的身子长长的，正是他心目中的好驴。经过一番讨价还价，那农民将灯芯牵着回家了。

而买走皮诺曹的，却是一位杂技团的团长。这个杂技团里驯养着许多动物，可就是缺少一头驴子。这位团长来到集市上，一眼就相中了皮诺曹。他来到皮诺曹跟前，用手摸摸他的背，又揪揪耳朵，扳开他的嘴巴，瞅瞅他的牙齿，还提

起尾巴摇了几下。最后，团长又站在远处，从头到尾打量一番，嘴里连声说道：“好驴，好驴！”

这位团长把钱交给那个赶车的矮胖子，就骑在皮诺曹的背上回到了杂技团。像其它动物一样，团长准备教皮诺曹走钢丝、钻火圈以及其它本领，把他培养成一位出色的杂技演员。

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现在让我们再来说说那个赶车的矮胖子。他做的是做什么生意，你们大概已经猜到了吧？这个满脸堆笑的家伙看上去一团和气，心地善良，像是用奶油和蜂蜜做成的，但他的本质却非常恶劣，就像毒蛇一样毒辣。他的工作就是赶着马车周游世界各地，遇到那些讨厌学校、喜欢玩乐的孩子，就骗他们说玩乐园有如何如何的好，再给他们吃一些糖果之类的东西等孩子们相信了，就把他们装到马车上，一块拉到玩乐园。让那些懒惰、淘气的孩子们在这个国家里尽情、痛快地玩。而那些可怜的孩子都非常高兴，以为这一下可是无人管束了，于是一天到晚只是玩乐，从来不学习。可是天长日久，他们就一个一个地变成了驴子。而那个矮胖子就把他们用绳拴住，牵到集市上去出售。然后就怀里揣着大把大把的钞票继续到世界各地去逛悠，同时物色下一批捣蛋调皮的孩子。这样，他的钱越滚越多，没用几年时间就成了一个百万富翁。

我们先不管灯芯被买走以后的经历，现在来关心一下木偶人——驴子——皮诺曹吧。

皮诺曹被杂技团的团长骑回去以后，不久就被教训了一顿，吃尽了苦头。

那团长牵着皮诺曹来到驴圈，把他紧紧地拴住。然后提来一篮子干草倒进槽里，这是他给皮诺曹准备的晚餐。可是皮诺曹将干草在嘴里嚼来嚼去，就是咽不下去，最后吐在了地上。

团长看见皮诺曹咽不下干草，一边小声喝骂着，一边又给他提来一篮子玉米秆。但挑肥拣瘦的皮诺曹仍然吃不下去。

“哟，这么可口的玉米秆你都吃不下去，你想要吃什么呢？”杂技团的团长愤怒了。“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你是一头驴子，还是一头馋嘴驴子。过来，让我帮你改一改嘴馋的毛病。”

说完，杂技团的团长就举起驯兽用的皮鞭“啪”的一声抽在了皮诺曹的驴背上。

这一鞭甩得不轻，打得皮诺曹皮开肉绽，鲜血淋漓。皮诺曹感到钻心似的疼痛，禁不住大哭起来。实际上听起来根本不是哭，而是驴叫。他一边叫一边说：

“啊——呵！啊——呵！疼死我了，疼死我了！那干草一点儿水分也没有，我实在是吞不下去呀！”

“吞不下干草就去吃玉米秆！”团长大声吼着说。他由于经常驯兽，所以能听懂驴子的语言。

“啊——呵！啊——呵！吃了玉米秆，肚子会不舒服的。”

“好馋的驴子，你的意思是，让我给你端一盘蛋糕和一只烤鸭吗？你吃下这个，肚子就舒服了。”话音刚落，又用力抽了他一皮鞭。

皮诺曹挨了两次鞭子，心中害怕，变得老实多了。他紧

闭嘴巴，再也不敢嘶叫了。

团长看他老实了，就转身出去了。驴圈里只剩下皮诺曹孤零零的一驴。时间不长，他的肚子就开起饿起来，接着就吐开了口水。自从变成驴子以后，皮诺曹还没吃过一口饭。这会儿他实在饿极了，口水不住地从嘴里流出来。

可是槽里除了玉米秆外什么东西也没有，皮诺曹觉得没有什么指望了，就试着含了一口玉米秆，放在嘴里慢慢地嚼着。最后他闭住眼睛，屏住呼吸，把那嚼碎的玉米秆咽进肚里，然后用嘶哑的驴语说：

“嘿，玉米秆这东西还挺好的，滋味不错嘛。”

然后，皮诺曹又把剩下的玉米秆全部吞进肚里，舔舔嘴，摇摇尾巴，那意思是说：这下我可吃饱啦！

第二天清晨，皮诺曹一醒来就觉得肚子又饿了起来，他准备再吃一点玉米秆。可是当他飞快地跑到槽边一看，才发现里面只有干草。原来他忘记昨天已经把玉米秆吃光了。没办法，只能吃干草了。于是皮诺曹又硬着头皮，把那一篮子干草吞进肚里，然后自言自语地说：

“这干草的味道可不如玉米秆，更比不上蛋糕和香肠了。唉，谁让我当初轻信坏朋友的话，跟着他跑到玩乐园呢？如果我呆在家里继续读书该有多好啊！我那可爱的妈妈肯定不会让我吃这些干草和玉米秆。没办法呀，但愿我的痛苦遭遇能够给那些讨厌学习、调皮捣蛋的孩子们一个教训。而我自己……只能后悔着吧。”

“后悔？”这时，杂技团的那位团长走进驴圈，接过皮诺曹的话说，“你现在后悔也已经迟了。我把你买回来，是为了

让你表演，让你帮我挣钱发财，而不是让你白吃白喝。知道了吗？走吧，驴子，现在就去杂技团。我要好好地把你驯一驯，教你钻火圈、走钢丝，然后呢，再教你学跳舞。”

尽管皮诺曹极不情愿去学什么杂技表演，但他又非常害怕团长的鞭子，只好无可奈何地跟着去了。可怜的皮诺曹为了学会那些难度很大的动作，整整耗去了三个月的时间。

三个月，在岁月的长河中只不过是短暂的一瞬间，但对皮诺曹来说，这三个月简直比三个世纪还要漫长。在团长的皮鞭下他起早贪黑，挥汗如雨，食不裹腹，饱受折磨，尝尽了驴世间的所有辛酸。他被皮鞭打得血迹斑斑，伤痕累累，浑身上下没有一块皮肤是完好无损的。实在是惨不忍睹。唉！这令人难以忘记而又不堪回首的三个月哪！

好了，小朋友们，我们先把皮诺曹所经历的苦难抛在一边，来听听下面发生的故事吧。

人们终于等到这个惊喜的日子，在这一天里，杂技团将为观众们献上一场精彩的表演。上午的时候，大街上就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海报。海报上面这样写着：

特别精彩表演

今天晚上

本杂技团男女演员雄马雌马

上演现代舞蹈和惊险刺激的杂技

另有出色演员

驴子皮诺曹

（艺名舞蹈王子）

首次登台献艺

为观众表演  
祖传绝技  
舞台鲜艳夺目  
场中绚烂多彩  
欢迎观众  
届时光临

这天黄昏时分，大街上人山人海，热闹非凡。离表演开始还有一个钟头的时候，剧场内已经座无虚席了。

尽管贵宾票、优惠票、普通票的价格一涨再涨，但早已被抢购一空。没买到票的人们仍然围在售票口处，久久不肯离去。买到票的人们争先恐后地拥进剧场，而没有票的人却只能在外面徘徊。

剧场内，阶梯式的座位上站满了各个年龄段的人们。因为观众太多了，他们只好站着观看。人们都等待着舞蹈王子皮诺曹在舞台上一展风采，要看看他那令人叫绝的舞蹈表演。

演出的前一阶段结束后，杂技团的团长快步走上舞台。他穿着黑色的燕尾服和一条雪白的西裤，头戴一顶礼帽，足蹬一双长筒靴。他来到观众面前，恭恭敬敬地向观众行了个礼，然后用装模作样、怪声怪气的语调，得意洋洋地大声说道：

“先生们，女士们，亲爱的各位来宾，你们好！”

“本杂技表演团首次来到美丽的贵地，我们非常高兴能够为你们演出。下面我向大家介绍我团最出色的演员驴子皮诺曹：这头驴子的艺名叫舞蹈王子。是我们艺术界的一位后起之秀。我告诉大家：这头驴子曾经在欧洲各国的皇宫巡回演

出，许多国王和皇后都观看过他的表演，并且对他的演技给予很高的评价。

在此，我代表杂技团的全体演员向今天晚上光临的各位观众表示衷心的感谢！

并请诸位以后要多多帮忙！同时，我们也欢迎诸位对我们的表演提出宝贵的意见，但愿我们的表演陪伴大家度过这个愉快而美丽的夜晚。谢谢大家！”

团长的话音刚落，观众们便发出哄堂大笑，同时拼命地鼓掌。

一会儿，驴子皮诺曹从幕后缓缓地走到舞台当中。观众的掌声更加热烈，简直就像天上的雷声一样。今天晚上的皮诺曹装扮得光彩照人。只见他头戴一根闪闪发光的新缰绳，缰绳上面钉满了金黄色的铜扣子，耳朵上分别插着一朵鲜红的月季花，灰色的驴鬃梳理的整整齐齐，上面洒着名贵的高级香水，背上搭着一匹粉红色的绸缎，肚子上围着一一条绣着花色的黑边带子，尾巴扎成很多小辫子，辫子上挂满了五颜六色的细带子。嗨！好一头美丽迷人的驴子啊！

团长走到皮诺曹的跟前，用手揪住他的长耳朵，领着他沿舞台四周转了一圈，然后又回到当中。他一边抚摸着驴头，一边又唾沫星子四溅地说：

“亲爱的各位女士、各位先生们！下面，我给大家讲述一个真实的故事：站在诸位面前的这位舞蹈王子曾经是一头驴子。他那时在茂密的热带森林和辽阔的田野中无拘无束地奔跑。为了摸透他的脾气并征服他，鄙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请大家细心观察他那双眼睛，是不是露出凶光呢？我为了把

这头大自然的驴子调教成一个有礼貌的动物，使出了所有办法，但根本不起作用，万般无奈之下，我举起了柔软的皮鞭，用皮鞭向他传达我的命令。我对这头驴子这样的关心爱护，但他却不仅不领我的情，而且还把我恨得咬牙切齿。以后，我又把他带到威尔士地区的一个医院，为他进行了全面的检查。经检查发现这家伙的背上有一块坚硬的骨头。于是我又请来许多医学院的教授，他们通过鉴定，认为这块骨头可以促进毛发生长，同时这块骨头也可以生出许多艺术细胞。因此我就开始下功夫教他钻火圈、跳舞，最终使这头驴子成为一个出色的年轻演员。他漂亮、机灵，演技高超，那些猴子、老虎、山羊都对他十分佩服。等一会儿请大家欣赏他的表演，然后再给我们提出宝贵意见，以便我们今后继续提高他的表演水平。但是，在驴子开始表演之前，我要向诸位提个小小的要求，我热烈欢迎你们明天上午来观看我们的晚场演出。如果天气刮大风，那么上午的演出就要推迟到明天晚上，在上午的晚上九点开演。”说完，杂技团团长又向观众鞠了一个躬，然后对驴子说：

“皮诺曹，你快点过来一下，在你表演以前，先给今天晚上观看我们演出的先生、女士们敬个礼！”

皮诺曹听了团长的话，快步走到舞台的前边，两条前腿一弯，咕咚一声跪在了地上。然后他就冲剧场内的观众们点点头，又摇了摇尾巴。

台下的观众看了皮诺曹的表演，都觉得非常有意思，没命地鼓起掌来。

皮诺曹在地上跪一会儿，给观众行完礼，就站了起来，

回到舞台中央。

这时，那位团长从腰上解下一条皮鞭，面对台下的观众说：“各位观众请注意，下面请大家欣赏我团舞蹈王子，皮诺曹的精彩表演。”

说完，团长挥动皮鞭在空中一甩，发出了一声清脆的响声。然后他又来到驴子跟前，大声喝令：

“作好准备，驴子，现在开始慢步走。听我的口令：一、二、三！”

于是，舞台上的驴上就迈动四蹄，开始走动。因为是慢步走，所以皮诺曹走得非常慢。他摇头摆尾，东张西望，晃晃悠悠地沿着舞台四周走了两三圈。

走了一会儿，那位团长又将鞭子在空中甩了一个响声，同时大声喊道：“现在开始快步走！”皮诺曹听到团长的吩咐，马上加快速度，急匆匆地继续沿着舞台绕围。

“现在开始跑步！”团长又甩了一下皮鞭，大声命令。

听到命令，皮诺曹又加快步伐，由急走变成了小跑。

“加快速度！全速奔跑！”团长几乎是吼着命令。

于是，皮诺曹就撒开四蹄，使出全身力量奔跑起来。皮诺曹在舞台上狂奔，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看得人眼花辽乱。

就在这时，只见杂技团的团长从怀里摸出一把手枪，高高地举在空中，食指勾动扳机，“呼”地一声，枪响了。

听到团长的枪声，那正在奔跑的驴子假装被击中，装成受伤的样子，猛地朝前跳了一大步，扑通一声，跌倒在地，打了几个滚，就一动不动了，好像死了似的。

台下的观众看到这里，马上欢呼起来，为驴子的精彩表

演大声叫好。台下的掌声如雷，叫喊连天。

这时，倒在地下的皮诺曹爬起来，向观众致谢。当他的目光扫过观众席时，看见一个漂亮的女人坐在贵宾席。她看上去非常慈祥，胸前挂着一张照片。皮诺曹睁大眼睛，仔细一看，那照片上是一个木偶。

皮诺曹看见那女人胸前的照片，就像中了邪一样，一下子呆在那里，眼睛发直。

“啊，那是我的照片啊，真奇怪，怎么会跑到她的手里呢？……啊，对了，我明白了，那个女人就是仙女，就是我慈祥的妈妈！”皮诺曹呆了一会儿，又清醒过来，心里这样想。

皮诺曹想到自己日夜思念的妈妈就在跟前，高兴得忘乎所以，禁不住大声叫喊：

“仙女，我亲爱的妈妈！”但是人们没有听到他的叫喊，因为他发出的不是人的声音，而是一头驴子的嘶鸣。皮诺曹的那声嘶鸣悠扬婉转，悦耳动听。把剧场内的观众都逗乐了，尤其是那些孩子们，更是笑得合不拢嘴。

团长听见皮诺曹乱喊乱叫，快步走过来，举起皮鞭狠狠地抽在了驴头上，因为按照杂技团的规矩，动物在观众面前嘶鸣是不礼貌的。

可怜的皮肤曹挨了一鞭子，疼得不停地倒吸凉气。过了好大一会儿，背上的疼痛才慢慢地消失了。

当他再一次向观众席上望去，才发现仙女不见了，只留下一个空空的座位。

皮诺曹心中感到非常失望，他忍不住心中的悲痛，眼睛

发酸泪珠顺着脸颊，大颗大颗地滚落在地。

场内所有的人们都没有注意到皮诺曹的表情，就连团长也没看见，他又用皮鞭在空中甩了一下，对着皮诺曹大声说：

“过来，驴子，继续努力。下面你就给观众们表演钻火圈的绝技，让他们看看你是多么的迅速和灵巧。”

这时候，有几个演员抬出一个大火圈，放在舞台上。今天不知是怎么搞的，也许是由于仙女的出现，分散了皮诺曹的注意力。他一跑到火圈前面，就觉得心里发虚。试了两三次，皮诺曹都没有火中跳过去，而是低着头从火圈的下面跑过。团长看到这种情形，又高高举起手中的皮鞭。皮诺曹已被打怕了，一见到皮鞭就浑身发抖。最后没办法，只得硬着头皮朝火圈中跳过去。

好！头和前腿已经钻过火圈。好！身子也钻过去了。哎呀！不好！就在皮诺曹的身体快要全部钻过火时，一只该死的后腿碰在了火圈上。真不幸哪，可怜的驴子和火圈一块摔倒在地。

钻火圈的表演演砸了，台下的人们喝出了倒采，口哨声、叫骂声响成一片，水果皮、小石块扔上了舞。

皮诺曹的腿摔断了，就是那条不争气的后腿。皮诺曹倒在舞台上，过了好长时间才咬牙爬起来，一拐一拐的，差点没回到驴圈。

“驴子怎么啦？摔坏了没有？把他牵出来，让我们看看他！”剧场内的孩子们乱哄哄地大声叫喊。他们十分同情那头出色的驴子，看到驴子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失误，心情非常沉重。然而，在以后的表演中，人们再也见不到皮诺曹的身影。

第二天上午，团长请来两位兽医，就是为牲口治病的医生。他们经过一番仔细的检查，一致认为皮诺曹的腿是粉碎性骨折，根本无法医治。恐怕都要受到一生的走路影响，更不用说去表演什么节目了。

送走两位兽医，团长叫来一个小演员，对他说：

“这头驴的腿是治不好了，不能再参加演出了，让它呆在团里只有白吃白喝。没有那么便宜的事儿，你把他牵到集市上，立即卖掉。”

小演员牵着皮诺曹来到集市，高声叫卖，说他的这头驴子有毛病，要便宜处理。

不大一会儿，一个买主走过来问：“喂，小伙子，你这头驴要卖多少钱？”

“卖……二十里拉。”

“就这么一头拐驴，还要卖二十里拉？我告诉你吧，我买了他可不是让它干活。我看这头驴的皮挺厚，弹性也不错。我买了他是为了剥下他的驴皮，来做一面大鼓。前天，我们村里文艺队的那面鼓，不知让谁给敲破了。”

“那就给十里拉吧。”

“行，就给你十里拉。”

就这样，可怜的皮肤诺曹被那个男人仅用十里拉就买走了。

皮诺曹听说要剥掉自己的皮，把自己做成一面大鼓，心中别提有多悲伤哪！

那个买主牵着皮诺曹从集市上出来，来到海边。他把一口袋沙子捆在皮诺曹的脖子上，手里抓住缰绳，用木棒使劲捶打驴屁股，把他赶进了海水里。

因为脖子上吊着一口袋沉重的沙子，皮诺曹一下去就沉到水里。那个买主坐在岸上，手里紧紧地揪住缰绳，在那儿耐心地等待。他的意思是，等到皮诺曹被海水淹死后，再把它拉上来，剥掉他的驴皮。

皮诺曹在海中被鱼吃了，又变成一个木偶。可是他在海中逃命的时候，遇到一条凶猛的鲨鱼，把他吞进了肚子。

那个买主在岸上大约等了一个小时。他自言自语说：

“这么长时间了，那头驴子一定被淹死了。我这就把他拉上来，开始剥他的皮，再用驴皮做一面精致的大鼓。”

接着他就开始往回收手里的缰绳，他两手交替着拉缰绳，一会儿就把那东西拉出水面。嘿嘿，小朋友们，你们又要大吃一惊了。因为那买主拉出来的根本就不是一头死驴，而是一个木偶，露出水面时，那个木偶的身子像一条水蛇似的不停地扭动。

那个买主看到拉出一个木偶，以为自己是在做梦。忙用手指在大腿上使劲一捏，好疼哪！不是梦。这可把他吓得够呛，眼珠外鼓，面色惨白，嘴巴张大，呆立不动。

过了好长时间，那个买主才从惊吓中慢慢清醒过来。他眼睁睁地看着一头驴子换来一个木偶，自己的十里拉钱也白花了，漂亮的大鼓也做不成了，心中一阵难过，放声大哭起来：

“哎哟，天哪！我的十里拉钱白花了，那可是我用血汗换来的啊！驴子没了，我到哪儿去找皮呢？我心爱的漂亮大鼓又做不成了。唉，明明是赶进去一头驴，怎么会变成一个木偶呢？那驴子到底能跑到哪里去呢？我该怎么办？我怎么

办啊？”

“叔叔，你不要哭了，我就是刚才的那头驴子。”皮诺曹笑着对买主说。

“你就是刚才我赶进海里的那头驴子？鬼才相信呢！”买主听皮诺曹说他就是那头驴子，露出满脸的疑惑，说道。

“是的，怎么不是呢？你让我怎么说，你才会相信呢？”皮诺曹说。

“撒谎！你这个骗子，您想戏弄我，是不是？”那个买主问。

“不是，我不是戏弄你，我怎么会戏弄你呢？叔叔，我不会骗你，我说的话一点不假。”皮诺曹坚持说自己是由那头驴子变成的。

“你刚才还是一头驴子，为什么在水里边呆了一个小时，上来以后就能变成木偶呢？”那个买主怎么也弄不明白，要问皮诺曹一个究竟。

“大概是海水玩的把戏因为大海经常开这种玩笑。”皮诺曹笑着说。

“你这个木偶，不要戏弄我啦！你要是继续戏弄我，惹我生气了，我可要让你吃点苦头！”那个买主大喊着说。

“叔叔，你不是把我从集市上买走，又在我的脖子上绑了一口袋子，然后又把我赶进海里的？你准备用我的皮做一面大鼓，是不是？我没有骗你吧？”皮诺曹见他要生气了，急忙说。

“咦！奇怪了，这家伙对我的事知道这么多？难道他真的是那头驴子变成的？”买主心里想。

又过了一会儿，买主对皮诺曹说：“嗯，你的话好像是真的，可我还是不明白，你在水里边钻了一会儿，到底是怎么变成木偶的？你原来可一直是一头驴子呀！”

“那好吧，我就老实告诉你。”皮诺曹说，“但是你必须解开我脖子上的绳子。”

这时，那个买主急于知道事情的真相，立刻动手把捆住皮诺曹脖子上的绳子解下来。

皮诺曹又自由了，马上像森林里的一只小鸟，叽叽喳喳地讲了起来：

“叔叔，你听好了。我原来就是一个木偶，和现在你看到的这个木偶一模一样。非常顽皮淘气，吃了不少苦头。后来我认识了一位美丽善良的仙女妈妈，变得听话起来。她正要帮助我，让我变成一个真正的人类孩子。这时候，我轻信了一个坏朋友的谎言，跟着他到了一个叫什么玩乐园的国家。在那里，我们无拘无束，痛痛快快地玩了五个月。没想到，有一天早晨起来，我发现自己的耳朵变长了，而且上面还长出了驴毛。后来我的胳膊变成前腿，手掌变成蹄子，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驴子。就连尾巴也长出来了，话起话来也是驴子的嘶鸣声……叔叔，如果你想品尝一下害羞的滋味，那就去玩乐园呆上几个月，当你变成驴子，看到自己长出尾巴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是害羞了。就这样我被牵到了牲口集市上。在集市里，一位杂技团的团长看中了我，把我买了回去，教我学会了跳舞、钻火圈等好多本领。那一天我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忽然看见观众席上坐着我的妈妈。我的心紧张，钻火圈时摔倒在地上，摔断了一条腿。那个团长知道我的腿

治不好了，再也不能为他表演挣钱了，就把我又牵到了集市上。就这样，叔叔，你为了做一面漂亮的大鼓，需要一张皮，就把我给买来了。”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可是我买你的时候花了十里拉，难道这些钱就这么丢掉了？”买主心疼地说。

“叔叔，你只是想做一个漂亮的大鼓，看中了我那张驴皮，才把我买回来，是吧？”皮诺曹说。

“是啊，可是你已经变成了一个木偶，那驴子不在了，我剥准的皮呢？”那个买主问。

“你不要烦恼，叔叔，世界上的驴子太多了，你还愁弄不到一张驴皮？”皮诺曹说。

“你的话说完了没有，你这头驴子，不，你这个木偶，都说些没用的。”买主问。

“说完呢，我还得再说几句。叔叔，你是一位非常善良的人，这我知道，因为你买我的时候，就说过你不让我干苦力活，只是你想做一个漂亮的大鼓，需要一张又厚又硬的皮，才买了我。叔叔，你把我带到海边是准备把我杀死的，对吧？但你有一颗仁慈的心，看到一头活生生的驴子不忍心下手。于是你就在驴子上吊了一口袋沉重的沙子，把他赶进海里，准备让海水淹死他。叔叔，你真是一个好人。我从内心里佩服你，你真行！了不起！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的大恩大德。但是，叔叔，你知道不知道，你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我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为什么？你说说看。”那个买主听了皮诺曹的话，插嘴问。

“在你把我赶进海里的时候，没有估计到仙女会来救我，

这就是你得不到驴皮的原因。”皮诺曹回答他说。

“仙女？她是谁？哎，木偶，你说的那个仙女是什么人？”买主不知道仙女的底细于是问。

“仙女就是我的妈妈呀！”皮诺曹回答说，“我也和其它孩子一样，有个妈妈。我的妈妈非常漂亮，而且又有一颗仁慈善良的心。她对我非常体贴、关心和爱护。她的全部心血都倾注在我的身上。每当我因为不听他的话而遇到灾难时，她总是不顾一切地来帮助我。即使我做错了事或者惹她生气了，她伤心过后也会原谅我的，她是那样地爱着我，无论什么时候也不会抛弃我的。因此，仙女看到我被赶到海里快要淹死的时候，立刻下命令派出无数条鱼。那些鱼游到我身边一看，是一头快要咽气的驴。于是他们就把我当成一顿美餐，开始吃我，我从前还没见过这么嘴馋的鱼，他们蜂拥而上，一齐爬上我的身体。那些鱼有的吃我的毛发，有的吃我的鼻子，有的咬我的耳朵，有的啃我的脖子，有的撕我的大腿，还有的要嚼我的蹄子呢！……更可笑的是，有个家伙，不，有一条可爱的小鱼把我的尾巴连皮带毛全都津津有味地吞进肚子里。”

“从此以后，那买主听说鱼把驴子吃了，内心恐惧地说，”我再也不敢吃鱼。如果正吃着香喷喷的炸鱼时，突然看见一只毛茸茸的驴耳朵，不把我吓个半死才怪。

“嗯，那是的，即使吓不死，也会恶心得要命。”皮诺曹笑着继续往下说，“叔叔，我还没说完呢，你接着听吧。那些鱼爬在我的身体上不停地吃啊、嚼啊。到后来，他们把我的皮毛和肉都吃光了，就开始吃我的骨头，不，那实际上不是

骨头，而是木头。叔叔，你如果不相信，就过来瞧瞧，我是用坚硬的木头做成的。那些馋鱼们啃了两三口就觉得不大对劲，他们那几颗小牙齿啃在我身上就好像是挠痒痒似的。它们一看没有办法吃下我，就露出一副无可奈何的表情，“吱溜吱溜”长游到别的地方寻找食物去了。那些可恶的家伙太没礼貌了，临走之前连句“谢谢”之类的感谢话也没对我说……那些鱼散去没多久，叔叔就把我拉出水面。叔叔，你是不是担心我在水里边呆得时间太长会感到不舒服？因此，最后你看到的不是一头死驴子，而是一个活蹦乱跳的木偶。

“什么乱七八糟的故事，简直让人不可思议。”买主听完皮诺曹的故事，大声说，“我不管你是怎样变成木偶的，如果你不给我找到一张驴皮，就必须把买你花的那十里拉钱还给我。否则的话，我就把你带到木材市场上，当作一根烧火的柴棒把你卖掉。”

“那好吧，如果你能办到，那就把我卖掉吧！”皮诺曹一边说，一迅速地跳进海里。

皮诺曹在水中游了一会儿，游到离岸边很远的地方，才露出水面。他一边哈哈大笑，一边对买主大声说：

“叔叔，再见了！你可不要忘了我。假如你做大鼓需要驴皮的话，就想想我吧。”

说完，皮诺曹又轻快地向前游去。过了一会儿，他又钻出水面，回过头来大声说：

“叔叔，再见啦！你可不要忘了我。假如你烧火需要柴棒的话，就想想我吧！”说完，皮诺曹就像一条小鱼似的，又钻入水中向前游去。渐渐地，皮诺曹游远了，站在岸上看不清

他的身体，只能看到他拍打水面击起的浪花。

此时，皮诺曹的心情，可与先前大不相同了。那时候，他是一头驴子，每天生活在杂技团团长的皮鞭下，忍气吞声，度日如年；而现在呢，他重新恢复到木偶的本来面目，虽然还不是一个真正的人类孩子，却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皮诺曹钻出水面，深深地吸了一口空气。啊！好晴朗的天空，好壮阔的大海，好新鲜的空气啊！

皮诺曹就这样兴奋地在海中向前游去，游着游着，他看见前边不远处有一座礁石，那礁石颜色雪白，从远处看上去就像一块巨大的汉白玉石头。那礁石上站立着一只可爱的小山羊。她看见皮诺曹向这边游过来，欢快地用一种悦耳动听的声音叫唤着，并且连忙摇头摆尾，那意思是：快一点，请快点到这边来。

这倒没有什么，令皮诺曹感到惊奇不已的是这只山羊的毛。她的毛的颜色与众不同，既不是白色的也不是黑色，更不是黑白混杂的颜色，而是蓝颜色的。皮诺曹为什么会感到惊奇呢？因为这只山羊毛的颜色与仙女头发的颜色毫无区别。

皮诺曹看见那山羊毛的颜色，就想到了他那慈祥美丽的妈妈，他不由得心跳加快，激动万分。皮诺曹振作精神，鼓足勇气，奋力向那白色的礁石游过去。

皮诺曹在海中飞快地游着，眼看就快游到那块雪白的礁石了。这时，水里突然出现了一个庞然大物，那怪物看上去十分凶猛，它露出头，张大嘴，向皮诺曹冲过来。那张开的嘴巴，就好像一个深不见底的山洞，嘴里有两排尖利的牙齿，白森森的，就像两排锋利的尖刀。这种模样的怪物，就是想

象出来，也会把人吓出一身冷汗。

那么，聪明的小朋友们，你们猜猜看，这个庞然大物是什么呢？

是一条鲨鱼。

对了，完全正确，它是一条凶猛残忍的大鲨鱼，也就是我们故事前面提到好几次的那个家伙。这条鲨鱼可够厉害的，它可以吞下任何东西，而且这个家伙的肚子非常大，在它的记忆中，从来就没有吃饱过。因此，它获得一个可怕的外号——海上动物的坟墓。

皮诺曹发现了这条鲨鱼，心中要多恐惧有多恐惧。他拼命地向那块礁石游过去，想甩开那条鲨鱼，保住生命。那个怪物也看见了皮诺曹，它张大嘴巴，露出牙齿，就像一支离弦的箭，迅速地向皮诺曹追过来。

“喂！皮诺曹，快点！快点游！再快一点！向这边来！”那只漂亮的蓝毛小山羊站在礁石上大声呼叫。

皮诺曹听见小山羊的呼叫，拼命划动身体的各部分：手掌、胳膊、腿和脚，加快速度，向前游去。

“皮诺曹，用力！快点！怪物就在你的后边，要追上你了！快点，再加把劲！”小山羊看着水中惊心动魄的场面，在礁石上大喊大叫。小山羊也在四蹄乱动，好像是帮皮诺曹使劲一样。

皮诺曹将全身的力量运用到极限，继续向前奋力游去。

“哎哟！皮诺曹，注意！鲨鱼离你非常近了！快点啊，再不快就要喂鱼啦！快！快！……”小山羊在礁石上慌作一团，就好像是垫锅底上的蚂蚁似的。她在礁石上消耗的体力不少

于海水中的皮诺曹。

皮诺曹看到礁石就在前边，大吼一声，拼尽全身最后的力气向前游去。那身子快得就好像是夜空中划过的一颗流星。

总算游到了礁石旁边。礁石上的小山羊将身体向前倾去，前腿伸得老长老长，正要将皮诺曹从水中拉出来。

说时迟，那时快。就在皮诺曹的手刚要抓住小山羊前腿的一刹那间，后边的鲨鱼已经追了上来。那怪物张开山洞似的大嘴，猛吸一口气，只听“呼”的一声，可怜的皮肤曹就像一块面包，一下子就被吸进了嘴里。可惜呀，就差一点点，皮诺曹就抓住小山羊的前腿了。

可能是那怪物饿极了的缘故，它连嚼都没嚼就把皮诺曹整个身子吞进了肚里。这样也好，免得被那锋利的牙齿咬个粉身碎骨。

皮诺曹被鲨鱼进肚子以后，只觉得周围热乎乎的，眼前一团漆黑，什么也看不见。忽然又觉得脑袋不知撞在什么地方上，直撞得他眼冒金星，头昏脑胀，啊地一声，晕了过去。

大约二十分钟后，皮诺曹醒过来了。他竖起耳朵，什么也听不见，只感到一股热风扑面而来。皮诺曹心中纳闷，不知这风是从何处而来。后来他发现这风是从怪物的肺部吹来的。原来这怪物患有哮喘病，一呼一吸，就像刮风一样。

这时，皮诺曹想起自己被那个怪物吞进肚里，不可能出去了。他禁不住心中害怕，便大哭起来。他一边，一边说：“难受死啦！快救命啊！”

“喂，朋友，来到这里，就别想活着出去了。”皮诺曹耳边传来一个破锣似的声音。

“是什么人在说话？”皮诺曹吓得浑身发抖，问。

“我是和你一起被吞进来的金枪鱼。”

“哦，我是一个木偶。”

“你是怎么被吞进来的？”

“我正在海中游泳，被那家伙发现后，就吞了进来。”

“那咱们就等着被消化掉吧。”

“金枪鱼老兄，得想个好办法呀！”皮诺曹哭着说。

“我也没办法呀，”金枪鱼说，“但我是一位哲学家，我觉得作为一条鱼，生在水里，死在水里，也是有意义的。”

“你的话真让人不可思议！”皮诺曹大声说。

“这不过是一种观念。”金枪鱼说。“政治家们认为观念是应当受到尊重的。

“我们不要谈什么‘政治’、‘观念’了，现在要紧的是怎样才能保住性命。”

“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逃出去。”

皮诺曹和金枪鱼正在黑暗中交谈着，忽然发现前面有一点亮光。

“金枪鱼，你看前面那是什么？”皮诺曹指着前面的亮光说。

“可能也是被鲨鱼吞进来的动物。”

“嗯，我也是这样想的。”皮诺曹说，“我过去看看，要是一条有经验的鱼，或许会有办法呢。”

这样，皮诺曹和金枪鱼说了声“再见”就朝前走了。

## 鲨鱼的肚子里

鲨鱼的肚子里还有一个人，他是谁呢？我来告诉你吧。

皮诺曹与金枪鱼分手后，在鲨鱼的肚子里，深一脚浅一脚地向着亮光走去。

那前面的光越来越亮了，皮诺曹走到跟前一看……哎呀！可把皮诺曹惊呆了。因为他看到鲨鱼肚子里面放了一张桌子，桌子上面点着一根蜡烛。皮诺曹看见的亮光就是蜡烛发出来的。这些都不算什么，令皮诺曹吃惊的是那桌子前坐着一位老爷爷，这位老爷爷竟然是他日夜思念的翟彼特。皮诺曹禁不住心头狂跳，一下子扑到翟彼特的怀中，哽咽着说：“爸爸，你想死我啦！这可不是在做梦吧？”

“这不是梦，是现实。”翟彼特也红着眼圈说，“孩子，我到找你，你到底干什么去了？”

“唉，爸爸！”皮诺曹流着泪说，“那天你卖掉衣服，买到书本让我去学校。可是我却去了木偶剧场，那班主任给了我五个金币。我正准备把钱交给你，但半路上却被狐狸和猫把我的金币骗走了。半路上我还遇到两个歹徒，他们把我吊在树上，是一位仙女把我救下来。后来那仙女死了，我正在痛哭的时候，一只鸽子说你正要漂洋过海去找我。于是我骑在鸽子身上来到海边。我们来到海边的时候，正

是你的小船快要沉落的时候。我在海岸上大喊大叫，却见一个巨浪将你和小船一齐打入水中。后来的事我就知道了。哎，爸爸，你怎么也被鲨鱼吞进了肚子里，你在这里有多长时间了？你是怎么活下来的？”

“那天你来到海岸上，我也看见了。”翟彼特说，“但是风浪太大，我靠不了岸，跌入水中后，就被这家伙吞进肚里，到现在大约快两年了吧。”

“那一天，还有一艘大商船也被海浪打翻了，还好有的船员全被人们救上去了。这条鲨鱼却把商船吞了进来。可喜的是，这条商船上有许多蛋糕、巧克力、饼干、香肠。就是靠这些东西，我才活到今天。可现在，那些食物全被我吃完了，桌子上点燃的蜡烛是最后一根！”

皮诺曹听到这里，急忙问：“以后我们吃什么呢？爸爸！”

“没有什么可吃的了，我们只好等着饿死吧。”

“那怎么行，我们得想个办法出去呀！”

“出去？怎能出去？不要做梦了！”

“我们可以从鲨鱼嘴里边爬出去，然后从海里游走。”

“可是我不会游泳啊，孩子。”

“没关系，你可以骑在我的背上，我带你走。”

“那就试试吧，最坏的结果就是死嘛。咱俩死在一块也很好。”

于是俩人举着蜡烛，来到鲨鱼的咽喉，等待时机成熟，就跑出去。

那条鲨鱼的年纪已经不小了，它的心脏不好，又患有

哮喘病，因此喜欢张大嘴睡觉。皮诺曹父子两个来到咽喉往外一望，啊，看见了那苍茫的大海和美丽的夜空。

“爸爸”皮诺曹夺低嗓音说，“这家伙睡熟了。海面平静，月光明亮，如同白昼。现在正是逃命的好机会。”

接着俩人就高抬腿，轻迈步，穿过咽喉，来到了舌头上。就在他们正在跳出的时候，那鲨鱼打了一个呼噜，舌头一翻又把他们卷回了肚里。手中的蜡烛不知掉在何处，俩人又陷入了黑暗之中。

“这怪物并没有醒，它只是正巧打了个呼噜，我们再往出逃。”皮诺曹说。

于是，俩人又手拉手，悄无声息地走到了鲨鱼的舌头尖上。皮诺曹在爸爸的耳旁小声说：“你爬在我的背上，爸爸，来，我们的命就保住了。”说完，皮诺曹纵身一跃，扑通一声落进了大海。而那条鲨鱼却仍在做着黄粱美梦。

## 美梦成真

皮诺曹变在真正的人类的孩子，他不再是一个木偶了。

皮诺曹驮着父亲跳进大海，拼命向前游去。游了一会儿，皮诺曹发现背上的爸爸浑身发抖，回头一看，见翟彼特的双腿浸在水中，他被冻坏了。

“爸爸，忍一会儿，马上就要上岸了，我再游快一点。”

说完，皮诺曹又加快了速度，挥动双臂，继续向前游去。

可那海面太宽了，一望无际，他们游了好长时间，连个岸边的影子也没看见。这时候，皮诺曹已经游不动了，他身上还驮着一个人，只觉得浑身酸软，呼吸困难，他已精疲力尽了。

皮诺曹转过脸，对背上的爸爸说：“不行了，我游不动了，咱俩恐怕都得淹死……唉，爸爸，你能原谅我以前的过错吗？”

“傻孩子，不要说了，我原谅你。”

正在这时，他们听见一个破锣似的声音说：

“喂，是皮诺曹吗？我是与你一块被鲨鱼吞进去的金枪鱼。”

“是我，还有我爸爸，你是怎么出来的？”

“你们走了以后，我也用相同的办法逃了出来。”

“金枪鱼，快救救我们吧，我游不动了。”

“好，你们骑在我的背，我送你们上岸。”

翟彼特和皮诺曹喜出望外，赶快骑到金枪鱼的背上。

金枪鱼驮着两个人，摆动尾巴，不大工夫，就游到岸边。皮诺曹和翟彼特上了岸，感动得热泪盈眶。他们抱着金枪鱼千思万谢，最后洒泪分别。

这时候，太阳已经升起来了，蔚蓝的太海上霞光万道，景色十分壮观。皮诺曹扶着翟彼特说：“爸爸，咱们走吧，找个地方休息一会儿，再吃点东西。”

说完，两个人拖着疲惫的身子向前走去。

皮诺曹和父亲正走着，忽然看见路边站着两个要饭的。皮诺曹走到跟前才认出是那只猫和狐狸。他们的衣服破乱不堪，身上脏得就像五个月没洗过澡似的。

那猫因为长期装瞎闭上一只眼，现在那只眼睛已经睁不开了，成了真正的瞎子。狐狸也穷得卖了尾巴。他们看到皮诺曹两人走过来，便上前乞讨。

但皮诺曹只是丢下一句话：不义之财不可取，骗人最终害自己，就转身走了。

又走了一会儿，两人看见路边的田野上有一座小茅屋，想来里边是住人的。就走过去敲门。

“外边是谁呀？”屋里有人问。

“是我和父亲，我们又困又饿，想找点吃的，再睡上一觉。”皮诺曹说。

“请进来吧！”

皮诺曹和瞿彼特推门进去，屋里连个人影儿也没有，他们就在屋里东张西望。

“在这儿呢，”他们循声望去，看见一只蟋蟀正趴在墙上。

“对不起，蟋蟀。我以前用棍子打死了你。”

“没关系，我原谅你了。但你要明白，一个人在困难时多么需要别人的帮助啊！”

“谢谢你，蟋蟀。你说的我一定不会忘记。可是，你为什么在这里盖起这间房子呢？”

“不是我盖的，”蟋蟀说，“是一只蓝毛小山羊送我的。她昨天从这儿走时，神情悲伤，口中不住地喊着你的名字。”

“啊？那只小山羊一定是她，就是我的仙女妈妈。”皮诺曹说着已经泣不成声了。

好大一会儿，皮诺曹才止住泪水。他知道父亲身体非常虚弱，就问蟋蟀：“你这儿有没有牛奶，我想给父亲喝一杯。”

“我这儿没有，”蟋蟀说，“前面不远有一位养牛专业户，你到他那里去要吧，他叫让吉奥。你让父亲先睡一会儿，我帮你照看。”

皮诺曹听了，就离开屋子，来到了养牛专业户让吉奥家。让吉奥将他领进屋里，问明来意就说：“我可以给你一杯牛奶，但你必须帮我把这些小麦磨成白面，你以前拉过磨吗？”

“没有，但我可以试试”皮诺曹为了爸爸能喝到牛奶，

就答应了。

于是，让吉奥就领着他来到磨房。可还没拉几圈，皮诺曹就已经汗流夹背了。因为他以前从没干这么重的活儿。

“这活挺重的。”让吉奥说，“我的驴子得了病，快要死了，原来都是他来拉磨。”

听到驴子，皮诺曹儿心中一惊，便求让吉奥领他去看看。来到驴圈，皮诺曹看见地上躺着一头驴子。那驴子又细又长，瘦得只剩皮包骨头。皮诺曹看那驴子好像在哪见过似的，便弯下腰问他：“你是谁，认识我吗？”

“我是灯芯啊！”驴子有气无力地回答。

皮诺曹听了，眼中滚下两行泪珠。

皮诺曹看到灯芯的模样，心中难受，拉完磨，端上牛奶，二话没说就回去了。

在以后的半年中，皮诺曹每天都给让吉奥拉磨，去挣一杯牛奶。喝着牛奶，翟彼特的身体也恢复了。不仅如此，皮诺曹还自己编些草帽去卖，再用钱买一些日常用品。他每天都搀着爸爸到海边散步，让他晒晒太阳，呼吸呼吸新鲜空气。而且他还用挣的钱买了一些书、本书、笔，每天自己学习到很晚的时候才去睡觉。

有一天，皮诺曹准备去商场买几件衣服。他正走着，忽然看见一只漂亮的蜗牛在路边叫他的名字。他走到跟关一看，见是蓝发仙女的那个佣人。小朋友们，你们还记得吗，就是他，给皮诺曹开门时整整用了九个钟头。皮诺曹一见蜗牛就想起他慈祥的妈妈，不由得眼中充满泪水，他问蜗牛：“蜗牛，仙女现在怎么样了，她现在在哪儿？”

“仙女那生病了，现在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蜗牛慢言慢语说。“遇到这么多灾难，她的身心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她现在连一分钱也没有，真可怜哪！”

皮诺曹听到仙女现在这样可怜，心中伤心不已，连忙把身上所有的钱都掏出来，交给蜗牛，让他送给仙女。

蜗牛拿了钱，一改往日慢慢吞吞的性格，像一只疲猫追赶的老鼠，飞一样地跑回去了。

这天夜里，皮诺曹想到仙女对自己的种种好处，自己却老是让她操心，而现在那慈祥的仙女却可怜地躺在病床上……他反来复去睡不着。快要天亮的时候，他才慢慢合上双眼，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皮诺曹只见蓝发仙女走到了跟前，对他说：“你虽然做错了很多事，但在爸爸、妈妈遇到困难的时候，却能竭尽全力地帮助他们，证明你的心地是善良的。所以我原谅你过去的一切。以后你做事时多想一想，生活一定是如意的。”

皮诺曹大叫：“妈妈！”却不见了仙女。他一惊，醒过来了，都是做了一场梦。

皮诺曹坐起来四周一瞧，哎哟！他已变成一个真正的人类的孩子，而不再是一个木偶了。而且桌子上还放着一套崭新合身的衣服和四十个金币，还有一片纸条。纸条上写着：蓝发仙女为了感谢她非常喜爱、心地善良的皮诺曹，送给他一些小小的礼物。

皮诺曹穿上新衣在镜子前一照：啊！黄头发、蓝眼睛、既精神又聪明，好漂亮的少年！

这美好的一刻来得太突然了，皮诺曹有点高兴不过来。

他大叫着“爸爸”跑进了隔壁房间。啊，亲爱的爸爸正画着一幅美丽的底稿，他又要从事以前的雕刻工作了。

“爸爸，这是怎么回事，太兴奋、太激动了！”

“这都是你的原因！”翟彼特笑眯眯地说，“当一个捣蛋鬼改掉原来的坏习惯时，家里的人就会变得年轻活泼起来。”

“哦，太好了，以前那个皮诺曹木偶，现在到哪里去了？”

“瞧，在那里。”翟彼特用手指着桌子上的木偶说。那个木偶两手下垂，双腿弯曲，靠在墙壁上。就这副模样以前真不是怎么站起来的。

皮诺曹看着那木偶，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大声说道：

“那时候我的模样可真逗人！现在好了，我是一个漂亮的少年啦！”

木偶奇遇记

---

# 树精的故事

(丹麦) 安徒生/著 徐丽华/改写

## 树精的故事

让我们到巴黎旅游一番吧，那里正在举办展览会。

没有用多长时间我们就到了巴黎，现在的旅行速度就像一阵风一样快极了，但我们可不是用什么邪门妖术，我们也不会什么腾云驾雾的法术，我们是凭借了科技的力量，蒸气的力量，乘轮船或者坐蒸气火车来到巴黎的。

我们生活的这个伟大时代是一个充满了童话般的神奇时代。

我们一下火车，就径直来到了巴黎的市中心，住在一个非常舒适的旅馆里面，这里的环境相当好，空气也十分新鲜，楼梯上、阳台上放满了五颜六色的鲜花，到处散发着醉人的花香，引来无数的小蜜蜂，在花丛间穿梭忙碌，几只美丽的蝴蝶在花间愉快嬉戏，人生活这样的环境中，真是幸福极了。

我们的房间相当不错，一个宽阔的大广场就在阳台的对面，春天就是从那个方向和我们一块来到巴黎的，它的外形就像一棵年幼的大栗子树，树上长满了鲜绿的嫩叶。在广场上，有一棵树被连根拔起，横倒在地上，它早已失去了生命的活力，再也不能像其他树木那样在春风中茁壮成长了，那棵年轻的栗子树将取代那棵树的位置，在那儿生根发芽并在那儿跟其它树木一样茁壮成长。

这棵栗子树是今天早晨才从离城非常远的乡下运来的，

现在它仍然像在那辆车子上。那棵大树未倒之前长年和一棵很古老的大橡树一起在那块草坪上生长，在那附近居住的孩子爱坐在那棵大橡树下，听一位非常喜爱小孩的老牧师讲故事。这棵年幼的栗子树也非常感兴趣地听老牧师讲故事，树精当时还是个天真的小孩子，就在栗子树的里面居住，她的记忆非常好，栗树童年时期的情形她记得清清楚楚。当它刚刚从土里冒出来的时候非常小，还不如一片草叶大，不过草叶已经固定了它的大小，不能再长大一点。但这棵栗子树却没有一刻停止过生长，它一年比一年高大，很快就超过了那些小小的草叶，并高高地居于它们之上了。它在阳光和空气中生长和锻炼，朝露和甘甜的雨水时常滋润着它，那猛烈的风更铸造了它像铁一样不屈的性格，这些极其有利于它的茁壮成长。

树精对这生她养她的环境有一种深深的爱，她爱那明媚的阳光，她爱那欢快的小鸟，但是人类的语言是最让她喜欢的，她可是个天才，她不仅能明白那些鸟兽使用的语言，她还能明白人说话的意思。

蝴蝶、蜻蜓和苍蝇都是她的好朋友。一有时间，他们就来找她谈心，她也非常爱和这些朋友们交流，他们常常聚在一块儿谈论那些他们熟悉和感兴趣的事物。他们有时评说他们居住的城市，评说那美丽的葡萄园，那些形态各异的树木，那些年代久远的宫殿以及神秘河宫堡中那奇特的花园，那美丽的花园里面还有长长的高高的人工水坝，水里生长着各种各样的生物，并且每一种生物都可以用自己独特的方式，从水的这边飞到水的那一边。它们也同人类一样有智慧、有意识，尽管它们不能像人类一样说话，但它们是极其聪明的，有时甚至比人类还聪明，人类也不得不佩服它们。

那快活的曾经有幸到水中游览过的小燕子，兴奋地和树精讲述了它在水中看到的一切，像色彩艳丽样子奇特的小金鱼，身体肥肥胖胖的鲫鱼，粗大笨重且又呆头呆脑的大鲈鱼，身上披着黄金盔甲的金色大鲤鱼都被它描述得栩栩如生。树精睁着顽皮的大眼睛，听得入了迷，在她的头脑中出现了一幅幅美好的画。那热情的小燕子建议树精亲自去那里看一下，可树精连动也不能动，她又怎么能到那去呢？不过，这并不能使她伤心，她才不在乎能不能亲自去一趟呢，只要能看到她周围的优美风景和那些忙忙碌碌的人们，她也就心满意足了。

虽然与那些朋友们一起交谈，听它们讲故事，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但在那棵大橡树旁倾听那位善良的老牧师讲故事，是最令树精感到快乐的事情，从老牧师那儿树精了解了法兰西的历史，了解了那在法国历史上声名显赫的英雄人物的光辉事迹，一谈到他们的姓名，听故事的人们心中便会产生一种非常崇敬的心情。

在老牧师那里，她从故事中结识了法国的民族女英雄贞德和夏洛特·科戴伊，了解了从遥远的古代，从国王亨利四世到法兰西第一帝国的皇帝拿破仑一世，一直到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的很多惊心动魄、感人肺腑的历史故事，她还了解了那些在人民心中享有崇高声誉的英雄人物。她深深地懂得了法兰西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国家，而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伟大国家，一块自由和民主蓬勃生长的净土，它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的英雄人物。

坐在大橡树底下的孩子们聚精会神地听着老牧师讲的每一个有趣的精彩故事，树精听得更是如痴如醉，她也和那些孩子一样，富于想象。当她听到故事的时候，她总能从那飘

浮不定的白云中幻化出故事中的具体事物。对于她来说，空中那瞬息万变的流云便是她心中的画板，她可以在上面画出一幅幅绚丽多彩的画卷。

她认为能住在这美丽如画的法国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不过，她有一些伤感，同她相比，那些能在空中自由自在飞翔的动物和昆虫是多么的幸福，它们可以随便到自己想去的一切地方，它们可以看到它们自己想看到的任何东西，它们的眼界不知道要比树精开阔多少倍，她真的很希望自己能像它们那样自由自在。

法国的大地很开阔，法国的大地又很让人热爱，可是她所能见到的那一部分小得非常可怜，对她来说法国就是一个无边无际的大世界，这片土地上不仅有美丽的葡萄园，茂密的小树林，而且耸立着一座座环境优雅的大城市。在这所有的城市当中，它的首都巴黎可算得上法国最漂亮最宏伟的城市了。自由欢快的小鸟可以随时到巴黎城内游览一番，欣赏一下它的美丽风光，树精只能羡慕地看着它们来来去去，而她却始终没有机会去一次。

在听故事的孩子中，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小女孩，虽然她的衣服非常破旧，但她却非常快乐，她从来不知道愁是什么滋味，她每天不是愉快地唱歌，就是欢快地大笑，有时还到野外去采野花，编成美丽的花环，戴到头上当花冠。她听了老牧师关于美丽的巴黎的故事，便对那座神奇的城市产生了向往之情，她决定亲自到那个美丽的城市去生活，去寻找幸福。她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那位老牧师，那位善良的老牧师苦苦地劝告她不要到那个地方去，那样只会害了她，可小姑娘的态度十分坚决，于是她带着自己美好的梦想，告别了那片养育她的土地。

树精非常挂念那个小姑娘，她和她是久识的老朋友，尽管她们无法直接地进行交流，她时常依偎在栗子树的身上听老牧师讲故事，树精觉得她们非常相似，她们同样对那座雄伟的大都市产生了神往，同样想去那体验一下新生活。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了，一个月又悄悄过去了，小姑娘没有回来；一年又过去了，小姑娘仍然没有回来；又是一年过去了，小姑娘还是没有回来。老牧师时常在橡树下叹息：“小姑娘，再也不会回来了！她再也不会回来了！”树精对小姑娘的思念也一天天地加深。“难道她真的回不来了吗？”她自言自语地对自己说，她可不相信，她也不希望小姑娘不再回来。她一定会回来看望她的朋友们的！

又一个明媚的春天来到了，树精所在的那棵大栗子树有生以来第一次开出了美丽的栗花，一群勤劳的小蜜蜂围绕着它翩翩起舞，鸟儿在它的身旁唱着欢快的歌，那里所有的生命都沉浸在春天的欢乐之中，一辆装饰非常讲究的漂亮马车从路的那一边驶了过来，一位穿着华丽衣服的贵妇人正坐在车上，她亲自驾驭着好几匹十分健壮的骏马。而她的马车夫则坐在她的后面，带着赞赏的目光看着他的女主人驾着马车。树精认出了这位贵人，那年老的牧师也看出了她是谁，老牧师不禁流出了痛苦的泪水，他沉痛地说：“可怜的玛丽，你到底还是到了巴黎，你受到了多么沉重的打击啊！你怎么会变成了这个样子！你这可怜的孩子，你太不幸了！”

树精可不像老牧师那样认为，她觉得那位小姑娘的变化是多么让人羡慕，她现在的装束，多么的威风，多么有气势！这一切的得来全归功于她勇敢地去了那个神奇的城市。现在，树精对那座美丽城市的好奇心越来越大了，她多么渴望自己也可以亲自去那个大城市游览一番，哪怕是看一眼也行啊！

她幻想着自己到了那个美丽的地方，幻想着那城市里晚上美丽的灯光。从此以后，几乎每个夜晚，树精都要向着巴黎的方向望上很长一段时间，在她的眼睛里，那永远是一片白茫茫的雾的世界，但是在月光明亮的时候，那茫茫的迷雾便消失了，她思念着那雾一样的地方，思念着那可以让她任意描绘一切的画板——那瞬息万变的流云，她可以在那块神奇的画板上，描绘出她心中的巴黎以及其中的一切。

然而，似乎天空偏偏要和她为难，酷热难耐的夏天，天空中连一片云也没有。对于她，大橡树也无力地垂下了自己的叶子，好像睡着了一样，人们也觉得非常疲乏，非常烦躁，此刻要是来一片云将火辣辣的阳光遮住，那该多好啊！

这时，巨大的云块出现了，夜晚那茫茫的雾向她暗示：那儿就是巴黎。云层慢慢地升起来，慢慢地聚拢成一座座起伏连绵的大山，它们迅速地向四下扩展，一直延伸到了树精所看不到的地方，那云层越聚越厚，一层层地重叠在一起，一道强光从它们的缝隙间冲了出来，随后，一道像剑一样明亮的闪电从山石般的云中蹦了出来，又落了去，将那棵生长了几十年的大橡树从树冠到树根劈成了两半，他那高大的身躯立即倒了下去，躺在了地上，仿佛要上去迎接光明的使者。

老橡树被雷电劈为两半时发出来的巨大声音比为了庆祝王子出生而放的礼炮发出来的声音还要大，全村的人听得真真切切，瓢泼的大雨下了起来，送来一阵凉爽的风，待到大雨停止之后，村里又出现了一种清新的气氛。村子里的人不约而同地来到了被雷电击倒在地的老橡树旁边，那位善良的老牧师正用饱含激情的话赞美它的伟大。一位在村里出了名的大画师用他那支描龙绘凤的画笔把那棵失去生命的老橡树从头至尾地画了下来，他要让后世的人都能看到这棵伟大的

树。

树精不禁叹息了起来：“一切都不复存在了，像那天空的流云一样，消失了，它再不能回来了！”

树精显得有些寂寞了，那爱讲故事的老牧师不来了，那围着老牧师听故事的孩子们也不来了。但是，四季周而复始地来了又去了，在不同季节的交替变化中，树精老是注视着小姑娘驾车驶来的方向，在每个夕阳西下的黄昏和玉兔东升的夜晚，她总是向那个距此千里之外的地方张望，但是那美丽的城市老是像飘荡在地平线上的迷雾一样，闪烁着耀眼的光。那一个个像野牛一样强健有力的火车，头牵引着一节又一节的车厢一刻不停地向巴黎驶去，车站里站满了人，有的人匆匆地挤下了火车，有的人急急忙忙地拥进火车。

新时代巴黎的飞速发展，创造出了巨大的成就，新时代的巴黎到底怎么样？人们怀着好奇心来到了这里。

新时代巴黎的独特魅力是在哪里表现出来的呢？

人们都赞叹道：“在曾经被称为马尔斯广场的荒地的地方有一朵绚丽的艺术和工业之花正在开放，它就像一朵无比巨大的金色向日葵花，它的每一个小的部分都蕴含着丰富的地理学，设计学方面的知识，从那些地方我们可以参观到各个行业的艺术师傅们的高超技艺，从而看到我们自己的不足，提高我们自身的素质，了解法国的国土大小和其在各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

还有一些认为：“这是一朵神奇的童话之花，一朵色彩艳丽的圣洁莲花，它展示了自己早春时候生出最旺盛时期的全部美丽风采。”

在激烈的竞争、严峻的考验之外，却是一个和平安乐的天地，从非洲的大沙漠里，割下一块不毛之地，在那片荒凉

的沙漠上，时常出现令人赞叹不已的奇特的海市蜃楼，与那片神奇的沙漠相比，马尔斯广场的亭台楼阁显得更加壮美，神奇，因为历经无数杰出工匠的精心设计，巧妙施工，人们已经能将那些虚无缥缈的幻景变为现实。自然在人们面前也不得不俯首贴耳，赞美人类的伟大智慧和杰出才能，自然造就了人类，人类创造了历史，改造了自然，让它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从而使之为人服务。世界上又有哪一种生物能像人类这样主宰自然界，改变自然界呢？

“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就是阿拉丁之宫！”在辽阔的天空中传来了这样的话：“在每一个瞬间，每一刹那它都会变幻出越来越多，越来越美的色彩来。”

那些用精美的大理石和各种艳丽的色彩装饰起来的，一眼望不到边的大厅就是举行展览会的模型艺术厅。那力大无穷而又十分灵巧的大机器，挥动着它那钢铁般坚硬的四肢，把用来展现世界各国风貌的工艺品，用钢铁制成，用坚硬的石块雕成。大厅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国家的人民用自己的辛勤汗水所创造出来的一切工艺品，就连古代人民遗留下来的宝贵财富珍品也在这里重新放射出它自身所特有的光芒。尽管展厅是那么宽阔，但那数不胜数的艺术珍品如果不复制成小小模型的话，也绝对容纳不下那些来参观的人们，更不可能了解艺术品的全貌。

马尔斯广场简直就是一个庞大的圣诞宴会上的餐桌，上面满载了各种工业和艺术的神奇阿拉丁宫殿，在这个宽阔豪华宫殿的四周，一行行一列列地放着的都是来自各个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展品，它们都是各个民族引以为豪的东西。

这里有埃及宏伟的王宫；有来自沙漠国家庞大的旅行商队；骑着骆驼从太阳的国度来的贝督因人；有圈养性情暴躁

的烈马的傻国马厩；有悬挂着丹麦国旗、铺着草顶的农舍……在这里各个国家的文化面貌，地理环境，各种特产等都可以尽收眼底，也许你没有机会，没有金钱，也没有时间去周游世界，你不必因这些而遗憾，在这座巨大的展览厅里，你可以了解你想了解的世界各个国家各个地区最有特色的东西，你绕大厅转上一遍，就相当于你绕世界走了一圈。

有人说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汇聚到了马尔斯广场，在这里，聚集了各种不同身份的人，有工人，有农民，有学生，有教师，有商人，还有大量的学者，人们像一窝蜂似的挤在了一起，有步行来的，有坐轻便的小马车来的。如果将展厅内的一切都仔细的瞅上一眼，非把你累死不可！

从黎明一直到黑夜，参观的人们像潮水一样涌到这座巨大的展览厅。大街上，马路上，店铺里，都挤满了人，一辆辆马车排成了长长的队伍，塞满了一条条街道。塞纳河的整个河面都被那一艘艘来自世界各地的轮船和汽艇占据了，不留一点空隙，连一只苍蝇也难从轮船之间穿过去，每艘轮船上都挂着本国的国旗，国旗在夜风中飘扬。大厅内更是挤得要命，人们连头也不敢抬，一抬头自己的鼻子就会碰到前面人的后脑勺儿。一甩头，便会碰到旁边人的脸，人们感到连呼吸都十分困难。大厅内操着各种语言的人叽哩呱啦地说着本国的语言，别人谁也听不懂。大厅内的气氛热到了极点。

展览会当天也确实就是那个样子，报纸上有关那个世界博览会的专题报道也是那样写的。不久，附近的人们都知道了这件事，就连树精也知道了巴黎举办了一个世界博览会的消息。

“去吧，我的朋友们！到巴黎去看一下那个博览会吧，回来你们就能告诉我一些有关它的故事了。”树精对鸟儿哀求着

说。她多么想自己亲自去巴黎看一看啊！

那种强烈的向往之情在她的心中不停地激荡，她那颗充满了渴望的心不停地剧烈跳动，要是能到巴黎的话，她宁愿献出自己的生命。她日日夜夜梦想着去巴黎。于是，在一个恬静、沉寂的夜晚，当一轮金黄的圆月将银灰色的光撒向大地时，树精看见一颗闪动着火花的星星从月亮上飞落了下来，那光芒比流星闪过时发出的光芒还要亮丽。

就在这个时候，栗子树的叶子就像遇到了大风一样，剧烈地摇摆不停，一个威严的金光四射的人形出现在栗子树的面前，它用一种非常友善，但十分响亮的声音说着话：“你的愿望就要实现了！不久你就要到那个令你日夜向往的城市去了，你就要到那个地方去生活，去接触，去体验那个地方明媚的阳光和清新的空气。不过，你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你的生命将大大地缩短，换句话说，你在那个令人神往的地方，你的生命将会变得非常短暂。可怜的孩子，这将是无法避免的劫难，随着你向往的不断增长，你的渴求之心会一天比一天强烈！这棵栗子树将成为你的桎梏，你将离开这片生你养你的地方，你将变成另外一个样子，你将离开大树。到了那个时候，你的寿命将会急剧地缩短，只有短短的一个晚上。那样的话，你的生命就将永远的结束。”

那个声音在空中反复地说了两三遍，随之那个光芒四射的人形便化作一道光不见了。可那些话并没有使她有丝毫地退缩，她激动的声音都有些发抖了：“我就要到那个令人羡慕的美丽城市巴黎去了！我多年的梦想终于就要实现了！”她兴奋得一夜也没有合上眼。

天就要亮了，月亮悄悄地隐藏到山的后面去了，绚丽的朝霞将东方的天空映照得通红，树精那盼望了许久的时刻终

于来临了，昨晚那个人的预言成为了事实。

一群手拿铁锹和棍棒的人来到了那棵栗子树的面前，他们小心翼翼地在它的周围慢慢地挖着，直挖到树根的最底部才停止了挖掘，随后一辆马车驶了过来，就这样那棵栗子树被抬上了马车，运走了。栗子树恋恋不舍地离开了自己的故乡，离开了自己的朋友们。它在马车上待了好几天，一直到了巴黎，它才松了一口气，于是它便在这个法国人向往的首都巴黎扎下了根，并且发了芽长了叶，它要在这里重新安家，进入新的生活。

那棵大栗子树的叶子在马车启动的一刹那。都禁不住抖动了起来。树精也在她所渴望的幸福中抖动着。

“进城啦！进城啦！”那欢快的声音随着心脏的每一次跳动响着，“进城啦！进城啦！”那是个震动峡谷，响彻云霄的声音，兴奋的树精没有和给予了她生命的草坪道别，也没有同那些和她朝夕相处的小草和幼稚可爱的春典菊告别。而那些东西总是把树精当成一位高贵的妇人，一位在辽阔的、无拘无束的空间中扮成放羊姑娘的美丽公主，而今天，这位美丽的公主却和它们不辞而别了，这令它们多么伤心啊！

栗子树没有忘记同自己的朋友们告别，它挥着自己的枝叶，表达了它对朋友们的依依惜别之情。可树精却根本没有考虑那些事情，她的整个身心都沉浸在了对未来美好的生活，对在那个美丽城市中所能见到的那些神奇古怪东西的幻想之中，别的一切，她都置于脑后了。

“愿你们永远快乐！”慢慢地被“进城啦，进城啦！”所代替。

马车奔驰在宽阔而平整的地面上，栗子树坐在马车上，悠然自得地欣赏着路旁的美景，就像一位观者正在欣赏一幅

巨大的立体画。那湛蓝湛蓝的天空，那前面朝马车飞奔而来的树木建筑，无一不是画卷上精彩的一笔，公路两旁的田野里满是蓬勃生长的庄稼，微风吹来，涌起一层层绿浪，好像正在欢迎远来的客人，路上行驶着各式各样的马车，有的飞速地从栗树的后面赶上来又很快地将栗树远远地丢在后面，而有时栗子树又飞快地赶上在它前面行驶的马车，又远远地将它落在后面。路旁是又窄又长的火车运行的铁轨，一辆火车从对面迎面而来，从它的旁边呼啸而过，那火车头吐出一团团的浓烟，幻化成了各种形象，在树精看来那里面蕴含了她在巴黎想见到的任何一种东西，她怀着愉快的心情慢慢地欣赏着那幻化出来的美景，周围的一切景物好像都知道她要到哪里去似的，它们微笑地迎接树精，又微笑着送走树精。

车不停地在前进，房屋就像从地下冒出来的泉水一样，越来越多，越来越密。出现在树精面前的一排排挨得十分紧密的烟囱，一股股的浓烟从那里面冲了出来，冲上了天空又逐渐向四周扩散，形成一道厚厚的云墙，将那本来光芒四射的太阳也遮得暗淡无光。两旁的树木像多年未曾洗脸的乞丐，满树的叶子上布满了厚厚的灰尘，垂头丧气地挺立在那里。

“巴黎究竟在什么地方呢？我什么时候能到那个地方呢？”树精不禁迷惑地问自己。

这时栗子树周围的人越来越多，那令人厌烦的喧闹声也越来越大，简直让栗子树有点受不了，幸亏它没有什么耳朵，否则它真担心自己会被震坏的。树精也被那嘈杂声搅得头昏脑胀，她真不明白自己怎么会来到这个鬼地方，路上的车子一辆挨着一辆，骑车的人和步行的人就像蚂蚁一样挤在了一起，各种各样的商店一个连着一个，四周都是动听的音乐，优美的歌声，令人厌烦的叫喊声交织在一起的混合声，要多

难听有多难听，树精的脑袋简直都要爆炸了，她可真有些受不了了，这个地方，她永远也不想再来了。

现在，树精已经来到了她朝思暮想的巴黎中心了。

那辆载着大栗子树的马车在一个花园似的小广场上停了下来，广场上栽满了树，四周是一些高大的宾馆和旅店，每个窗子前面都有一个小小的阳台。当人们站到阳台上时，恰好那棵才被运来的年轻、秀丽的栗子树，那棵被连根拔掉的枯树已经用马车拉走了，这棵栗子树将要取代它的位置，在那个地方生长。广阔的广场上站满了人，每个人都面带着微笑，怀着欢快的心情，目不转睛地看着那棵象征着春天到来的栗子树。那些在此生长了多年的老树友好地向它们的新邻居致敬：“欢迎到此居住！欢迎到此居住！”就连水池中的喷泉也托风儿把自己的水点赠给了栗子树，栗子树也轻轻地摇动着自己的枝叶向这些热情的邻居表示深深的谢意。

人们把栗子树从车子上抬了下来，并且把它种到了那个位置，人们把树根深深地埋进了土里，并且还在土的表面种了一层新鲜的小草，人们还在树的周围栽上了美丽的灌木丛，摆放了散发着芳香的鲜花，经过一天紧张的工作，人们在广场的中央建成了一个美丽的小花园。

每天晚上，一些老人和孩子们坐在绿茵下的凳子上，观赏着那棵大栗子树上的鲜绿的叶子，不禁发出一声声赞叹。而像我们这些只会讲故事的人则驻足在对面的阳台上，无限惋惜地看着这棵刚刚从空气清洁、新鲜的乡村运到这里来的栗子树，不知为了什么，我们也像那位善良的乡村老牧师一样，为树精哀叹起来：“可怜的树精啊！你为什么非要来这个地方！”

树精现在也有点不理解自己了，她曾经是那样热切地盼

望来这个美丽的城市，现在她的愿望实现了，她也见到了她梦想见到的一切的东西。但是，她却又感觉这些东西又与中所想象中的那些不完全相同。

广场周围的楼房非常高，而且挨得特别近，连阳光只能照到墙的一面，这面墙简直成了一个公共的垃圾站，上面贴满了各种广告，人们聚在墙的旁边看着上面的东西，看的人越聚越多，后来连一个人也过不了马路了，一辆辆马车停在人群两边急得团团转，可就是过不去。直到那些人看广告看厌了，慢慢地散去之后，马车才获得了通行的权力。而此时两边的马车又往往排成了一条条长龙，人虽然散去了，车又挤成了一堆，真让那些马车主人又急又气可又没有办法，因为每个人都有通行的权利。每辆马车都不想让一下路，都想立即冲过去，结果大家就这么僵持着，直到很长时间之后，马路上才又恢复了正常。

树精对那些高大的建筑尤其是那面墙厌恶极了，她常常想，要是那些建筑一下子全部消失了该多好啊！那样她便可以把巴黎以及巴黎以外的东西看个遍，但是那些东西总是牢牢地挺立在那里。

太阳还没有完全落山的时候，巴黎城内的灯光便从一个个窗口中冒了出来，将整个城市打扮得跟白天一样明亮，接着星星也眨着顽皮的眼睛，出现在辽阔的天空中。树精在夜风中感到了一丝丝的清爽，她的精神不禁为之一振，一天的疲惫似乎在这一瞬间全部消失了，她似乎觉得自己又恢复了青春的活力。就连栗子树，她说现在精神特别好。她有一种感觉，在这个非常活跃的人的世界里，她每时每刻都在受到人们友好目光的注视，她觉得能得到这么多人的欣赏，是一种多么幸福的事啊！

在这里的夜晚，树精从不会感到寂寞，她的耳边传来各种优美的音乐声，周围的一切都似乎在那醉人的音乐中翩翩起舞，和人们一起享受着生活的快乐，树精也时常陶醉在那优美的音乐之中，“这里是多么的美丽，生活在这里是多么的快乐！”她从心底里呐喊着，“我现在就生活在人人都向往的美丽城市！”这就是她来巴黎的第一个夜晚的感受。

在接下来的日日夜夜里，她所见到的仍旧是昨日的景物，昨夜的活动，昨天的生活，总之一切都是昨日的样子。渐渐地那些东西，那些事物，那些活动已经不能满足她那充满渴望的心。她开始有些厌恶这个地方了，因为这儿的一切都已经为她所熟知了，她开始觉得自己简直是生活在一个牢笼里，没有一丝的自由。她开始幻想那雄伟的凯旋门，那宽阔的林荫大道，和那举世闻名的埃菲尔铁塔，她完全是为了那些东西才来到巴黎的，可现在她还没有见到那些东西的影子，那些美好的东西究竟在什么地方呢？她苦苦地思索着，她可不甘心在这个无名的小角落里耗去一生，她觉得生活在这里会使她的意志消沉下去，她觉得自己的生命应该在生命的阳光中发射出它的光芒，她觉得自己应该像小鸟一样无拘无束地在空中翱翔，能够看到地上的一切值得看的东西，但她不知道自己会飞向何方。

她禁不住又叹息了起来，这种叹息后来成了祈祷：“仁慈的上帝啊，请你开一次恩吧！请把我从这个毫无自由的牢笼中解救出去吧！请给予我人的生命吧，哪怕只有短短的一瞬间！只要能获得自由的生命，我愿得到任何的惩罚，甚至是我的生活，即使是我的生命之树因此而枯萎、凋零、化为灰土，被大风吹得无影无踪，我也毫无怨言。”

树精默默地在心中祈祷着，树枝发出了像蛇爬行时所产

生的沙沙的声音，接着便产生了一阵令人软绵绵的感觉，整个树身剧烈地抖动了起来，就像刚被针扎过一样。一阵旋风从树冠上刮过，在风中出现了一个美丽的少女，她就是那盼望成为人的树精。此刻，她正静静地坐在满是绿叶的栗子树下，她是那么的温柔，那么的漂亮，就像那位玛丽一样，人们不禁想起了老牧师的话：“不要到巴黎去，那儿会毁了你！”

树精静静地坐在树根旁，像坐在了自己的家门口，她已经获得了她盼望了许久的生命和自由，此刻她幸福极了。她抬头看了看满天的星斗，满天的星星正微笑地看着她，似乎在向她祝贺。远处明亮的煤气灯也向她挥手祝贺。她看上去像个孩子，但她其实已经是个相当成熟的姑娘，她是那么的动人，那么的漂亮，她穿着一件像蛛丝一样柔软，像绿草一样珠绿的衣服，在她那长长的秀发上还插着一朵散发着淡淡清香的栗子花，她坐在那儿犹如一位美丽的天使。

过了不久，她从树根上站起来，用仙鹤一样轻盈的步子，离开了那个地方，来到了灯火通明的街上。她微笑着从一个店铺门前走到另一个店铺门前，欣赏着那店铺里发出来的各色的灯光，那美丽的灯光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幅绝美的画卷，她在那些灯光的映衬下显得是那么的动人，那么的美丽，她每经过一个地方都会在那留下一丝淡淡的幽香。

她来到了她曾向往已久的林荫大道，昏黄的路灯和林立的店铺及满是客人的咖啡馆里的煤气灯发出明亮的光芒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光的海洋。而她就像是在那光的海洋中的一只飘荡的小船，在那光的海洋中飘泊荡漾。路旁是一排排笔直的大树，每棵树的里面都藏着自己的树精，它们用自己厚厚的外皮将树精紧紧地保护起来，使她们不会受到那些人工阳光的伤害。那一眼望不到边的人行道简直就是一个巨大

的宴会厅，桌子上满是各种精美的可口食品，从诱人的香槟酒卡尔特尊麻酒一直到那令大众喜爱的咖啡、啤酒，在这个巨大的宴会厅里还有各种散发着芳香的鲜花，精美的图片，栩栩如生的雕塑，各种类别的书籍和五颜六色的布料。

大街上各种车辆和列队行进的士兵们联合起来，形成了一道道连绵不断的波涛。树精在街道的一边等着，准备横穿过那条大街，可那条大街上各种车辆连续不断，硬闯过去将要冒非常大的危险，这就是她曾经日夜想见到的世界名城的林荫大道吗？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以前对它的那种憧憬之情荡然无存了，她甚至有些厌恶那拥挤的道路了。这时在路边的咖啡厅里传来了柔美的意大利歌曲，从舞厅中传来了那热情奔放的西班牙舞曲，但从一个八音盒里奏出来的流行音乐的声音是所听到的最大声音，那声响几乎将其它的一切声响全都压了下去，大概就是那最著名的音乐家、谱曲家也没有欣赏过这种富有刺激性的欢快舞曲，大街上行走的人们都情不自禁地伴随着那强烈的节奏跳起了舞，树精也被那欢快的舞曲所吸引，愉快地跳跃着，旋转着，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穿梭在人流中间。

不过她没有快活多久，就被那如潮的人流卷走了。她每到一个新地方，她就会变出一个新形象。因此没有一个人把她认出来，也没有一个人看见她，这倒为她省去了不少的麻烦。

她所见到的一切东西都像是在那空中的云层里形成的各种幻象似的，一个个从她的身边飘走了。但是她所见到的一切面孔都是陌生的，她没有见到一个从故乡来的人。在她的大脑中又出现了那双充满了无邪和稚气的大眼睛，她又回想起玛丽，那个幸运的小姑娘！那个衣服破旧，头戴花环的快

乐的孩子。谁都知道，她就住在这个城市里，有很多的钱，非常的气派，就像她驾着马车越过牧师的屋子的时候那样。

是的，她一定住在这里，住在这人声嘈杂、拥挤不堪的大都市里，说不定她就要从停在那边的漂亮马车里走出来呢。在那些漂亮的马车里既有身穿制服的马车夫，又有穿着用生丝做成的袜子的仆人，那浑身珠光宝气的贵妇们一个个从马车上走了下来，一直走进了敞开着有着花格子的大门，来到一个有大理石柱子的高大建筑物里，玛丽会在那里吗？

“圣玛利亚！”里面传了出人们唱圣歌的声音，那袅袅的香烟从那高大的教堂里缓缓地飘了出来，笼罩着一种神圣的气氛。

这就是那名闻世界的巴黎圣母院。

那些穿着用昂贵的布料制成的最新潮的黑色礼服的高贵妇人们，走在了一尘不染的地板上，那庄严而神圣的族徽印在那装饰华丽的大祷书上，绣在那高雅漂亮的手绢上。有几位尊贵的夫人默默地跪在那神圣的祭坛前面，非常虔诚地做着祈祷，还有几个走进了忏悔室去向上帝忏悔自己的罪恶，请求上帝的宽恕。

树精忽然感到有些慌张，又有些害怕，似乎她来到了一个她不该来的地方，这里一切是那么的静，整个大厅更是静得吓人。每个人都用一种几乎连她本人也听不见的喃喃声说着她心中的话，似乎不想让其他任何人听见她所说的每一句话。

树精向自己的身上望了一下，她也穿着华丽的衣服，而且她的脸上也披着面纱。在表面上，她与那些高贵的妇人们并没有什么区别，但她却不知道她们是否也对美好的事物充满了渴望。

就在她不知所措时，从忏悔里传来了一阵痛苦而深沉的叹息声。树精把披在脸上的面纱又向下拉了一点，将自己的面孔完全罩住。她毅然走出了大教堂，她觉得这里没有来自大自然的新鲜空气，只有令人厌烦的香火气味，这里不是她所向往的地方。

走吧！永不停止地飞走吧！追求自由的勇士是不会有片刻停息的，在空中无拘无束地飞翔便是她的生活，不到生命的终止，她永远也不会停下来。

她一直冲到了外面，来到了喷泉旁明亮的煤气灯底下。

不少从国外来的游人正站在喷泉旁大声地说着什么，但在她刚刚进去过的那个寂静的大厅里却绝无一个人敢这样做。

一块巨大的石板被推动了一下并立即被抬了起来，树精可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但是她却看见从那缀满繁星的夜空，从明亮的煤气灯下，从一切生机勃勃的地方进入了在地面深处的那个入口。

“我真有些害怕！”站在入口处的一位妇女说：“我没有勇气下去，我宁愿不看那里的胜景！咱们回去吧！”“难道就这样回去吗？”一个男子不满的声音传了过来，“明天，咱们就要离开这儿了，不看到那个当代最神奇的东西，岂不太可惜了吗？这可是凝聚了几代人的心血和才智才创造出的世界奇迹啊！”“我就是不下去！”一个坚定的回答。

“当代的奇迹！”树精重复着刚才听到的这句话，懂得了它的含义，她所向往的地方终于找到了，她从来也没有想到过这里是进入巴黎地下底层的入口，但现在她却知道了，也亲眼见到了很多外国人走了下去。因此，她也随着人流走了下去。

用钢铁做成的呈螺旋式的台阶既宽大，又非常的便利，

每隔不远的地方就有一盏明亮的煤气灯。人们就像来到了一个迷宫里，那数不胜数的拱形大厅和长廊在里面彼此交错着，人们就像站在一个粗糙而模糊的镜子面前一样，巴黎市所有的大街小巷都能在这里观察到，就连每条大街小巷的名字，每幢房子的门牌号码也都可以观察到，它的墙基础在一条沿着宽阔的蓄积了很多污泥的人工运河伸展开去。小道上、小路的上面是一条条引水槽，把清清的河水引入人工河，再向上的地方则像网一样密集的煤气管道和电报线，远处的灯发出点点的灯光就像是这个世界闻名的大城市的一个倒影，当载重车辆从这神奇的地下通道上方缓缓驶过时，参观的人们就会感到整个大地在颤动，同时头顶上传来隆隆的声音。

树精去的到底是什么地方呢？

树精来到的地方就是被人们称为地下世界的当代奇迹——巴黎的下水道，那些著名的地下墓穴同它比起来则就大大逊色或者说简直无法相比了。

她听到了充满惊喜和由衷赞叹的声音。

“也不知道已经有多少人在这个地下世界获得健康和长寿！我们生活在一个进步的时代，我们为能过上这样幸福的生活而感到幸福和快乐！”一个人充满感情地说。

但这只是人类自己的观点，这并不代表出生在这里并长年生活在这里的生物——老鼠的看法。现在它们正躲在一堵墙的缝隙里慷慨陈词，那声音非常的响亮，树精听得清清楚楚。

一只尾巴不幸被键盘弄断了的年纪很大、资格很老的公耗子，用它那十分难听的语调说出了它对这个世界奇迹的看法，它所说的话代表了它家族全体成员的心声。

“老实说，我对听到的那些声音厌恶极了，那些话没有一

点价值可言。没错，这里的确有煤气，也有煤油，但我们既不能吃那些东西也不能喝那些东西，那对我们根本没有一点用处。我们并不否认这里非常洁净，也很明亮，但长期呆在这个地方你会感到非常的羞愧，而且居然不清楚自己为了什么而羞愧。假若我们现在仍然生活在使用油灯照明的时代，那是多么棒啊！那个时代距现在很近，人们都说那才是一个真正浪漫的时代呢！”

树精听了半天也没有听懂它说的那些鬼话，她不解地问：“你说的话究竟是些什么意思啊？老耗子瞟了她一眼，说道：“我在讲述那些过去的美好日子！也就是我的老爷爷和老奶奶生活的那个令人羡慕的时代，那个时候，我们的家比巴黎的任何建筑都要棒！我们的鼠妈妈就生活在这里，它的能耐非常大，它的鼠疫可以把人都杀死，而我们却平安无事，强盗们和走私贩们可以在这里逍遥自在。现在可好，我们只能在舞台上找到那些人的安乐窝。唉，我们的那个浪漫时代已经不复存在了，现在这里除了清新的空气和煤油外，几乎一无所有。”

老耗子不停地用它那尖锐的声音愤愤地说着，它对新时代充满了敌意，而对那段鼠疫横行的日子则充满了怀念之情。

一辆非常漂亮的马车停在了人们面前，这就是巴黎有名的敞篷公共马车，人们立即涌了上去。片刻间将车厢内的座位抢与一空，马车夫抡起鞭子，在马的屁股上狠狠地抽了一下，那车即便在宽阔的马路上飞奔了起来，从这条大道上，你可以看到与道路上面有着相同名字的一切景物，路上的人到处都是，向着各个方向奔去。

那漂亮的公共马车在昏暗的光线中不见了，树精也不知

道去了什么地方，她此刻正在探寻那最伟大的奇观，也就是她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见到的奇丽景观，她马上就要看到它了。她猜想那里的煤气灯一定比阳光还要强烈，比天空中的月亮还要明亮。

现在她千真万确见到了她要见的煤汽灯，它射出的光是那么的强烈，就好像天上的北极星一样。

她看见一扇闪闪发光的大门自动打开了，里面是一个精致的小花园，花园里燃着无数的煤气灯，把它的周围照得一片通明，花园的空中飘扬着优美的乐曲，使人不禁要翩翩起舞，那镜面一般平静的人工湖和水池的边上，也挂着耀眼的煤气灯，就像一条美丽的带子点缀着湖面，虽然花园里的花都是用铅皮制成的，但仍然十分的美丽，迷人。更奇特的是有一只很高的晶莹的水柱从花蕊里射了出来，在灯光的映照下，烁烁闪光。那脉脉含情的春柳将自己的秀发低垂在水面上，微笑地看着游览的人们。那在耳边不断回荡的柔美音乐，使人在观赏美景的同时感受到生活的快乐。

很多年轻姑娘也兴致勃勃地观看着这里的壮美景色，她们兴奋到了极点，欢快地跳着优美的舞蹈，展现着自己的青春风采，她们像螺旋一样，飞速地转着，不久便转晕了头。她们欢笑着互相依扶着向前面走去，她们真是快乐到极点了。

树精也情不自禁地加入了她们的行列，她轻轻地摇摆着身子，做出一个个动人的动作，每一个动作，都是那么的迷人，那么的圆滑，所有的姑娘们都停了下来。她们被一个个优美的舞姿吸引住了，眼珠一动不动地盯着她，那目光中充满了羡慕和赞美之情，她自己也陶醉了，直到她累得大汗淋漓，她不得不停止了跳舞，姑娘们都拍起手向她唱歌，她心里快活极了。

可她观赏了半天，也没有看到这个花园的名字，她怀疑这里是不是阿尔米达的魔幻花园，因为这里实在是太美了。最后她终于看到了这个美丽花园的名字：玛毕尔。

玛毕尔，多么动听的名字，就像那美丽的花园一样动人。在这里，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声音交织在了一起，人们沉浸在这个美丽地方，忘记了除这以外的任何东西，任何事物。天空晴朗无云，就像是透明的一样，人们好像能由这个美丽的地方一直看到遥远的天空，月光如流水一般，在每个观赏者的心里流动，让人心中有说不出的快乐。

树精觉得浑身没有一点力气，她不由自主地在那里休息。

她不停地诉说自己是如何的快乐，但除了她自己之外谁也听不到，她的声音全部被荡漾在空中的乐曲给吞没了，她年轻的舞伴用低深的声音在她的耳边对她说悄悄话，但她一句也听不明白，他的声音太小而周围的声音太大了，他把手臂伸过来拥抱她，但他却什么也没碰到。

树精随着那强大的气流离开了玛毕尔，就像在风中飘飞的柳絮一样。一道明亮的火焰从塔顶上冒了出来，发出耀眼的光辉，那里就是被人们称为“海市蜃楼的红色灯塔”。柔和的春风把她送到了这里，她在灯塔的周围打量着它，不少的工人在那里忙碌着，他们见到了树精，但却以为她是一片从树上掉下来的失去生命的落叶，她的生命过早地结束了。

在外面的天空中，一轮明月将银灰色的光洒向大地，而煤气灯和其它的灯也把“万国馆”内照得一片通明。高坡上树木繁茂，给高坡披上了一层绿衣，灯光也照亮了人们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才设计出来的精致石雕，科技的巨大力量促使那清澈的泉水从岩石堆砌成的小山上喷射下来，形成了气势磅礴的瀑布。在这里你可以观赏到生活在海底的各种水生动

物，来自世界各地的鱼儿在这里展示了自己的全部风采，你就好像漫步在海底，又像在深潭里散步，那巨大的玻璃容器中装满了水和水生动物。那身体修长的水螅，蜷缩着身子，就像一条躺卧在水中的一条大蛇一样，贴在海底上，慢慢地移动着。一条非常大的比目鱼躺在水螅的旁边，它安闲地躺在那儿，闭上了眼睛，似乎正在做着什么美梦。一只肥大的螃蟹也正挥舞着它手中的两把锋利的镰刀，耀武扬威地踱着步。那些来自淡水中的苇子、睡莲和灯芯草也被请了进来，那美丽的金鱼摇着漂亮的小尾巴，在水里游来游去，似乎在向其它动物展现一下它的迷人风采。那长得肥肥胖胖的大鲤鱼用它那双明亮的大眼睛盯着玻璃壁，所有的动物都是从世界各地经过长途跋涉才来到这里的。它们挺想看一下这次博览会的盛况，现在它们已经心满意足了，它们看到了那连续不断的人流和来自不同国土上的同伴，对于呆在水里的同伴们，它们没有多少话可言，可对于那些把它们运载到这片异国土地上的那些人，它们就感兴趣多了，它们各自发表着自己的高明见解，它们把人们的行为，也用自己的标准着实评价了一下。

“他们是长鳞的动物！他们真是麻烦死了！他们的鳞每天都要换上几次，并且他们每天还不停地发出难听的声音。他们把那个称为交流，看我们活得多么轻松多么简单，我们从来也用不着换鳞。我们要是想让其它鱼明白我们的意思，我们动一下嘴巴或摇一下尾巴就可以了，由此看来，我们有时比他们强多了。”浑身沾满了泥巴的小鲤鱼说。

“现在，他们也学会游泳了！我住在一个很大的湖泊里，每到了夏天，那里的居民也跑到水里去游泳，他们先是把他们身上的衣服脱下来，之后就跳入水中，他们的游泳技术太

差了，弄不好是跟青蛙学的，因为他们老是手刨脚蹬的。他们倒是非常羡慕我们的游泳本领了，可他们太笨了，真是些可怜的家伙！”一条生长在湖泊里的小鱼说。

鱼儿们忽然停止了说话，一个个把眼睛睁得大大的，它们看到许多的人正在它们的旁边运动着，它们是非常相信自己的眼力的。

“我看得真真切切，”一条身穿黄金甲的大鲤鱼大声地说。“我看到一个非常迷人的人，她的腿长极了，就像那美丽的仙鹤的那两条腿一样，她那好看的嘴角跟我们的一样，她的装束非常奇怪，她背着两只非常美丽的大气球，胸前还挂着一把漂亮的伞，她看样子想把身上的那些东西丢掉，像我们一样重归大自然，但她又想取悦于人们，而不敢把那些东西扔掉。”

“那个被绳子吊起来的人，那个矮个子男人跑哪儿去了？”

“他正在一边忙着记东西呢，他真不嫌累，还带来了纸、笔和墨水，见到什么东西就把什么东西记下来，听说他是个大记者呢！”一条老鲤鱼慢悠悠地说，它是一条非常不走运的鲤鱼，有一回，不小心吞下了一个鱼钩，差点没被人给抓走，幸亏它溜得快，把线挣断了，捡了一条小命儿。可至今那个该死的鱼钩还留在它的喉咙里：“记者，就是用话来迷惑人的人，我厌恶极了！”它愤愤地说。

鱼类们就用这种方式表达自己的看法，此时在这个人造的有水的洞穴里，许多工人正在那加班工作，工具的叮铛声和工人们的欢笑声，不时传出来，他们正在努力地以最短的时间完成工作。树精正在热切地等待看他们创造的奇观呢，她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这里到处都是美丽的金鱼。”她十分高兴地对自己说，

同时有礼貌地向它们打招呼：“我这次可真正见到你们了！其实，我很早就听说过你们，我在我的故乡时，那可爱的小燕子就曾告诉过我你们的美丽，你们确实非常讨人喜欢，我真想把你们依次吻一下！我也认识你们的那些朋友，我的朋友告诉我关于你们的故事，可你们恐怕谁也不认识我吧？”

那些家伙们睁圆了眼睛盯着她，她的话它们简直连一个字也搞不懂，它们透过那若隐若现的光线向外瞅着。

树精早已经离开了，她来到了空旷的广场上，欣赏着来自世界各地的珍贵花草。那些名贵的花草散发出浓浓的香气，人们来到这里不禁要被那迷人的香气所陶醉。

我们参加了那个舞会之后，疲惫到了极点，我们的耳边仍然回荡着那醉人的音乐，我们永远也忘不了在舞会上听到的那些优美的舞曲。而且我们对那些歌词几乎都能背下来了，我们可不愿让那些美好的东西立刻就消失掉同样的黑夜里，白天的那些奇景异观也没有丢掉，树精也体会到了这个道理，她明白，明天的一切都与现在的一样。

树精最爱看玫瑰，在自己的故乡时，她就见过那种美丽的花朵，不过在这里看到的这些要比她见到的那些名贵得多，这是从那些极有身份和地位的人物那里弄来的。

她又想起了在自己童年时代见到的那些乡间景物，她向四周环视了一下，连一点家乡的东西也没有。她不禁有些惴惴不安了，她的兴致立刻就没了，她立刻离开了这个花园。

她奔波了这么长时间，现在她觉得非常疲倦，而且那种倦意的感觉越来越强烈。

她此刻非常想躺在那柔软的草坪上休息一会，或到水中畅游一番。

但是，她又不敢再有片刻休息，再过不了多长的时间，

她的生命就要宣告结束了。

想到这里，她头上的冷汗冒了出来，她的身体也开始不停地抖动，她无力地瘫倒在了地上，“上帝啊，请再给我一点时间，再给我一点力量吧！”没有谁回答她。

她对身旁的流水说：“请你给我一点你的乳汁，让我那干枯的生命滋润一下吧！”

“我并不是真正的泉水！”流水有些抱歉地说，“机器的力量是我动力的源泉。”

“可爱的绿草，请把你的鲜绿分给我一些吧！给我一朵香气四溢的花儿吧！”树精哀求道。

“我们一离开这里，我们的生命就会失去！”草和花一起摇头说。

“凉爽的风儿啊，请亲吻我几下吧！不要使我的生命就此枯萎。”

“不用着急，有光就会把流云吻得像血一样红！”风冷冷地说，“到时候，你的黄泉路也就有伴儿了，一切美好的东西都不会永远存在下去，到时候，我就可以同广场上的尘沙一块游戏了，我要把沙土吹向天空，弄他个昏天黑地！”

树精害怕极了，她现在还不想死，她还有许多的东西要看，她要活下去，她挣扎着从地上站了起来，艰难地向前挪动了几步，终于倒在了地上。她感觉天眩地转，她觉得自己马上就要死了，这时教堂里想起了悦耳的乐声和优美的旋律。

多么动听的乐曲呀！它从未听到如此美的音乐，但是在这种乐曲中，她好像听见了以前的声音，而它是从所有的造物中心发出来的。她又感到了老牧师的行为道德一类东西和有名的人，讨论上天制造的万物，能够对将来去做些什么，得到永恒的示意。

琴声在天空中回荡，在歌中可以听出：“老天给予你，一片活着的地方，但是你的所有的希望将把你带走，树精多么的不幸啊！”

琴声柔软，动听，有时像哭泣似的，接着又像呐喊似的。唱着：“死去的人啊，你快点过去吧，太阳出来了！”

当一道阳光来到树精的身上时，她的身体有各种各样的色彩，接着又继续破裂了，然后就出现了一滴水和一滴眼泪滚到了地上。

树精一滴水一滴眼泪全都流出来没有了。

阳光洒在马尔斯广场的“海市蜃楼”上，照在雄伟的巴黎的上空和树上。在一个喷泉上，一棵栗子树依然耸立在那儿，可是这树的枝条垂下来了，叶子也落了，好像春天从身边飞走，带走了所有的活力，但是如今它去世了，人们说树精走了，像鸟儿一样飞走了。

在土地上有一朵枯萎的栗子树花，天堂圣水也无法救活它，接着人的脚踏在了它的上面。

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是真的，人们切切实实地经历过。

我们是这些事情的见证人：这个故事就发生在 1867 年的万国博览会上，发生在我们这个伟大而神奇的时代。